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 耶穌會士在臺灣

# 燃燒自己

## 引燃別人

口述：張宇恭 撰稿：林湘義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這只是個人的犧牲，當自己燃燒殆盡了，  
也就沒有了。若能在燃燒自己的同時，  
也能引燃別人，那麼服務的光與亮，  
就能接連的傳下去。

## 張宇恭神父

天主教耶穌會神父。江蘇儀徵人，1925年生於安徽蕪湖，1958年入耶穌會，1967年於台北聖家堂晉鐸，1958年獲西班牙Deusto大學工商經濟學碩士學位，1970年取得美國Santa Clara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神父在中學及上海震旦大學求學時期便深受恩師鄭爵銘神父影響，以「服務人群社會」與「興教建國」為理想職志，為此，神父1971年於輔仁大學創辦同舟共濟服務社，積極服務社會，並長期擔任「基督服務團」總輔導，落實栽植興教建國人才之目標。

神父歷任輔仁大學副校長、管理學院院長、商學院院長，創辦國際貿易系與資訊管理系且兼創系系主任，現仍擔任輔仁大學董事以及徐匯中學董事、新竹仁愛啟智中心董事、羅東靈醫會聖母護專學校董事。

神父現仍於新北市八里安老院、台北聖家堂、台北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與基督服務團擔任福傳牧靈的神業工作。

## 撰稿：林湘義

清雲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俄羅斯組兼任助理教授。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2009）。

天主教新竹教區桃園總鐸區的教友，桃園八德聖母升天堂青少年主日學老師。

## 編輯：彭慰

天主教台北聖家堂教友。

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組主任，已退休。

現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秘書長。

「更」就是我要把事情都做得更好，並不是要去跟別人比較，而是去挑戰自己，跟自己比較。

——張宇恭神父





◀ 張神父與賈彥文神父及  
單國璽神父用餐



◀ 輔仁大學會計  
系畢業生返校  
訪問



張神父在溫天錫家中 ▶  
(1987年11月17日)



張神父與溫天錫的太太 ▶  
攝於溫宅 (1987 年)



頒獎給企管系賴宗佑 ▶  
(企乙盃腕力賽季軍)  
(1987 年 3 月 27 日)



◀ 張神父訪問中國陝西鳳翔  
李景峰主教 (1995 年)



◀ 張神父在聖家會院接受祝賀入耶穌會 50 年  
(2008 年 6 月 21 日)

張神父在耕莘文教院為信友舉行婚禮



◀ 張神父與羅惠珠 (經濟系秘書)、  
朱神父及薛丹妮 (左起) 訪問澳門  
(2002 年 7 月 3 日)

耶穌會士訪問暨聖利瑪竇 ▶  
位處「仙花寺」遺址  
(2002 年 7 月 5 日)



▲ 張神父與鍾志純主教  
 (左起) 王愈榮主教及  
 俞明德 (前靜宜大學校長)



▼ 張神父與輔大法管學院工友楊先生和平溪礦坑博物館  
 放天燈 (2004年5月15日)



▲ 張神父在美國費城與現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坐捷運  
 (2002年)



◀ 德來大樓破土暨謝若  
 安修女初願與趙貞美  
 修女、趙義達修女人  
 會 25 年銀慶，前排坐  
 者 (左起)：謝安妮修  
 女、張宇恭神父、徐英  
 發主教、曹立珊神父、  
 白嘉納修女。後排立者  
 (左起)：郭景山神父、  
 邱瓊德修女、蔣助民神  
 父、趙貞美修女、張春  
 申神父、趙義達修女、  
 王彥博神父、謝若安修  
 女、宋秩齊神父、謝德  
 來修女、巴道懋神父、  
 雷德懋神父 (1992年8  
 月23日)





▲ 張神父參加許茂炫夫婦餐會 (2009 年 11 月 15 日)



▲ 同舟社和基督服務團共同慶祝張神父 80 生日 (2005 年)

▼ 張神父當年企管系的學生在八十大壽餐會發表感言





張神父與三弟宅恭 ▶  
 (左起)：大姊容恭、  
 五妹宦恭、四妹柔恭、  
 陶家旺(官恭的先生)  
 (2011年5月20日)



▼張神父與輔大國貿系的二位僑生(謝少強及盧毓剛)  
 在謝師宴合影(1988年)



▲張神父(中)與李洪年(柔恭的先生)·三弟宅恭(右)  
 於柔恭女兒李南在南京的家中(2011年5月20日)



◀張神父與輔仁大學  
 國貿系第一屆學生  
 江必毅(左)夫婦





◀ 張神父與黃江明  
(右一) 夫婦及黃  
江明女兒夫婦

▼ 張神父在美國紐約與國際貿易學系第一屆畢業生及其家人合影 (2004 年)



▲ 張神父與金家瑞校友 (左一) · 江必義校友 (右一)  
等國貿系第一屆畢業校友聚餐 (2000 年 12 月)

張神父與輔仁大學 ▶  
行政秘書 (左一) ·  
國際貿易學系第一  
屆畢業生及其家人  
(2009 年)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耶穌會士在臺灣

# 燃燒自己・引燃別人

---

口述：張宇恭

撰稿：林湘義

【總序】

##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

張帆人 戴台馨

有一群修道人在臺灣已六十年，他們是燃燒自己的「正港臺灣人」，那就是：天主教耶穌會的會士。

從小我們都耳熟湯若望、南懷仁的名字，知曉利瑪竇神父早在一五八三年就來華傳教，介紹了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從明末到清朝三四百年，利瑪竇、南懷仁、郎世寧等這些學有專精、熱愛中國的飽學之士，全是耶穌會士，其帶來的科技文明，對近代中國文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利瑪竇去世時，肇慶、南昌、南京與北京等地均已設立教會或教堂。但一九四九年大陸易色，天主教無法見容於共產黨，白皮膚、黃皮膚的耶穌會神父紛紛流亡他方，許多會士隨著政府，陸續抵達臺灣，又開始一段艱辛開疆拓土的旅程。

六、七〇年代，正是臺灣戰後嬰兒潮的成長期，他們在各地廣設青年中心、圖書室、成長團，大批青少年接受感召。會士們秉持著「我為人人（for others）」的精神，選擇臺灣確實需要，卻乏人問津的工作，無條件地奉獻了青春年華。如今，這些青年已是社會中堅，而會士們則垂垂老矣！

會士們不求名、不求利、不爭權。他們經過仔細分辨後，一旦決定投入某一理想，幾乎就是一輩子的承諾。這種典範，和臺灣急功近利的風氣，趕流行、炒短線的作法，完全不同。會士們正是現世的「活菩薩」，即使他們信奉的是天主教，即使，有許多還是金髮碧眼的西方人，卻在臺灣無悔奉獻至白頭。

時光飛逝，物換星移，將近一甲子的春去秋來，會士們老了、病了，有些甚至已離開人世了。一本人本緬懷、追思、和感恩的文集相繼問世。辭世的會士們坦然地回歸天父，倒是我們這群還活著的，覺得惋惜、不捨，一再地深自懊悔，為什麼坐失大好時機，未能及早對他們多一分認識呢？

為彌補此一缺憾，由「耕莘文教基金會」、「我為人人協會」合辦的「耶穌會士在台福傳口述歷史計畫」就此展開。希望能藉由口述歷史將他們一生重要事蹟，忠實而完整地記錄下來。一則表達了個人的感恩和敬意，一則可與更多人分享這些動人而有趣的故事。

臺灣社會由農業、工業到電子資訊業，親歷發展進程的我們，在會士陪伴著自我成長的同時，也見證了他們對臺灣多元豐富的人文、社、經現象之貢獻。藉著這一系列的書籍，或可為關心臺灣發展的各界人士，累積些許第一手資料。至於要訪談那些會士呢？我們試擬了三項原則，做為邀約對象的依據：

可行性：需要會士同意，且有自願採訪的志工。

緊迫性：考慮年齡與健康狀態等因素。

重要性：以其影響之廣度和深度為準則。

爲了避免未來的叢書全是年長老邁會士的訪談記錄，我們也刻意專訪了一兩位壯年的會士。爲補強志工專業上的不足，我們敦請前師大文學院長王仲孚教授爲顧問，並舉辦了工作坊，且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工作坊的講師群提供了大方向和實務上的指導。工作會議中夥伴們的經驗分享，則是我們維持熱情的動力來源。工作坊內容和工作會議紀錄，都可在耕莘基金會網頁（[www.hienet.org.tw](http://www.hienet.org.tw)）的「口述歷史——資料分享區」超連結中取得。表面上，志工不求償報地付出了時間和精力做收集、撰寫的工作；而實質上，我們從會士那兒獲取的精神養分，即是最大的滋潤。

我們在邊做邊學中發現：要說服會士願意接受訪問，是最爲困難的第一步。每位神父外表上，時常都是身穿聖袍、胸掛十字架、手持聖經，看起來很像；實際上個別差異卻極懸殊；他們的陶成雖大同小異，價值觀也相若，但各自的工作重點卻不盡相同，人生舞台也就互異，因而採訪起來分外有趣。

臺灣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期，社會、宗教都面臨嚴峻的考驗。然而，無論時代再怎麼變遷，追求愛、和平與無私，仍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耶穌會士是和風，吹拂著臺灣各地青年、老少饑渴的心靈，也撫慰著弱勢者的傷痛。從利瑪竇一直傳承至當代的會士，從明朝北京一直傳遞到今日臺灣。年輕新進的耶穌會修士，除了來自本地，還有韓、菲、越、東、波蘭、秘魯……等國的熱血青年。修會的目標——愛主愛人，絲毫未變；方法則由「我爲人人（for others）」邁向「大家作夥（with others）」。

近年，可敬的耶穌會士不斷地邀請志同道合者成爲夥伴，和他們一起服務，一塊兒與主同行！

張帆人

美國休士頓大學電機博士。

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曾任暨南大學圖書館長與計算機中心主任（二〇〇四—二〇〇六）。

中華基督神修小會終身奉獻會員。

百達我為人人協會理事長（二〇〇七—二〇〇九）。

戴台馨

美國休士頓大學經濟學博士。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科院經濟系教授，曾任經濟系主任（一九八六—一九九〇）、法學院院長（一九九六—二〇〇二）。

中華基督神修小會終身奉獻會員。

# 目錄

【總序】你不知道的修道人／張帆人、戴台馨

推薦序言

【序】／單國璽

壹、張宇恭神父的故事／張宇恭 口述、林湘義 撰稿

一、家庭背景

父母親與家庭

二、小學時期

七人小學

三、初中時期

中日戰爭爆發

內思初中階段

四、高中時期

在汪精衛政權下出入

3

15

19

22

25 24

26



	化名應考蕪關中學	27
	內思中學柯神父的數學啓蒙	28
	五、初任教職	
	抗戰勝利後初任教職	30
	六、大學時期	
	初識鄭爵銘神父	32
	入學震旦大學	33
	七、篤進團時期	
	篤進團時期鄭神父的教誨	34
	八、逃亡時期	
	逃離上海	36
	流亡汕頭	37
	流亡越南	38
	九、西班牙求學	
	八人組在西班牙求學	41
	進入耶穌會	42

十、學成歸國					
鄭爵銘神父辭世					45
學成歸國					46
發願晉鐸					47
十一、任職輔大					
成立同舟共濟服務社					50
締造輔大多項創舉					52
十二、改革會計制度					
任用會計專業人才					55
籌措出國經費					56
十三、資訊化與輔導					
擊剷輔大商學院資訊化					57
輔導學生					58
十四、擴大董事會					
樞機主教將董事會擴大及輔大未來的經營發展					61
十五、返大陸講學					

初返大陸

西安探親

重慶會親

上海、南京及北京行

## 十六、新疆教區求才

在烏魯木齊為教會尋求具備「更」的精神之人才

## 十七、蕪湖教區復興

對安徽蕪湖教區之情感與付出

## 十八、養病與宣講

大陸養病

經濟學宣講

## 十九、西班牙神父回鄉

西班牙神父回鄉探望感動不已

## 二十、基督服務團

基督服務團的成立與發展

基督服務團現況

79 78

77

76 75

73

71

68 66 64 63

二十一、同舟服務社	
同舟社的成果	82
二十二、自輔大退休	
從輔仁大學副校長退休	84
二十三、福傳與牧靈	
在聖家堂繼續福傳牧靈工作	85
二十四、目前生活	
擔任教會所屬機構董事繼續貢獻	86
生活點滴	87
附錄：張宇恭神父證道	
我們每個人的加里肋亞（復活節證道）	88
與天主和好（聖枝主日證道）	93
教友的傳教權利和義務（聖依納爵禧年閉幕祭典證道）	96
永遠的天鄉（趙振華神父殯葬彌撒證道）	100
永懷雙親（追思彌撒證道）	103

## 貳、友好感言

我的兄弟——張宇恭神父／詹德隆

與宇恭神父的姊夫相見歡／房志榮

我們的恩人——張宇恭神父／謝安妮口述

林湘義整理

主耶穌基督的最佳福傳健將／李瑪利口述

林湘義整理

張神父與我／胡儵榮

常懷赤子之心的宇恭神父／歐晉德

天賜恩寵享期頤／區紀復

如沐春風的長者——宇恭神父／俞明德

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享收成／李思靈

宇恭神父的三個「家」／劉嘉玲

張神父的智慧／宋祖思

張神父與我家／劉巨烘、陳麗如

平凡的副校長神父／潘春旭、王琪

遙祝宇恭神父八十華誕／王樹治

誠心祝賀／周守民

予敬愛張宇恭神父／劉建良

145 144 142 140 137 136 132 128 126 122 119 115 113 110 108 106

我認識的張宇恭神父／江漢聲

我所認識的張宇恭神父／李天行

亦師、亦父、可敬、可愛的愚公神父／王翠蘭

同舟二十五載老骨頭的話——參加同舟社感言／李孟祥

在人生的路上，讓我們彼此扶持／陳美惠

中華民國同舟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蔡榮光

歡天喜地張神父／陳人孝

張宇恭神父八十壽誕有感／林吉勝

神父印象／柯廷潔

我對張神父的感念／吳春光

轉載文章書目

## 後記

我已被引燃／林湘義

張宇恭神父年表／林湘義整理

181

175

174 172 168 165 163 161 158 156 152 148 146

張宇恭神父和我雖然都是耶穌會士，但是他加入耶穌會比我晚十二年。我們既沒有同時接受培育，也沒有在同一會院生活工作。我們相見是一九六七年在彰化靜山。那時他剛晉鐸不久，去靜山墓園追悼他的恩師鄭爵銘神父。鄭神父是我的好友，對他的學生我感到特別親切。和宇恭神父交談中，得知他受鄭爵銘神父的影響相當深。鄭、張二位神父對國家社會的關懷、對福傳牧靈工作的熱忱以及對青年學子之愛護培育的理想與方式，均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為此，我和張神父一見如故，成爲終生的好友。

宇恭神父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在上海震旦大學經濟系讀書時，鄭爵銘神父也在同一學校攻讀法律。當時國共內戰正酣，國軍節節敗退，共軍則攻城掠地，並派遣許多間諜滲入政府機構、軍中、學校內，以策動叛變裡應外合。震旦大學也不能倖免，師生員工中有許多潛伏的共諜，俟機鬧事。爲了衛護天主教同學們的宗教信仰生活以及愛國的熱忱，鄭神父便招募一些有志的天主教同學，形成了一個小團體，稱爲「篤進團」，以敦品勵志爲近程目標，以「興教建國」爲遠程目標。鄭神父爲此一小團體擬訂的日常生活「十大信條」頗受這些學生的喜愛，並努力加以實踐。在此危機四伏的時刻，宇恭同學是鄭神父的得力助手。但好景不常，不久之後，他們必須流亡海外。

在流亡途中，他們經過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備嚐憂慮、顛沛、流離、勞頓、困苦、飢

餓、疾病等痛苦。他們流亡到越南，停留了一段時間。鄭爵銘神父先他們去西班牙，以便爲他們尋找獎學金和學校。宇恭同學被安置在碧堡（Bilbao）耶穌會的德士多（Deusto）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直到一九五八年榮獲工商經濟學碩士學位。榮獲碩士學位之後，馬上於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加入了耶穌會。

宇恭神父是他們那一夥流亡海外的同學中唯一著鄭爵銘神父芳蹤加入耶穌會的人。入會時他已三十三歲，和聖依納爵悔改時的年齡相仿。入會後接受培育的情況也和聖依納爵求學時期相仿，常和比他年齡小很多的青少年坐在一起聽課讀書。一九七〇年在美國聖克拉拉（Santa Clara）大學榮獲企管碩士後，宇恭神父纔正式結束他的學生身分。這時他已四十五歲，真可以說是「大器晚成」。

學成後，宇恭神父大部分時間從事教育工作。他當過輔大商學院院長、管理學院院長，創辦國際貿易系兼系主任，創辦資訊管理系兼系主任，也做過輔大的副校長。張神父的學生都很優秀，有數位做過中央政府的財、經部長，在銀行及金融界也有許多傑出的弟子。這些人對他們的恩師宇恭神父都很懷念敬愛，同時也將宇恭神父之「服務人群社會」的崇高理念發揚光大於社會各階層。

在「基督服務團」成立之後，我雖然很關心愛護它，盡力輔導它，但在當了主教之後，因爲工作繁重，很難抽出時間爲團員們服務。慶幸宇恭神父適時返國，輔導服務團的重擔漸漸移轉到宇恭神父的肩上了。服務團人員不斷增加，張神父輔導總團，饒志成神父輔導臺灣區團，朱蒙泉神父生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輔導美國區團。三人合作無間，遵照團章輔導團員，以在俗



身分盡量用基督服務團的精神影響社會各個角落。現在許多地區教會團體之骨幹均為基督服務團團員。這是宇恭神父可以感到欣慰的。

宇恭神父的一生非常戲劇化。前半生飽經戰爭、逃難、飢餓、顛沛流離、身無分文、漂泊海外、焦慮思鄉等大風大浪的洗禮。後半生則風平浪靜，得以實現他榮主救人以及培育興教建國之人才的理想。他口述的自傳能夠讓讀者瞭解他多彩多姿的一生。促成這本自傳面世的臺灣大學電機系張帆人教授邀我寫序，我很樂意接受為好友宇恭神父之自傳作序。

單國榮

序於高雄靜居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 壹、張宇恭神父的故事

張宇恭 口述  
林湘義 撰稿

## 一、家庭背景

### 父母親與家族

我是江蘇儀徵人，生在安徽蕪湖，一九二五年出生，陰曆九月二十四日，陽曆十一月十一日，所以現在我用陽曆十一月十一日，寅時出生（大概是清晨四、五點的時候），出生於安徽蕪湖來龍里，父親是張拱北，母親厲存蘭，都是儀徵人。父親畢業於南京的金陵大學，是學關於商業的領域，那個時候就領洗了做基督徒，雖然是基督徒，但是那時就有宗教交談的精神和行動。主日他常會去參與基督教活動，也會去卍會，後來到安徽蕪湖去做事，在美國的美孚汽油（洋油）公司任職，常常要出差。在美孚公司時，父親覺得美國人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就不想在那裡做事，離開美孚公司。出來後，到三北輪船公司做總務的工作，三北輪船公司裡面負責的人（買辦）是崔松谷（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父親是從商的且英文好，所以輪船來時會上船去接待客人，上船看一看，同時也在銀行保險部，負責保險類像是財務保險、壽險、火



▲ 張神父父母合照。

▼ 張神父全家福，父母姐弟共 9 位。



險，外面有時失火，涉及到保險的事情時，他也要去看一看理賠情形。

我父親在安徽蕪湖洋碼頭有個「張三爺」這樣的名稱，因為他關於碼頭上上下下事情都清清楚楚。我記得有一年，過年時在家中外院掛著風乾的鮰魚、豬肉等年貨，結果這些年貨晾在外面被偷走了。於是，父親到碼頭去調查，瞭解是誰偷了「張三爺」家的東西。不多時，小偷就把偷來的東西送回去，我父親則給小偷一個紅包，讓他度過年關然後就沒事了。另一次，我的一位表兄自德國坐船回國，經過蕪湖，他上岸來看我。不幸，他在船上的重要東西被偷，我父親立刻去船上查問是誰偷的，結果查出來了。原來，長江碼頭上的小偷，也分岸上和船上。

我父親母親剛結婚時，母親身體不太好，結婚兩三年後才生我，我是老二，我姊姊是張容恭，我們家的姓名都是祖父所定的，我祖父有三個兒子，我父親是老三，我祖父為十個孫子定了十個名字，在祖父的想法裡，名字的第一個字，都是要寶蓋頭的，因此這些名字分別為守恭、宗恭、宜恭、宇恭、定恭、富恭、實恭、宅恭、安恭、寧恭；而為五個孫女取的名字是，宣恭、容恭、審恭、家恭、宥恭。後來，多生一個孫子，定名為成恭，和一個孫女，宦恭，都是伯父取的名字。我父親生我時差不多三十歲，我母親大我二十四歲，母親二十五歲時生我，跟我一樣屬牛，我家共七個小孩。



▲張宇恭 5 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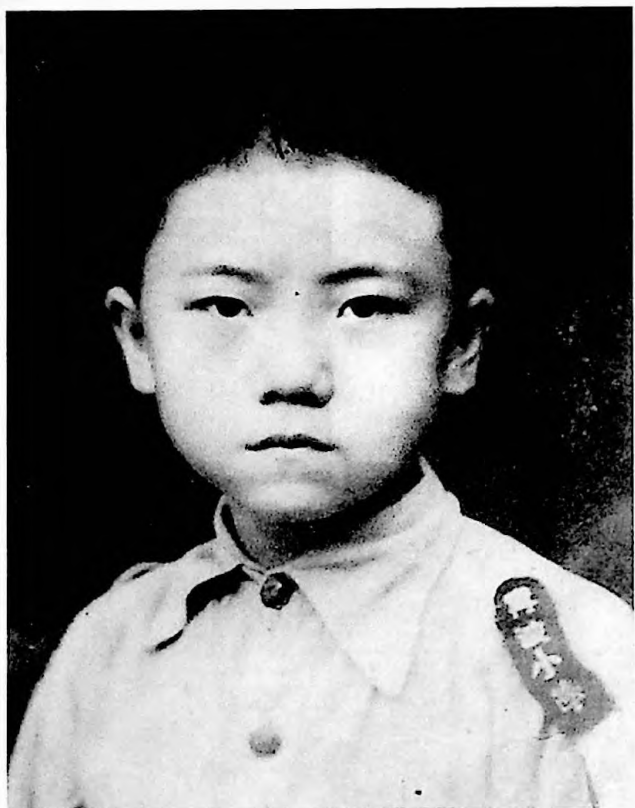
## 二、小學時期

### 七人小學

後來，在來龍里附近有個寧波小學，為浙江省寧波人的寧波銀行所開的小學。念書之後，念到快到高小時轉學。在轉學的那段時期，三北輪船公司買辦崔松谷在他家裡請一位私塾老師（蔡老師），他家的兩個兒子（崔思森、崔思鑫），家姊容恭及我兩個人，還有崔松谷的兩個外甥女——宋惠彰、宋惠梅（現為方濟各修女），加上蔡老師的兒子一共是七個人，我們開了一個小學班。而崔松谷他家是安徽太平人，還滿有錢的。他父親有五個太太，他自己有兩個太太，我們認識他父親的第五個太太——矮奶奶（因為矮矮的）。崔松谷在自己房子旁邊，還造了一棟房子，給矮奶奶住，房子前面有一片土地，旁邊種了很多菜，每天早晨，「七人小學」的我們就在那旁邊念書。

在念寧波小學時，我們家管得很緊，從我家到寧波小學很近，可是都不敢一個人去，家中大門都關緊緊的，不能隨便出來。我們跟惠彰、惠梅他們宋家住在一起，她舅舅崔松谷的房子給我們一起住，我小的時候都跟這些女生住在一起。我跟姊姊容恭只相差一歲，兩年後我弟弟富恭出生，又兩年另一個弟弟實恭出生，但他在十歲左右去世，我們家還有個弟弟——宅恭。而守恭、宗恭、定恭、安恭是我大伯家的，在宗恭、定恭中間，還有一個宜恭，在三、四歲時

就去世，所以會留下他的名字。我母親身體不好，所以我們小孩子生下來時，每人都有請一個丫頭照顧我們。那時，我們家請燒飯跟打掃的兩個阿嬤，每年夏天割稻時，阿嬤要回家，回來時經常把她們的十四、十五歲的小姪女及外甥女帶到我家當丫頭。



▲張神父小學時代。

### 三、初中時期

#### 中日戰爭爆發

中日戰爭爆發在一九三七年時，我讀初中。在蕪湖的雨耕山上，來龍里就在山下。當時，有耶穌會在那裡辦一中學——內思中學。因為一九三七年與日本的戰爭，我父親原本在三北公司做事，後來也在大通輪船公司做經理。那時我們家就是跟宋家住在一起，家裡有我跟我姐姐和弟弟等幾個小孩，我的弟弟富恭在一九二七年生，實恭一九二九年生，宓恭妹妹一九三一年生，一九三四年生了另一個妹妹。從我出生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二年之中，在那個時候我們家已經有五個小孩。

關於我伯父張慕九，他在長街布店的樓上開了一個生大錢莊，那時沒有什麼銀行，他家有錢娶了個姨太太。抗戰時，政府要我們在家裡做布鞋、棉花球、棉花棒送到軍中，那個時候我們愛國情操很高，都在募錢、募物資給軍中，可是這個時候，我父親又要娶一個太太。我母親人很好，跟我父親說，他和二娘不用另外成家找房子，住在家裡就好了，房子很多。我母親喜歡打麻將，我們拿了錢筒就去募捐，這大概就是兒童年的情形。

## 內思初中階段

一九三八年，南京大屠殺後，日本打到南京不久就到了蕪湖。那個時候我們就要逃難，當時很多人逃難到漢口、四川等地。我們家孩子多，有七個小孩子，我母親身體不好，我父母親在漢口買了一個房子，但沒辦法帶我們走，怎麼辦呢？美國珍珠港事件還沒到，那時在蕪湖有個弋磯山，在那山上美國人早就在那裡開醫院，醫院的高副院長是中國人也是我父親的朋友，所以大家都逃到那裡去住，好像美租界，日本人不進去，日本軍只在山的大門口站崗。在那裡收留很多難民，我們家整個也搬過去，我的伯父家（開錢莊的大伯父和兩個太太）也搬過去，就住在弋磯山上。我的二伯母死得很早，二伯父當時也沒準備再結婚。後來日本佔領蕪湖的局勢慢慢平穩下來後，我們都搬回蕪湖城中去住，我跟大伯父的二太太生的兒子定恭（他比我小一歲），一起到雨耕山上西班牙人耶穌會士辦的內思中學念書，我們在內思中學念書是住在學校裡，那是在蕪湖雨耕山上，是耶穌會所辦最好的學校，那時候我們念初一，小的時候住在學校裡很想象，那時認識的一個同學張厚盛，比我大一歲，家住附近，家裡是做報關行運輸。他家裡滿有錢，只有他一個兒子，他爸媽每天三餐送很多吃的過來，我們同學一夥子都吃他的。雖然，我們在學校也有得吃，只是他家送來的食物比較好一點，我們就照常吃。他很早結婚，讀初二時，十六歲就結婚，最近去世。後來跟他有一段時間也有在一起，所以提到這樣一位同學。



## 四、高中時期

### 在汪精衛政權下出入

我讀初三和高一的時候，是汪精衛的時代，中華民國國旗上放一個黃帶子說「反共抗俄」，其實我們那個時候，還滿感謝汪精衛的，因為有他的保護，日本人不能隨便抓我們去當兵。那時，我父親服務的三北輪船公司不願為日本人運貨，因為日本人叫汪精衛用我們的船來運軍貨、物資等，這樣我父親會變成漢奸，所以就不能做了。後來家中靠賣點皮貨、羊皮袍子來過日子。還好，那時，我們家開錢莊（生大錢莊）的伯父來支援我們，拿點錢給我們過日子。

一九四〇年，在內思念高一時，我已經十五、六歲左右，我父親因為不能在三北輪船公司做事，所以在洋碼頭跟別人合股開一旅館，做經理，管理事情。因為內思中學靠近洋碼頭，有時中餐時去那裡同父親



▲張神父（右一）在蕪湖華新銀行工作和二位同事合照（1943年）。



▶張神父與華新銀行同事好友（左一）江先生合影。

不久我也將容恭介紹進去做組員。那時銀行每月份除了薪水以外，給我們一人一大麻袋米，我們家每月有兩大麻袋米，解決了生活問題，我們把每月薪水都交給母親去支配家用。

### 化名應考蕪關中學

因內思中學比較貴一點，因此在內思念高一時，轉學到蕪湖城隍廟旁的蕪關中學。但考試的時候，因為我不知道是否考得取，所以用化名張鑫報考，結果考取了，還是第一名。所以，

一起吃飯。有一次，我父親舉一個例子跟我講，他說一個樹上長了很多果子，現在他要採果子了，要去把最熟的果子採下來，我父親意思就是想要我去做事，他想替我找個事，減少家裡的負擔，做事還有點金錢收入。那時我父親有很多朋友，在蕪湖有個華新銀行，是日本人跟汪精衛政府辦的，在南京有個總行，南京銀行總行的行長是我父親的朋友。所以我父親就跟總行的經理說，希望我可以到分行柳經理那裡去做事，當個練習生。當時要進去銀行是要考試的，我就去考試，結果我考取了，所以就在那裡做事。

張鑫就到蕪關中學讀高一。

## 內思中學柯神父的數學啓蒙

我在做事的時候，那時有好多同學像是張厚盛等和其他同學，都還在內思念書。在內思念初中時，我認識一些西班牙籍的耶穌會會士，其中有一位柯神父，他是讀數學的，我記得在初中一進去時，柯神父對學生做個測試，看大家程度如何，結果測試成績出來，我數學是考得最好的，所以他最喜歡我。

那時，他中文話不太好，上課以前，我到他房間，他跟我講上課要教什麼，上課時他一面講我就在黑板上做，做了之後我每次就很清楚，數學都做得很好，我都做得很高分，有一百二十分的，因為每星期六考試四個題目，另有第五個題目，如果做出來可以加分，所以畢業時我的數學成績很高，有九十幾分以上。柯神父對我很好，後來，我念完高一後就出來休學。每週我去看柯神父，他還把代數、三角這些東西給我，回去自習這代數、三角、幾何，不去問老師，自己去沒辦法自習的。其他的歷史、地理自己看，物理、化學慢慢去問一間同學。所以，我在銀行做事時，每個星期會回到內思學校去，柯神父跟我說這星期上些什麼課，告訴我，跟我解釋。我回家之後複習一下，柯神父認為這對我後來會有用處的，因為我高一就休學不上學校了。

那時，有一個倪老師，大概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頭腦很好，他推行中文拉丁的字母化，他也是教友，他跟柯神父一起，做改革中文推行，就是把中文字用英文 ABC 拼出來（字母拼

音)，這樣傳教比較容易傳。那時他跟學生一起排演話劇等這樣的工作，有一個汪永彥，他父親是老漢奸，跟日本和共產黨都有來往，他家很有錢，在華新銀行旁開唱片公司，我們同學都去找他玩。

## 五、初任教職

### 抗戰勝利後初任教職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時，日本人跟美國打起來，打了兩、三年。那時，弋磯山不能住，從弋磯山撤退下來後，我們就搬出來。後來，弋磯山那些醫生都出來開博愛醫院，這些醫生跟我父親很好，他們說他們是行醫的，但管理醫院沒人負責，因此請我父親去管理醫院的事情，所以我父親去當博愛醫院的院長，父親就有一些收入。

抗戰開始，我伯父的兩個兒子都到大後方去念書，我還在當時所謂的淪陷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國民政府從重慶回到南京來，當時政府稱我們是偽學生、偽政府，他們回來後就搶物資占有等等，弄得一踢糊塗。我們還有學歷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參加考試才有學歷。而我之前高一沒念完，現在我就參加考試，報名考高三，考及格了，有高三學歷，就去建國中學念高三，在蕪湖的建國中學拿到文憑。畢業之後，父親年紀也大了，日子很困苦。那時，仁慈修女會在那裡辦一個女子中學——女內思，我們稱修女們為姆姆。我在校成績好，他們都知道，都認識我，因我高中已畢業，所以請我到內思女子中學去教初中。那個地方就在靠近弋磯山的一條路上，那條路上有聖母院、主教府，當時離我家很遠，所以我就住在主教府的房子裡。

我那時教書就只教一個學期，教代數、地理這兩門課，我記得教書時很年輕，約十九、二

十歲左右。當時，教書時有修女在後面看我怎麼講。那時，我教書的方式如同我的老師柯神父教我的一樣，就是叫一個同學上去，我在講，她就寫，我就用同樣的方法，叫一個程度比較好的女學生上台做練習，因為表現得不錯，之後每次上台就叫她上去，沒想到風風雨雨就來了，因我年紀也很輕，結果那女學生說，為什麼張老師老是我上去，我說老師請你上來，你就要上來。因為有另一位女同學散布謠言，說我好像喜歡那個女孩子，之後我就叫那女孩子把練習簿，送到我房間裡去，制止她散布謠言。於是我母親就講，你年紀輕輕就被講成風風雨雨的，最好你就不要去教。因此，我就不在女內思教書，不久之後我就到震旦大學去念書。

## 六、大學時期

### 初識鄭爵銘神父

一九四七年，我在耶穌會的震旦大學求學時，鄭爵銘神父也在震旦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我在內思讀書時，他還是修士，他就很喜歡跟年輕的中學生來往。在蕪湖有一所基督教辦的萃文中學，裡面有一批初中青年，他們在抗戰期間，保有濃厚的愛國情操。因為愛國、保國，早上起來大家練身體，寫海報等等。他們彼此間約法三章要做一個很標準的中學生，不亂丟紙屑，不說髒話。鄭爵銘神父發現他們，覺得他們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組織與明確的理想很可惜，所以鄭爵銘神父與他們認識後，把他們組織起來，組織成一個小團體，在這團體裡有的人不是教友，鄭爵銘神父在團體裡面訓練他們，常常跟他們在一起身教言教他們。因為那個時候有愛國的情操策勵，所以他們常常開會討論如何愛國、保國等。

那時候，我還不是教友，鄭爵銘神父注意到我，可是我在內思中學念書，他們是萃文中學的。後來，我高一沒念完就出來銀行做事，因為父親不能做航運工作，不願意替偽政權運糧食，所以家境低落下來，於是，我就去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之後，重慶國民政府回來了，國民政府把我們在汪精衛時代讀書的學生當作偽學生，一定要參加聯考，我就報名高三聯考，其實高一只念一學期，高二、三都沒念，因為那時我已開始在銀行工作。我那時有空就常回去

內思看柯神父，柯神父教我高三的代數、幾何、三角，特別是柯神父每一星期都會告訴我，前一週的代數幾何課的內容，我便回來自己念。後來，我考取聯考，有了高三的地度的學力資格後，就去念建國中學高三。

## 入學震旦大學

建國中學畢業後，我被內思女子中學請去教書。鄭爵銘神父那時在上海耶穌會的震旦大學念法律系，震旦大學就委託鄭爵銘神父，在蕪湖招生，鄭爵銘神父便把考卷帶去招生。鄭爵銘神父需要一批人幫忙招考，就請我們幫忙辦理考試試務，同時我們也參加考試並考取了，我們好幾個人都考進震旦大學，萃文中學的學生也有考進去。一九四七年在震旦大學就讀時期，因為鄭爵銘神父的關係，我們三、四個人在那裡讀書有獎學金，是不用錢完全免學費的，且免費住在學校宿舍裡，我們一九四八年開始學法文，因為學校是法國耶穌會士主辦的，有很多書是用法文。我讀經濟系，是由法國領使館，派法國教授到震旦大學，用法文來教經濟學；而蕪湖的同學中有幾個讀醫學系。



## 七、篤進團時期

### 篤進團時期鄭神父的教誨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共產黨來了，共產黨南下占領了很多地方，後來有國共談判等歷史與時代背景。而早在二次大戰抗戰時期，鄭爵銘神父便把之前在蕪湖與一批愛國青年共同組織的團體取名為「篤進團」。後來我們在震旦大學讀書的蕪湖人都住在一起，住的就是震旦第四宿舍，住的大多是教友。在住第四宿舍的時候，鄭爵銘神父跟我們講了很多天主教要理，他用哲學的方法講給我們聽，後來我們就都領洗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我領了洗，聖名為磊思（Saint Luis），那一天大家為我領洗初領聖體慶祝，就參加了篤進團，在鄭爵銘神父房間，我讀了誓詞。當時還在念書的鄭爵銘神父和管第四宿舍的王神父一起住在耶穌會神父的宿舍。每個星期六晚上，我們到鄭爵銘神父房間裡，回報這星期我們做了甚麼事情，鄭爵銘神父則訓練我們，要早起念法文等。那個時候，在神父宿舍中，晚上很安靜，我們在鄭神父房內開會，使得別的神父受了干擾，都覺得鄭爵銘神父怎麼不好好念書，搞這些學生在他房內開會，都覺得很不滿意。

爾後，我們在震旦大學辦一個刊物——「奔流」月刊，是對抗震旦大學的地下共產黨報紙所辦的；那時，我們學生自己管理震旦大學的伙食團，是較貧窮的伙食團，每半個月繳一塊大

洋，吃得很簡單，只有一碟菜而已，每天我們自己派人和廚師去買菜，到月中時候算一算有多餘的錢，就拿去買點肉吃，打打牙祭。

## 八、逃亡時期

### 逃離上海

一九四九年四月，金圓券的危機發生。徐柏園任財政部長時，蔣經國到上海去打老虎，就把杜月笙的兒子抓起來，後來杜月笙去找蔣經國爭論，打老虎就不了了之。政府開始鼓勵大家把黃金交到銀行換金圓券，剛開始金圓券很值錢，不知這些黃金都運到臺灣來了，但是不久，金圓券就貶值了。舉例來說，我們在震旦大學門口晚上有在買宵夜等東西吃，可是如果用金圓券去買，因為金圓券貶值得很厲害，找回來的錢，第二天就不值錢，於是我們就組織一個小銀行，所有我們自己的人，把袁大頭（銀圓）交到我這裡換成一張大家都知道的替代券來保值，附近小販子也都知道，接受了這替代券，十張替代券就向我換一個大頭，不久我們就離開上海轉到汕頭來。

後來我們有一個伙伴溫天錫，他是汕頭人，也參加「篤進團」。鄭爵銘神父知道共產黨快下來的這件事，於是鄭爵銘神父跟我們商量，叫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不然我們這些熱忱愛國的年輕人，將來也會變成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我們震旦大學書沒念完，就走掉，逃離上海，先到汕頭。那時，我們有八個人，我們稱八仙過海，一共是張必剛、張必健、張鳴玉、張宇恭、章新潤、何紹文、余春燾、劉前沫等八位。

當時，我們只想離開上海，逃離共產黨，但是該如何利用何種交通工具呢？我們開始物色船運，那時沒有飛機也沒有火車。一天在上海南京路上遇到我父親的一位學生，他對我們說，他是輪船長，這條船要去汕頭，我們可以坐他的船去汕頭。但是，船上已有不少散兵游勇，我們八個人可以上船，但自己要找地方住。於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離開了震旦大學，上了海穗號船。上了船我們只能在走道上坐著，把一些大餅、饅頭、醬菜和一些衣服夾放在水管中，因為自己沒有艙房，走道上也擠滿了散兵，我們要跟他們擠在一起。船一出黃浦江，就開始搖動。這時，船長來找我去，向我們要路費，我們沒有錢，結果給他八個袁大頭（銀圓）了事。

第二天，我們開始嘔吐，因為船搖擺得很厲害，在船上因為睡在走道上，所以晚上很晚才入睡，但是很早就爬起來，好讓人走路，第二天早上，張鳴玉就偷偷地對我們說，昨晚他的手錶給同睡的一位散兵拿下去了，鳴玉說他發覺有手伸來摸他手上的手錶，他就故意放鬆手腕給他拿下去手上的手錶，因為他手臂上還有一個金手環，他怕散兵會砍斷他的手臂拿下金手環。在離開上海時，大家推我總管財務，當時我就將八人所有的袁大頭和戒指、手環，集中登記，然後分配在每人身上，以備大家走散後，每人都可以活一段時間，所有在每個人手上的財產，沒有我的許可，都不可隨便用。

## 流亡汕頭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們在鄭神父病房中告別時，並許下四個諾言，第一不抽菸；第二不賭博；第三不喝酒；第四在求學時，不追求異性。第二天我們八人就上船去了，在汕頭

時，有一次是我們其中一位章新潤二十歲生日，我們在街上逛，路過一間餐食店，我們就叫章新潤進去吃一碗麵，爲慶祝他二十歲生日，我們七人就站在外面，讓他吃碗麵，因爲當時我們沒有錢可以共同吃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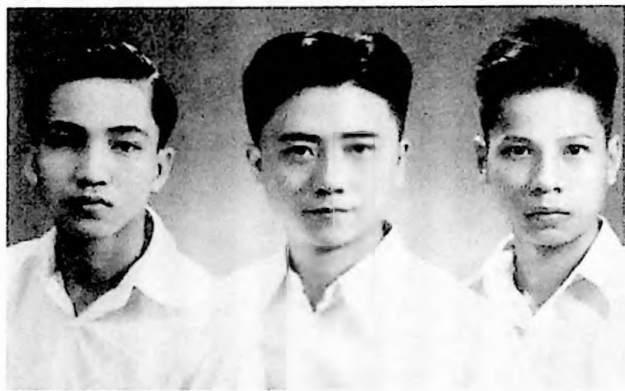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到了汕頭後，在汕頭的溫天錫把我們八人領到他的一位朋友開的旅舍去，我們就住在這旅舍閣樓上，八人統統在一起平排睡，如八條大魚。我們八個人輪流照應彼此，每天兩人出去買菜、柴米油鹽及維持生計等，兩人燒飯，兩人出去找出路，留下兩人念書。一天吃兩餐，而我們都不會煮飯，有個隔壁的老太太教我們如何煮菜，我就是從那個時候會做菜的，那個時候，金圓券跌得很厲害，在那裡過得很苦，很多東西都因通貨膨脹，爲了保幣值，就用袁大頭來購買東西，而用袁大頭給付，後來還演變成物物交易，以物易物。其時，鄭神父也離開上海去西班牙，路過香港，他就到汕頭來看他的學生們。剛好五月十三日是他的三十一歲生日，我們就慶祝了一下，他在汕頭見了主教和一些有關人物，爲我們獲得了一大批金錢資助，就開始準備去越南西貢。不久後，我們就離開汕頭，坐船向越南西貢去。

## 流亡越南

當時，有幾個年輕人也想追隨我們，分別也到了越南，他們是溫天錫、何文友、林如豪等。船開到了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我們住在旅館，錢就快花完了，於是我們去西貢教堂想辦法，找到在西貢那裡的法國神父商量，他們建議我們去堤岸，那裡都是中國人，於是我們就到堤岸去了，在那裡的方濟各聖堂有兩個神父，本堂白神父（越南人）和副本堂馮神父（華裔越



▶ 張神父在越南堤岸，聖方濟各堂（華人堂）領堅振聖事後（一九五〇年）。



◀ 張神父在越南時，和好友合照。



◀ 張神父在越南華人聖堂前。

南籍；混血兒，媽媽是越南人；父親是廣東人），馮神父幫我們安排到方濟各巷內不同的教友家裡住，方濟各巷是教區財產，在聖堂左邊，便宜的租給教友等，我們分別住在教友家，但三餐要自行打理想辦法。而在東南亞一帶，瘴氣很重，不久我們都生病了，又沒錢看醫生，後來有一個教友，看到我生病，半夜呻吟，就把他埋在地下很久的冬瓜水給我喝，我就痊癒了。

在方濟各堂暑假的時候，我們在教堂辦一個暑期班給當地小學生上課，後來在堂內右邊我們又辦了小學（一到六年級的），請一個教友王欽明當校長，我當教務主任，當時我們八個人，有三個人留在聖堂辦小學和教書，有兩個去醫院工作，在醫院服務，其他的人出去工作。八個人都有工作，收入較寬裕了，後來我們就請一個太太幫我們煮飯、洗衣服。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間，我住在方濟各巷的一位名叫阮寶初的家裡，他媽媽對我很好，到了後來我住在神父給我的房子，在阮家隔壁，跟他們家的感情都還很不錯。在越南，我們八人都分別有工作，我除了做教務主任，同時在別一家教法文，張必剛去金邊領事館工作。後來，我們因故，都從聖心小學撤退，住到一位名叫林志豪家的倉庫裡去，我也在一木材行工作，住在鋸木廠左邊管帳。不久，我又回到聖心小學去教書。

## 九、西班牙求學

### 八人組在西班牙求學

一九五〇年，韓戰開始，我們本來想到臺灣，但沒能如願，所以，我們在越南待得很久。

此時，鄭爵銘神父已經到西班牙碧堡的德士多

(Deusto) 耶穌會大學，鄭爵銘神父在西班牙

時，到處寫信幫我們這八個人尋覓獎學金，但告訴我們路費要自己籌，後來找到獎學金，我們就過去西班牙。一九五〇年，先選余春燾、劉前沫去西班牙碧堡大學。不久，張必健和張鳴玉也去西班牙念醫。

我們到西班牙的八人姓名分別為：張宇恭、張必剛、張必健、章新潤、張鳴玉、何紹文（肺病死於越南）、余春燾、劉前沫（余春燾、劉前沫兩位分別與西班牙女孩結婚了）。鄭爵銘神父開始先為我們拿到碧堡的德士多大學獎學金，後來又找到了一個佛朗哥將軍創的藍衫黨黨的三名獎學金給我們，就將林安培、林如豪等三人送去西班牙，做了藍衫黨。之後，慢慢也找了一些其他的學校，於是，在一九五〇年時，就不斷的送我們出去念書，有坐船也有坐飛機的。在當時，我們念書和住宿都是免費的，但生活費還是要自己想辦法，生活也是滿苦的，還好有



▲張神父西班牙求學時期。



一些神父很照顧我們。之後，于斌主教跟西班牙外交部馬丁部長洽談後，中西建交，佛朗哥提供了三十個名額的獎學金，有很多其他的神父和我們這些流亡學生都有分到這筆錢，受到這筆獎學金的幫忙，很多神父都可以出去念書。後來，我們八人分到三個名額，一九五一年有三位到西班牙訓練藍衫黨黨員的大學就讀，不久張必健、張鳴玉兩位轉到加拿大念書去讀醫學，後來在加拿大結婚，其中章新潤到德國瑞士讀化學，在六十歲時跟華僑結婚；另一位張必剛到馬德里進修學院讀神學，八人組中我成爲耶穌會士，而張必剛則成爲教區神父，我們兩位都走上神職成爲神父（張必剛近來在溫哥華過世了），因此八人中我們兩個沒結婚，成了聖職界。

一九五一年，鄭爵銘神父被調到印尼耶穌會去傳教、服務，做一些福傳工作。一九五二年我到西班牙耶穌會碧堡的德士多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在這期間，我們都遵守著離開上海前，鄭爵銘神父對我們八人組「篤進團」叮嚀的四原則：不抽菸、不喝酒、不賭博、讀書時不與異性來往，並努力用功讀書，規規矩矩的，給別人好的榜樣，大家都知道我們是鄭爵銘神父的學生。

## 進入耶穌會

一九五四年在西班牙時，我和余春燾幾個朋友去報名申請德國的 copin house（號召青年來整理一些德國戰爭時所留下亂亂的墳場），在 copin house，整理墳場兩週後，該



▲張神父入耶穌會時代。



◀張神父在西班牙碧堡德士多大學（1955年）。

▼在德士多大學門口合照（1954年）。二排（由左至右）于斌主教、于大使、蒲主教、大學校長；前排三位（由左至右）余春霖、劉前沫、張宇恭。



組織帶我們去歐洲旅遊並給我們一些錢，我們用此錢去歐洲玩了一下。後來我們把「篤進團」的名稱改為「公教青年互助社」。當時，于斌樞機的好朋友——越南的吳廷琰總統，組織了一個「自由太平洋協會」，需要一些人力，所以來我們這裡找人幫忙，我們就派溫天錫去幫忙。劉前沫在一九五六年時，也到越南堤岸的自由太平洋協會去服務。我在德士多耶穌會大學念書念了六年，於一九五八年畢業，取得德士多耶穌會大學的工商經濟學碩士，後來，我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入耶穌會，六月二十一日發願，我進耶穌會到現在差不多有五十三年之久。



▲在西班牙初學院時，張神父與來訪中國同學（1958年）。

## 十、學成歸國

### 鄭爵銘神父辭世

以前，在蕪湖的時候，我們這些鄭爵銘神父的學生是自己想辦法流亡出來的，但都是鄭爵銘神父叫我們出來；而在安慶也有另外五個人流亡出來，他們是耶穌會送出來的，他們是鮑克復、曾憲揆、王安博等，也到了西班牙。到了西班牙念書時，他們有請老師教他們西班牙文，我們則是自己翻字典查字學習。大陸被共產黨佔領，我們耶穌會撤退到臺灣時期，在臺灣的新竹市，成立一個小型的美國人團體的耶穌會，新埔跟竹東是西班牙人團體的耶穌會，北埔是法國人團體的耶穌會，各自管理傳教。不久成立了中華省，由於中華省賀省長是西班牙人，曾返回西班牙，他在西班牙時，覺得鄭爵銘神父很會領導青年學子，於是賀省長把鄭爵銘神父從印尼請回來，在耕莘文教院，從事青年學生活動。鄭爵銘神父到臺北後，由在印尼的福傳工作變成在臺牧靈工作。我畢業後二年，在一九六〇年從西班牙受初學靈修訓練後，回到臺灣來，回來時與鄭爵銘神父相遇，而鄭爵銘神父把篤進團帶到臺灣來，後改名稱爲「基督服務團」。隔二年，鄭爵銘神父罹患腸癌，但他還是繼續工作。

我在臺灣的彰化靜山修道院，念了一年拉丁文和文學。一九六二年我跟王敬弘、陳禮耕到菲律賓宿霧耶穌會哲學院去念哲學，一年底，去馬尼拉 Novapichar 選學三年哲學，二年後我們

去菲律賓的碧瑤度假勝地讀神學。一九六四年時，我繼續在菲律賓碧瑤耶穌會伯敏神學院，念神學三年，當時鄭爵銘神父在台中，認識了一位賈彥文神父。賈神父是在成功大學做青年輔導的神父，那時，賈神父請鄭爵銘神父每個月到成功大學給同學演講，而演講時便吸收到一些人，像是成功大學的歐晉德、黃美基以及臺灣大學的李文瑞，鄭爵銘神父也有到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好的學校去演講。後來不久，鄭爵銘神父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因為腸癌過世，享年五十一歲。

## 學成歸國

我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於臺北聖家堂，由羅光總主教祝聖為神父，就在這時，伯敏神學院由碧瑤遷徙到臺北輔仁大學左後方，成為輔大附設神學院。一九六七年四至六月間，神學院開始由碧瑤向臺北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遷移，因為新的神學院還沒有完全落成，同時神學院的理家神父還要暫時留在碧瑤神學院監督遷移工作，特別是龐大的神學院圖書館的遷移，其他教授神父和神學修士們都分批到臺北輔大神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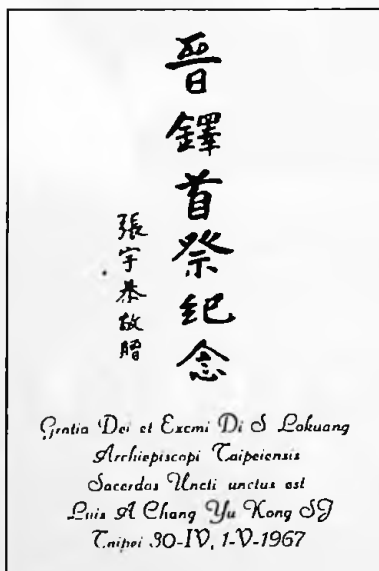
由於新理家神父梁德佳（Fr. Landeta）因故不能離開西班牙來此上任，所以新神學院的大小小事就落在我的肩上，所幸那時由澳門來了一位教友張先生，他身材高大壯碩，他負責對外的一切事宜，如買東西、跑郵局、銀行、外事處、派出所、修理皮件等雜事，其他的事則由我處理，常常我在上神學課時，忽然有電話或商人找我，立刻我就要放下課務去處理，第四年神學讀得十分辛苦。我是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的第一屆的第一位畢業生。

## 發願晉鐸

一九六八年，我到美國西雅圖接受耶穌會最後一年的靈修，在第三年之後發願，完成耶穌會的最後陶成，前後一共十整年，在這十年陶成中，初學兩年在兩個不同地方的初學院完成，哲學兩年也是如此，四年神學則是在兩個不同國家的神學院修完，雖然第四年神學念得很辛苦，不過這也給我機會，參與在臺灣四十年伯敏神學院歷史的一角。我在舊金山聖克拉拉（Santa Clara）耶穌會大學念書，念了一年半的企業管理學碩士（MBA），就回來臺灣。一九七一年，回到輔仁大學來，那時是碩士，當講師，在管理學院教經濟學、管理數學，隔年升等為副教授。



▲晉鐸首祭紀念（正面）。



晉鐸首祭紀念（背面）。



◀ 羅光主教（右二）、西班牙駐臺大使夫人（右三）、西班牙駐臺大使（右三），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張神父晉鐸當日。



▲ 張神父在聖家堂晉鐸，胞弟富恭為張神父捧聖油帶（1967年4月30日）。



◀ 張神父晉鐸後首祭攝於耕莘文教院（1967年5月1日）。



▲ Fr. Helace (左一)、西班牙駐臺大使 (左三)、羅光主教 (左四) 攝於張神父晉鐸當日 (1967年4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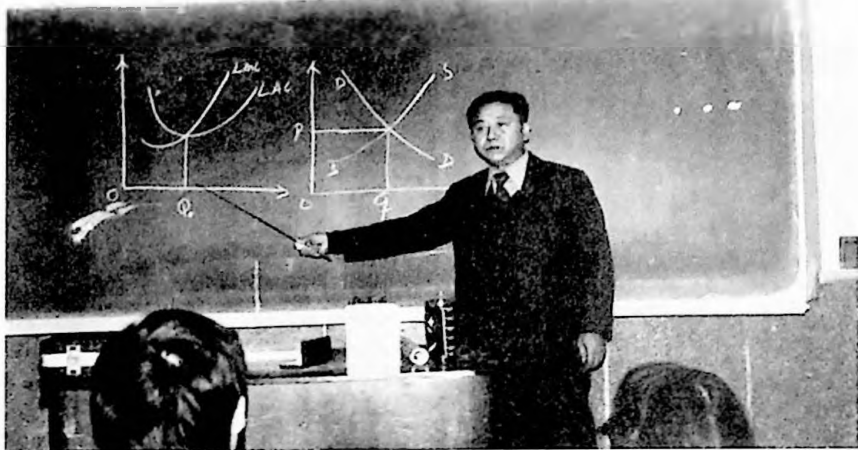
▲ 張神父晉鐸當天攝於臺北聖家堂 (1967年4月30日)。





化學、物理、數學。報名參加的國中生很多，剛開始時收取少許的報名費用，若學生全勤，便會把錢退給他們。那時教官經常會懷疑我們，是否要辦一些不好的活動，於是我們開會時都會請教官參加，讓他了解我們在做些什麼事情。有一次，一位教官跟我說：「院長，教育部說你在國外有一位區姓先生，給您經濟接濟，搞政治活動。」當時我罵了他一頓，請他把證據拿來，結果不了了之。

兩年後，我升任為商學院的院長，成立了當時很熱門的國際貿易學系，並且兼任國貿系的系主任。當年的學生，如今已經五十幾歲了，時常和我連絡來往。二〇〇九年，第三屆慶祝畢業三十年，去花蓮蝴蝶谷溫泉度假村三天，也請了我去參加；二〇〇八年第二屆慶祝畢業三十週年，同去澳門和珠海三天，也請了我去參加；二〇〇七年第一屆，在臺北居酒屋辦了三桌慶祝。在商學院我任職了七、八年，後來改制為管理學院時，我也當院長，在輔大總共做了差不多十五年院長，當初我進輔仁大學時，只有會統系（會計系和統計系一起的），



張神父在輔仁大學國貿系上經濟學（1975年）。

隔了兩年後我把會統系分成會計系、統計系兩個系，並成立了國貿系，以培育當時臺灣外銷業景時所需求的國貿人才。一九八一年又成立資訊管理系，全臺灣第一所資管系，隔了三年，政大和中山才開始成立此系，晚了輔大三年。

### 締造輔大多項創舉

那時輔大擔任系主任的都是些神父或修女，大都沒有專業的學經歷。耶穌會會長要我來當院長時，我會向會長提出，將來聘請系主任的條件，就是可以由非神職人員擔任。我是輔大第一個主張希望是由有專業（讀過會計、統計等）夠資格的人擔任系所主管的人，於是我首先請張照營（南開大學統計系學士，現在九十七歲，在美國），擔任會計系和統計系的系主任，當時的教務長則是立法委員林棟先生，校長是于斌主教。

那時輔大才剛成立八年的時間，很多事情都是草創的，沒什麼制度，比如說全校運動會，我首先帶著國貿系的同學，在前領隊繞場一周；並組織第一個啦啦隊，並帶著全校的教職員去參加活動，比賽跑步，帶動運動風氣。



▲張神父擔任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時（1978年）。

◀張神父與畢業生簡諒女攝於輔大法管學院前（1977年）。

▼輔仁大學企管系與華商廣告公司建教合作簽約儀式（1980年）。





張神父接待外賓（一九八一年）。



張國安在輔大商學院演講  
（一九八七年）。



企管系第五屆系友會。

## 十一、改革會計制度

### 任用會計專業人才

一九七八年，輔大校長于斌樞機辭職了，由羅光主教接任校長，那個時候學校的會計制度不完善，總務長是耶穌會的袁廷棟神父。袁廷棟於一九九一年五月過世，他是教哲學的，對會計不懂，所以在會計年終結算時，請一位會計老師把三單位（主教團、聖言會、耶穌會）流水帳合成一總帳，交給教育部就完成了全校的總帳。我覺得會計制度應該快點上軌道，在一次校長（羅光主教）參加的會議中，我提出建議說我們可採用教育部的標準來做預算規則，若經費不夠的話則大家都減少百分之幾的薪水，錢不要今年這個多，明年那個少的。後來校長、三單位代表都同意了我的想法，於是我們蒐集臺大、政大等國立大學的薪水表作為參考，我也從那時開始做全校的預算，我從一九七九年做到一九九〇年，做了滿長的一段時間，後來教育部說要每年派人來會計室查帳，我們聘請會計系的教授蔡博賢來當正式的會計主任，他制定了許多的規則與注意事項，所以我們的會計制度才漸漸上軌道。一九九二年羅光主教退休而由李震神父擔任校長，到了一九九四年我做副校長（因李震主張說由各修會代表擔任副校長），繼續為輔大服務。

當一九七三年成立國貿系後，一九七九年企管系的林昇平教授（曾在蘇澳翻船被救起來），

在開學前二週，被教育部聘請到基隆路的臺灣科技大學擔任校長，我向教育部抗議，不應該在開學前挖角，於是教育部不能發表此任命，雖然林昇平名義上還是我們企管系主任，不過因為林昇平去臺灣科技大學，所以臨時由我代理系主任的職務。於是我那段時間很累，要身兼數職，要接管日間企管系主任、又要擔任國貿系主任、夜間國貿系主任和院長等職位。大家都說我是鐵人，而我在當院長的期間，與系主任們的關係都很好，我每次去大陸回來時，都會買好的禮物送他們的太太，如此一件禮物，系主任和他們夫人都知道，因此系主任們的人事異動也很穩定。

## 籌措出國經費

當時要申請經費很麻煩，因為管理學院由耶穌會單位的潘振國神父擔任總務，把錢扣得很死，不容易申請，於是我都要另外想辦法籌措經費，去幫助要出國進修的人，和請一些老師從國外過來。當時我擔任教育部的評鑑委員，很長一段時間，全臺的大專商學校都走遍。那時，時常一整天連續做事情非常地累。當時銘傳大學的女校長包德銘，很優秀的，勇於發表見解，我對她印象深刻。

## 十二、資訊化與輔導

### 擘劃輔大商學院資訊化

于斌校長從一九六三年做到一九七八年，于斌校長很少在學校出現，開會後也很快就走掉。當時許多的事情，都是由全校的總秘書龔士榮神父來掌管。而之後上任的羅光校長作風不同，羅校長則是經常到學校來投入學校的工作。當時的電腦還是屬於「打卡」時代，輔大沒有電腦中心，所以學生們上電腦課，所製成的卡片沒有「打卡機」可以打卡。有一次大學專科校長開會，銘傳校長包德銘向于斌主教說，輔仁的電腦卡片可以送到銘傳去打卡，于校長很不好意思，一個學校沒電腦，電腦的卡片還要送到別的專科學校去打卡。於是，我就決定設法在商學院成立電腦中心，買電腦和打卡機，那時理學院最應先有電腦設備，可是管理學院卻領先有電腦設備。

我於一九七三年擔任商學院院長，在一九八一年時，



張神父在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陪伴評鑑委員（1977年）。



商學院改爲管理學院，我成立資訊管理系，是全臺灣的一個。我很重視電腦及資訊化，教學上使用許多電腦，除了租 IBM 電腦，還添購了 VAX750、780 主機及個人電腦，努力爭取學校水準，把眼光放得遠一些。

一九八二年，聘請林邦充擔任國貿系系主任，一九八八年請姚家圻神父接任院長；一九九一年五月法學院院長袁廷棟神父逝世，請楊敦和教授接任院長，一九九二年八月姚神父出差香港不幸過世，我去大陸，於是請吳秉恩教授代理管理學院院長，我自大陸回來後，立刻請吳秉恩教授做管理學院院長，他是第一位非神職院長。另外又聘請高人龍擔任企管系主任；一九九六年楊敦和院長被推選爲校長，於是請戴台馨教授接任法學院院長，她是第一位女性院長，一九九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時，全校三個單位統一（財務也統整在一起），會計制度也變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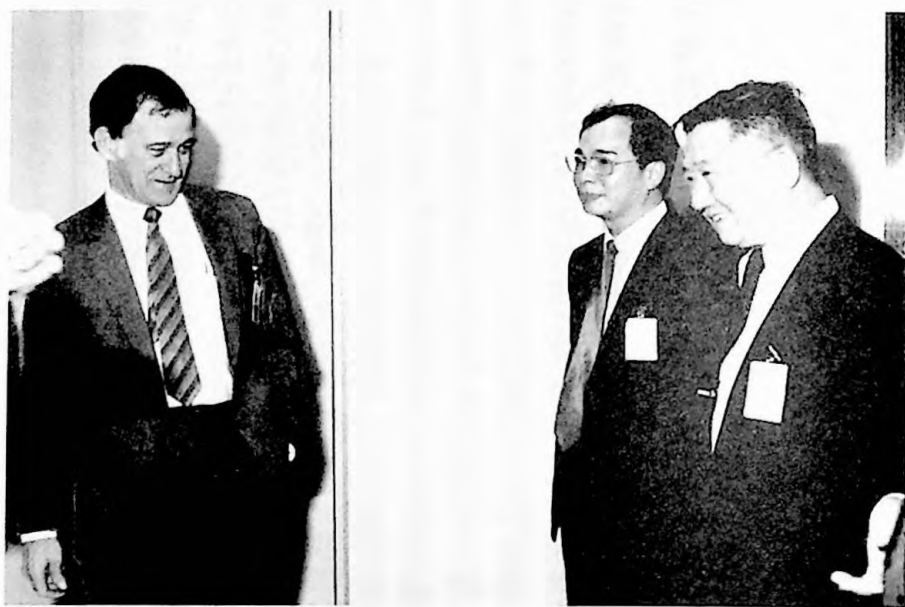
輔大管理學院研究所部門成立得很晚，因爲那時教育部規定研究所不收費，而且要給研究生研究費，而我不願把大學部的錢拿給研究所用，我先把大學部辦好，所以讓大學部穩健後，等到教育部改革的政策，研究所可以收費，也不用給研究生研究費，才成立商學研究所，後來還新成立會研所、經研所等等，一步一步的建立研究所學制。

## 輔導學生

我從一九九五年住在輔大仁愛宿舍（仁愛學苑）時，便跟學生們有密切地往來，許多學生來找我，請我爲他們解決問題，我就輔導他們，像是有次中午我正在午睡，國貿系同學來敲房門，說中午他們在中美紀念堂體育館和體育系同學打籃球，體育系一位同學打了國貿系同學



輔仁大學仁愛宿舍學生們為張神父慶生（1975年）。



IBM 亞洲總裁舉行主機簽約儀式。

一巴掌，但沒有回手，我立刻去關心此事，我問清楚了，叫該同學向國貿系同學道歉，體育系同學說國貿系同學嘴厲害，但是體育系同學拳頭厲害，他不肯道歉，我說不道歉那就報到訓導處那裏去處理，結果他們願意道歉，我說不能如此簡單，我以院長系主任的身分關心這件事，那麼你們也要找一位老師來關心此事，他們一開始不肯，後來他們想找一位體育系老師來，我立刻說，不必去麻煩了，有心就行了，那你們兩位握手言和就好了。

另外有一件事是一位住在我隔壁的國貿系二年級的學生，有一天晚上他來找我，他說他的表妹懷孕了，問我可不可以墮胎，我說不行那是殺人，經過一個星期的決定，我就把此事告訴他小叔，帶他回去告訴他父母，他是獨子，父親也是獨子，祖父還在，結果他們結婚了，他畢業時還有帶兒子來參加畢業典禮。還有一回是已畢業好久的國貿系學生來找我，說他的女同事，似乎是東吳的畢業生，和他有關係，到了那女生懷孕了，才知道她有丈夫了，該如何解決，我對他說你只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直接和她老公談判，另一條路就是立刻跟她分手，叫她趕快回到臺南去，和她老公在一起，因為懷孕才兩星期。除了輔導學生的事情做得很多之外，我也成立同舟社，進一步服務社會，在當時我建立輔大許多第一個的事件。

## 十四、擴大董事會

### 樞機主教將董事會擴大及輔大未來的經營發展

雖然會計制度已經步上軌道，但是使命副校長（因為肩負著傳教的使命）來自不同修會；耶穌會有耶穌會的風格，聖言會有聖言會的樣子，處事之態度並不全然一致。因此單樞機主教上任後說董事會擴大變成二十一位，三個單位各有四名成員，所以有十二人（三個單位的成員分別可邀請一位外部董事。耶穌會邀請宏基的葉紫華做外部董事），主教團有七位（有退休的主教），全董事會請外部董事兩位（文藻校長李文瑞、靜宜校長俞明德）。樞機主教認為有這麼多人，開起會來不方便，於是分成了財務小組（我也是財務小組的召集人，後來改選時我想做看別組的，但他們不讓我換組）、使命小組、學術小組和行政小組，一個小組裡大概有五、六個董事，每一位董事可以參加兩個小組。聖言會代表、我、董事長都是常務董事。

爲什麼我會想到別的小組，是由於一個主要的原因，即醫學院用錢很多（用了全院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法學院、管理學院用的錢較少，各用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醫學院這樣不行，會影響其他院系的發展，使得其他院系不夠的經費都要從過去剩餘的錢或其他的地方拿來補。籌設教育學院的構想是要把其他的系合在一起，先前籌設教育學院時有很多人反對，開校務會議時都反對，此外辦藝術學院也是要花很多錢。

輔大目前規模大概有兩萬多人，是一所  
滿大的綜合大學，而教學環境方面也是持續  
力求完善，以符合教育部的標準暨社會大眾  
的期待。



輔仁大學第17屆董事會

▲張神父（第二排右四）與輔大第17屆董事合影於野聲樓前（2008年11月6日）。

## 十五、返大陸講學

### 初返大陸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我從上海和七位震旦同學、蕪湖同學離開中國，然後到了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當時中國還沒完全開放）我才從日本回到大陸去。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這段期間，差不多有三十五年。當時大陸的人民公社剛開始使用外匯券，去香港也不像現在這麼自由的，要先通知他們駐香港的大陸幹部說我要進去，於是和他們約好在一定時間和一定地方去接見，訪問我一下然後就安排我坐火車去大陸，那時可由香港帶回三大件，電視、電冰箱、洗衣機、大型收音機，和五小件，大同電鍋等拿去大陸，在香港付錢及取貨單。實際上，貨早已在廣州了。我帶了幾樣回去送給家人，作三十五年來見面的禮物，後來就住在珠江岸旁邊一個專門給臺灣人住的地方，晚上晚飯都還沒吃，我出去走走看看，結果外面四處黑黑的，什麼都沒有，於是我就在裡面的飯館隨便吃一點，隔天早上我買點早餐吃，他們的油條都還放在地上呢，我用外匯券買油條爲早餐。

當時的外匯券相當寶貴，很多人都想要來換外匯券，因爲可以買到許多買不到的東西，吃完早餐我出去走走，門口有很多人，就有一个人來跟我講話搭訕，我不理他，慢慢走到珠江椅旁，他跟在我身邊，想跟我換外匯券，我仍開口跟他說這是犯法的，他說他沒辦法呀，我就說

好吧，那我換給你。外匯券換人民幣大概可以換一塊四的樣子，這樣我就多了四毛錢，後來那個人又說，下午可不可以再換給他一些外匯券，我說那中午你請我到最差的館子吃飯好了。那時人民公社還沒有完全取消，所以帶我到人民公社的餐館去吃中飯。到了，他先交幾兩的餐糧票，然後再到一邊去付錢票，好像是幾毛錢票；然後拿一大碗到一婦女前拿餐，這婦女手上拿一大勺子，給我們二人，每人一大勺子餐。我們二人手捧著大碗走到一張很髒的桌子前，坐下吃完，就走了。後來我對他說，今晚上你帶我到一間豪華的飯店去用晚餐，我出錢請你吃。晚上我們就去最貴的飯店吃晚餐。我花了兩塊人民幣，中午只花了幾毛錢人民幣。那時我用外匯券與人民幣交換，換了差不多一萬元左右，賺了不少匯兌上的價差。第二天早上，有人打電話來說要找我。我心裡想完了，換外匯券被人查出來了。原來是當時也有一些神父和我同坐火車來了，他到了珠海後，就立刻要去北方。他也想換一些人民幣。他告訴這位換外匯券的朋友說，我（張宇恭神父）也有外匯券可以換，是這個樣子。他說想要跟我換，但我的膽子變小了，不敢換外匯券了，怕出事，被公安人員抓去。

## 西安探親

後來我去了西安，從珠海坐火車去鄭州，再轉車到西安，在珠海火車站，站外廣場中睡滿了人等車，車上擠滿了人，我坐火車去西安，因為想看三十五年了，大陸是什麼樣子，如坐飛機去西安，什麼都看不見了。當時火車中擠滿了人，人是肩碰肩站著，要彼此互轉身，才能改變一下站的姿態，連廁所中也站了人。這些行人都是跑單幫的人，他們在廣州和西安之間來去

互賣買當地的名產。到了西安站，我西安宦恭妹記錯了我要到的日子，沒有來接我，我就找了公家三輪車，車上放下我的大箱子，一路漆黑，沒有路燈，馬路上，三輪車拋錨了，我的心志忑不安，結果三輪車修理好了到了西北工業大學宿舍，找到了宦恭妹宿舍，宦恭妹在西北大學教化學，她的先生，陶家旺在另一個學校教建築，她們夫婦倆人都很聰明，會看場合決定說不說話，懂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明哲保身。我在他們家那裡住了幾天，我妹夫、妹妹的婆婆也在那裏，那裏地方很小，生活條件也不好，盥洗不方便，當晚宦恭妹要我去洗澡，浴室也是在廁所中，黑暗看不見，燈光很弱，裡面放了一木盆水，洗臉的話，水又太多了一點，洗澡的話，實在不夠，我抹了一下身就出來了。我到宦恭妹家時，她婆婆（陶老太太）知道了，煮了一碗麵再加兩個糖心蛋，因為一整天坐火車站著，也沒有吃什麼，所以這碗麵和兩個糖心蛋給了我不少回憶，永不會忘記。

在宦恭妹家住了三、四天，在這幾天，由宦恭妹夫婦陪同參觀了大小雁塔、碑林、兵馬俑和法門寺，路過楊貴妃墓，也去過華清池，當初張學良軟禁蔣介石，就是在這兒，在西安時，我也由妹婿去找教堂，先到了一個基督教堂，人擠滿了，有一位牧師在傳道，我擠進去坐下聽聽，一場完了，馬上就有第二場，看上去基督教有很多，後來我就找到天主教堂，李篤安主教（現已去世）接見我，我私下給他一些錢支援他。十月上旬左右，我住在西北工業大學宦恭妹宿舍。其實大陸大學和組織相當密切，校長管教職員學生的一切，所有教職員和學生住在一塊，好似一個大社區。某職員子女沒有工作，也會找校長安排；學校內，一部分是教授、學生，另一部分是共產黨的幹部，副校長就是共產黨的書記，比校長權大，校內有一大車隊，車輛由高



級幹部使喚。我曾經摸黑去看男生宿舍，燈光暗暗的，走廊上上面堆了一堆學生洗的衣服，臭氣薰天。還沒有抽水馬桶，而是一排的毛坑。六至八位同學住同一間，學生是免費的，畢業後由學校分發工作。學生每人有一碗盆裝三樣飯菜，領了菜和飯一路走，一路吃到宿舍，洗碗盆，一餐就解決了。

## 重慶會親

之後我就到了四川重慶地方的另一個妹妹（宓恭）那裡去住。她因太過勇於發言，在文化大革命時受大字報的審判。一九四九年，我妹夫李洪年，中央大學的學生和宓恭妹，中央大學附中初一學生們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南支隊長征到西南。一九八九年，我妹夫李洪年是輕工業局局長，當時以李洪年名義，在招待所擺了一桌宴席請我上座，事實上是高級幹部想和我見面，其實一桌上只有我、宓恭妹夫婦和她們女兒女婿八位，另兩位就是幹部們，這幾天我妹將她所經歷的折磨（文化大革命）向我傾訴。進出都有工業局的專車代步，有一天我去看天主堂，上面就說明天早上有人陪我去，我說我不去，改天再說，第二天下午，我就一個人去見主教，主教出來接見，他旁邊有一位男士陪著，我們寒暄了幾句，我就走了。

在重慶時，有一位住在上海的堂妹，張審恭，也在重慶。她是由上海來此開護理會的，宓恭妹是護理專家，那時在大陸，南北大串流，通常某地方有名產出產時節，就有很多依名產而開會，反正，餐旅費都是公家出錢，開會時間前後約五天到一週，事實上都是借出差名義，用公費去旅遊，當時正好重慶的柑上市，她們就借此機會，從上海跑到重慶來開會，幾天後，由



◀張神父與三弟宅恭攝於宀恭女兒李南的家中（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張神父與大姊容恭（左）、三弟宅恭、四妹宀恭、五妹宦恭攝於宀恭女兒李南在南京的家中（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張神父的四妹宀恭攝於重慶家中（二〇〇六年四月八日）。

重慶飛回上海。

## 上海、南京及北京行

上海堂妹夫陸鍾瑞和外甥陸毅到虹口機場接我，他們家住在華亭路十七號乙棟三a室，第二天，審恭妹就自重慶回到上海。過了兩天，我坐火車去南京。在火車站，家恭妹、容恭姊和外甥（大平、亞平），都到月臺來接我，姊夫更叫了醫院的車子在貴賓門口接我，因此彼此錯過。當晚，容恭姊安排了一桌接風，三位外甥都各有一歲的女兒。姐夫史悅是西安人，十五、六歲就從事共產黨地下黨，是位老紅軍，人很正直，標準的共產黨員，所以未能爬到很高的地位，只升到省級，做了南京醫院的副院長、書記，算是高級幹部之一。他帶領一批幹部於一九四四年五月接收蕪湖，那時我已由上海和七位同學到了汕頭，再去越南堤岸，容恭姊在勵德小學教書，史悅派她做校長，他就取了容恭姊，並照顧我父母和弟妹，不久他們就由蕪湖搬到南京去住。

三十五年後我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西安到重慶再到上海，最後在南京史悅及容恭姊家。不久，就有史悅的共產黨同伴來找我，問我三十五年後回到祖國有何感想？我回答說，這一次回大陸，首先，是看我的家人三十五年來過的是什麼日子；其次，看各大學；其他什麼祖國的山水風景，這三十五年前就有的，沒有什麼稱讚的。因為分別了三十五年，所以要看的是親友們，特別是和親友們同去中山陵，我們在那兒野餐。

隔了一年後，於一九八六年，我第二次再回大陸。這一次，由南京和容恭姊飛向北京，看



▲回南京和近 35 年未見的姊妹和其家人去中山陵野餐合影（1986 年）。



◀張宇恭神父與大陸重慶教區的劉宗漢主教合影。

▶在北京時與表妹的子女們合影（一九八八年）。



鼎容表妹一家。我外公外婆就是住在北京，我母親嫁到了我們家，一直就沒有回去過北京。因為當時沒有航線，路上的交通也不方便，如今外公外婆早就過世了，母親也歸天了。現在雖然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我們搭飛機去北京，探訪母親娘家（厲家）親友。過去舅舅和父親只是信函往返，寄一些土產以示親情。舅舅的子女的名字排行「鼎」字下加上我們容、宇、實等，如：鼎容、鼎宇等，以示家族姻親。在北京，我參觀了故宮、長城等名勝。約一週後，容恭姊搭臥舖去重慶看審恭妹一家，然後坐船沿長江到南京。

後來有一次（記不得何時），我自重慶坐飛機回南京，那時大陸上一切都未走上正軌。妹夫陪我清晨就去飛機場，到了飛機場，地上有不少客人睡在地上等飛機，我所坐的飛機也沒有到，但是沒有人可以問消息，大家都是無頭蒼蠅在等。等一下，有消息來說十點三十分有飛機，到了時候也沒有飛機來，大家都在等，等一下我就要妹夫李洪年先回不要再等。到了中午，還是沒有消息，到了下午兩點航空公司的人說，就是這個飛機去南京，不過要先去杭州，自杭州飛回來後，才帶我們飛去南京。下午四點多，飛機自杭州回來，我就上了這個飛機飛回南京，六點左右到了南京飛機場，整個一天就是忙著由重慶回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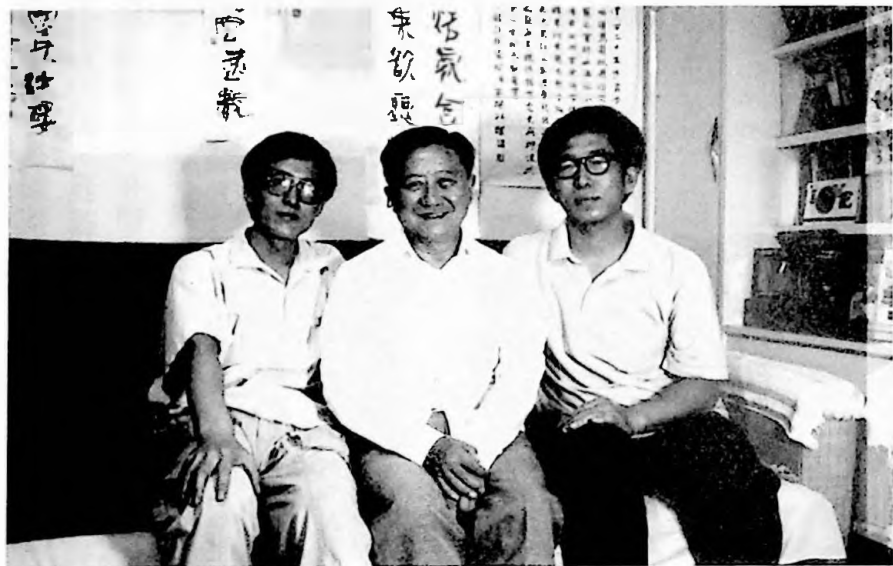
張神父訪問大陸時與北京清華大學  
管理學院教授合影（一九八八年）。

## 十六、新疆教區求才

在烏魯木齊為教會尋求具備「更」的精神  
之人才

我有一個親表哥因為被下放，全家都到了新疆的烏魯木齊去定居，我每年都會去烏魯木齊看看表哥，並且在當地認識了天主教的謝神父，當時有許多修士想進耶穌會，不過我沒有收會士這個權利。於是，在一九九一年，耶穌會的總會長任命我做為視察員，讓我挑選具有「更」的精神，追求至善，愈顯主榮般資格的十一位人員入會作耶穌會會士，我先給他們講避靜，並主持彌撒。爾後，在一九九三年，也正式成立初學院，但後來由於顧征神父的一些事情，公安就盯住我，我就離開烏魯木齊到上海去。

在新疆烏魯木齊，政府有個政策，神父傳教



▲張神父在烏魯木齊表兄家和二位表姪合影。

要在某個區域裡傳教，不能到別區域去傳教，行使神權劃分得很清楚。我於輔大任職期間，對於新疆烏魯木齊天主教，對資金上的幫忙或造聖堂等方面，我總是盡量幫助他們。

而二〇〇六年時，謝主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謝神父）在網路上邀請我，請我回烏魯木齊去跟他們講避靜，講了五天，講完後要回臺灣的前一天，謝主教邀請我在烏魯木齊到處走走看看，了解過去與現在改變不同的地方。當時（一九九三年）十一位進了耶穌會的修士，因為共產黨公安的原故，都未能完成初學。二〇〇六年，我再去看看他們，其中有五位還有意進耶穌會，不過我已沒有權收他們進會，就將他們的申請函帶回臺灣給省長詹德隆神父，他們中似乎有一位達到願望。

## 十七、蕪湖教區復興

### 對安徽蕪湖教區之情感與付出

由於我生於安徽蕪湖，而入了耶穌會，所以對蕪湖教區有特別的使命，因此對安徽蕪湖教區做了許多事，幫忙去募捐、建教堂、講授一些神修等等。過去在安徽有三個耶穌會教區：一個是蕪湖教區，有七、八十個耶穌會神父及修士是西班牙人；另一個是安慶教區，也是西班牙神父負責；而蚌埠教區則是義大利的耶穌會士來負責。文化大革命十年後，大陸政府的政策改變，把房產還給教區，不過只是聖堂和主教、神父、修女住的地方，所有天主教的學校、醫院，及其他的產業則歸為政府，後來由於共產黨的政策，把三個教區合併成爲一個合肥教區。



汪庭楷神父(右)與張神父攝於安徽省宣城縣寧國。



我每年都會回去幫忙教堂的復興，做了不少事情，也有培養他們年輕的神職人員等等。當時的當務之急是把快要倒的教堂扶起來，我設法募款重建教堂，但是神父、修女的生活費用缺少經費，教區的錢不多，於是有房產的教堂就靠房產收入，沒有房產的就利用聖堂旁邊的空地，想辦法做一些小店面，租給別人，收一些租金，至少有一點收入來維持生活，那裡的神父比較多是年輕的神父。其時任上海教區的金魯賢神父，現在則獲教宗承認為主教，我曾經去看過他，他已九十幾歲了。

## 十八、養病與宣講

### 大陸養病

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出了一件事情，我在西安從我妹妹的家出去，不多遠，不小心跌倒，腿摔斷了。於是，去了當地一家醫院治療，那個醫院很不錯，中西醫的都能會診。醫生建議說，如果我怕痛的話，明天可以替我開刀減輕痛苦，我說還是不要開刀，用傳統的中醫方法治療就好。於是，就用手拉的治療，別人扶著我，我坐在旁邊，醫生一拉就把骨接上，幾分鐘的痛也就過去了。醫師再用石膏把骨折處固定起來。我在那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慢慢康復之後，到妹妹那裏休養，我在西安治療了一個多月，後來十月我就拿著拐杖回來，回臺之後我就作耶穌會臺灣區的區會長。

我住在紅十字會醫院看腿傷時，當時住的房間很新，那時遇見一件奇怪的事，跟我住在同一個房間裡的病人，他是某公司的服務員，他因為接新車，去廣州接新車子的時候，在回程路



張神父於大陸西安的醫院養病（1991年）。

上出了事情，半身不遂，所以是公費醫療。那個時候不是很上軌道，早上時就有人來問他，你要什麼東西？可是他要的東西都跟藥沒關係，反而是要器材等奇怪的東西。我就說，怎麼會要這些東西呢？原來是這個醫院進了很多這些運動器材等；他就用公費來付，醫院賣給他們這些東西也是賺錢的。到了星期六他的太太就來把這些東西給帶走，所以每次醫生來巡房看病情時，不是問病情，而是他跟醫生說他要什麼東西，吃的用的他都要，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亂象。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就問我說有沒有隨扈，我說沒有，爲什麼要有呢？因為在大陸時，長字輩的，都有一個隨扈。當時在大陸時我姐姐、妹妹都不讓我一個人到處走動，因爲我看起來就不像是當地的人，因爲我的穿著與面容與當地人不一樣，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陸的人，所以她們不放心我獨自活動，怕我會出事情，可是我還是會一個人出去到處跑。

### 經濟學宣講

在西北工業大學及重慶大學分別教過一個月的書，教的是西方經濟學，住在他們招待的賓館裡，吃飯也都有招待，但是沒有拿薪水。後來，他們頒贈給我教授的頭銜，以前在中國，沒有教西方經濟學，只教馬克斯經濟學，我都靠自己寫的經濟學教材，印出來當作上課講義使用，畫圖解釋無異曲線等經濟學圖形，從個體經濟學到總體經濟學等等，都一一詳細介紹給他們，當然現在大陸經濟學的傳播已經很發達了。有一次我發現他們在圖書館裡，有一本書《線型規劃》是我寫的，但我的名字被拿掉，於是他們就請我在圖書上簽名，那本書在清華大學及復旦大學的圖書館都可以看得到。

## 十九、西班牙神父回鄉

### 西班牙神父回鄉探望感動不已

當時蕪湖的張鳳藻神父，後來也被提升為主教，在張主教逝世後，是蕪湖教區的一百周年紀念。當時在每個地方都有宗教局，而蕪湖也有宗教局（大陸政府負責管理宗教的單位）。當時我是耶穌會區會長，因為之前來臺灣傳教的修士神父很多，於是我跟宗教局局長商量，讓到臺灣傳教八、九十歲的西班牙神父回去看看，宗教局局長非常的同意，聶恆友神父（本堂神父）得知這個消息都相當的高興，於是我帶一些西班牙神父們回去看看老地方，看看從前的內思中學等，這些西班牙神父重返故地之後，感動得不得了。

我現在就比較少回去了，因為沒什麼特別的事情，雖然像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環境較好，但內陸地區還是很落後的，去了幫助不大，鄉下地方住宿也都不方便，所以我就不太回去了。

## 二十一、基督服務團

### 基督服務團的成立與發展

我在西班牙於一九八〇年，修完了耶穌會士初修，就回來臺灣。一九六〇年鄭神父從印尼回來，那時我也回來了。我們現在的基督服務團，就是由於鄭神父的原故，因為鄭神父用西班牙文跟我們講過一句話，是天主與國家（Dios y Patria），因此我們成立的基督服務團是以「興教建國」為名義。後來鄭爵銘神父過世後，安葬在彰化靜山，所以我們有機會就去掃墓，後來我又以他的精神在輔大成立同舟服務社，每次同舟服務社或基督服務團開會，若有到彰化時都會去掃墓，經過了數十年還很多人懷念他，鄭爵銘神父影響了不少人。

基督服務團的「興教建國」是教友建國，我們基督服務團一部分的人都在教育界服務，像是文藻的李文瑞校長、靜宜大學的俞明德校長等，在輔大服務的也有很多位。基督服務團現在分臺灣區（臺北、臺東、臺南分團）、北美區（美國分團），我們開會前先念基督服務團信條，開完會後會念聖方濟各和平禱詞。

基督服務團信條有十二條，後面第三條到第十二條都是鄭爵銘神父寫的，第一條、第二條是後來單樞機主教加進去的，這些是鄭爵銘神父對我們的影響，基督服務團信條裡面講的有：「我深信服從就是我們的生命，我深信犧牲就是我們的食糧，我深信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我

深信永恆就是我們的成功，我要珍惜把握時間，我要真誠對待一切人們，我要養成整潔的生活習慣，我要在課業上、工作上出類拔萃，我要有自覺自動自發的習慣。」等等。

基督服務團會做一些別人不做的事情，像是亞洲青年日時有專人去領導服務，劉巨烘同學組織亞洲青年團。而我們很久以前，二、三十年前，我們就強調環保意識，垃圾要分類，灌輸別人垃圾分類的思想，指導如何分類，現在每個星期四，晚上九點到九點半，在我們買的房子裡（在耕莘文教院對面），固定有小團體聚在一起祈禱。

### 基督服務團現況

我們成立一個樂銘財團法人，而因為林百里和姚四川的原故，又成立了四川基金會（幫助大陸貧寒的學生獎學金），現在我們也有去大陸做傳教的工作，常去的有陳小霞，陳小霞常常代表基督服務團到大陸辦夏令營，訓練他們的教友，代表我們做許多大陸的



▲基督服務團與張神父及單神父合照（1972年）。

傳教工作。

基督服務團在招收新的成員方面，我們有贊助團員（不用繳團費）、預備團員（團費繳一半）、正式團員（要繳團費）的機制，先由贊助的團員們參加查經班、祈禱會等慢慢認識，之後我們辦大風營，五梯次，有很多大專同學來參加，我們講一些鄭爵銘神父的道理，其中有一句話為「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來激勵我們，我們會講一些思想、歷史給團員聽，讓他們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基督服務團的多為大學畢業的成員，我們基督服務團一直團結到現在，以前政府白色恐怖時代時，組織團體都不太能公開，會被政府關注，現在才比較公開。我為基督服務團在耕莘文教對面巷子裡買了房子的四樓，每個星期四，九點到九點半祈禱，已經辦了三、四年。

另一個團體，在每個星期六聚在一起聖經分享，藉此吸收人才，網路上也會傳遞舉辦活動的



2005年同卅社和基督服務團聯合為張神父80歲舉行慶生會。

訊息，臺中也有成立一個小團體，有六個人參加，我們現在是總團、分團、小組，在小組裡約好時間聖經分享，分享彼此的思想，分享個人感受等情形，我們都準時九點開始祈禱，九點半準時結束散會，劉巨烘是我們的成員也是臺北教區的成員，舉辦主持活動有八、九年了。



## 二十一、同舟服務社

### 同舟社的成果

鄭爵銘神父跟我們說了一些重要的座右銘，我後來也引到同舟服務社去，它們是成功的三部曲：（一）崇高的理想、（二）正確的方法、（三）恆心堅強的意志。這三個是很重要的，有理想也需要配合著方法和意志堅持下去，而人才的四步驟有：（一）發掘人才、（二）訓練人才、（三）重用人才、（四）團結人才，先發掘了人才並訓練他或想辦法送他出去念書，然後重用人才，最後團結起來，這些對我們都是很實用的。

一個團體若沒有服從精神也是不行的，鄭爵銘神父跟我們說，做任何事都要有「更」的精神，就是要出類拔萃，不是跟別人比，而是跟自己比，自己盡量發揮能量，自己能做到什麼地方，盡量不要懶惰，「更」的精神很重要，這也是耶穌會的精神，要常常想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讀書要讀好，把自己的才華發揮出來，因為天主給了你很多才華，你若不使用的話，天主會罰你的，愈顯主榮，鄭爵銘神父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所以六十多年了，還是有這麼多的人去掃鄭爵銘神父的墓，紀念他。一九六四年鄭爵銘神父因腸癌蒙主寵召，同舟服務社就是用鄭爵銘神父的精神，所以我會帶學生們去掃墓。

現在我就沒在管理輔大同舟服務社，而是找別人去管理，因為我從輔大退休了，現在是由

林其盛先生在管理，他做同舟服務社的輔導老師，而現在因同學們的活動很多，所以同舟服務社的人就沒有這麼多了。



▲于斌樞機送給同舟社的墨寶。

## 二十二、自輔大退休

### 從輔仁大學副校長退休

輔仁大學慢慢步上軌道，後來就有退休制度。退休又分成兩個：一個是行政工作，一個是教學工作。行政工作譬如說院長、副院長、系主任等，這些行政工作的退休要在六十歲的時候就退下來；而教學工作的退休要在六十五歲的時候退下來。教學工作在六十五歲以後，若學系還請你的話，可以逐年繼續下去；每年寫一份報告就行，不過到了七十歲就一定要退下來。所以大約在一九九五年左右，我從輔仁大學最後為副校長職務的行政工作退下來。但在教學工作方面，我還在資管系及會計系繼續教管理數學。我於六十五歲繼續做專任老師，到了七十歲才退下來，七十歲之後就做兼任的。後來我理想，每五年做一個計畫，七十歲到七十五歲，七十五歲到八十歲，八十歲到八十五歲。現在我已經八十五歲了，會把兼任的工作給退掉。從九十八學年下學期開始，以後就不在輔大教書了，但還是兼任輔仁大學的董事，我董事職務還沒有退下來。

## 二十三、福傳與牧靈

在聖家堂繼續福傳牧靈工作



張宇恭神父在台北聖家堂的近照  
(二〇一〇年六月)。

其實在我七十幾歲時，就已經開始從輔仁大學的會院，慢慢地移到聖家堂的會院。那時，會長請我到聖家堂會院做院長，我做院長做了三年之後，從院長退下來。我還記得當時再做聖家堂的理家神父（總務），也是做了三年後退下線，因此教會的行政工作就完全沒有了。不過，我在這裡還是繼續做傳教的工作，傳教的工作就是每個星期天到安老院去，幫他們做彌撒。有時候也有在方濟各修女院做彌撒。然後，就是每個星期四晚上九點到九點半與基督服務團有一個祈禱會在一起祈禱。現在，聖家堂每個月的第三週我負責主持一個祈禱福傳會的小團體，還有一個慕道班，慕道班每個星期都要來參加，若有一個人不來那次就不舉行了，這樣才不會有些人來有些人不來，這些就是我退休後做的工作。

## 二十四、目前生活

### 擔任教會所屬機構董事繼續貢獻

現在我還有的工作就是一些董事會，譬如：徐匯中學的董事、內思高工的董事、新竹的仁愛啓智中心的董事、羅東靈醫會的聖母護專學校的董事及輔仁大學的董事，總共分別做五個董事。平常我就看看書，還有力量的話就會做點事情。三年以前到大陸去講避靜，最近年紀大了，我就沒有去大陸，未來若我的身體像現狀一樣，就有可能會去大陸一下，這些就是我在耶穌會一生的工作，大概就到此為止。

關於耶穌會對於人才的培育，耶穌會會衡量每個人的興趣與條件，進而培養他的學識學位要往哪個方向走，像我是教書也就是教育方面比較多。當初我是在西班牙的教會，後來才進耶穌會，本來想教書就好，不想進耶穌會，後來在西班牙的一個神父說，張同學你還是進耶穌會比較好，你又讀了那麼多書，培育時間就可以縮短，本來十五年，只培訓十年就可以。在耶穌會培養我的過程中，我完成了經濟與管理領域的碩士才進耶穌會，所以很快進輔仁大學教書，並教三十年的書。我到輔仁大學兩年就做了院長，商學院是我一手創立的，電腦中心也是我設立的，網路也是我建立的。教書方面我就是一邊教書一邊輔導學生，也並不是都只有在輔導。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學生打架，我就用比較心靈上的輔導，而不只是用打罵來解決。

## 生活點滴

何為個人的「自覺」，就是你和天主的關係，面對天主你要負責一切。而發揮天主給你的所有才能，「更」的精神就要來了。不能懶惰下來，每天要反省今天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對不對，哪裡有錯，要去改正。

「更」就是我要把事情都做得更好，並不是要去跟別人比較，而是去挑戰自己，跟自己比較。用瓶子來比喻，就是要盡量把瓶子裝滿。「更」的精神不是做很多就好了。如果覺得還有很多「更」的精神，卻因為身體累了不堪負荷，那也沒辦法；只要是非常盡力了就好。不要明明還可以做得更好，卻吃不了苦半途而廢。那就不是「更」的精神。

才智的培養分為先天和後天的。先天的就是天主給的，後天的就是後來自己努力學到的；一個人要看後天而不是先天的，看你後天努力了多少。以往，只要是男生，高中畢業就可以進耶穌會，現在大概都要大學畢業。耶穌會所謂的雄心抱負，就是要有世界觀，心胸要開闊，用愛心去接納全世界的國家。要勇於認錯，做錯了就要跟人家道歉，不可以心胸狹小。在耶穌會教導中，表達對耶穌的愛，先要認識耶穌，然後揣摩、仰慕，最後產生愛情，就是愛耶穌。

## 附錄：張宇恭神父證道

我們每個人的加里肋亞（復活節證道）／張宇恭

基督已戰勝死亡復活了，我們也因祂的復活重新宣誓，在基督的新生活中度生，因為我們的舊我，又一次與基督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自從領洗時，與基督一同釘死在十字架上，再從聖洗中站起來，和基督一同復活到今天，我們每年都在復活節這一天重新宣誓，一再死亡，一再復活度新生活，不僅如此，每次我們反省自我的生活，都是一次的死於自己，活於基督的機會。大學上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要我們重新做人，我們要常常「天行健，自強不息」。

今天復活節彌撒中的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復活後所發生的第一件事，耶穌聖屍埋葬後的清晨，天還未亮，瑪利亞·瑪達肋納和一些追隨過耶穌的婦女，帶著香料去探望聖墓。墓穴的大石頭已因大震動給滾開了，耶穌的聖屍也不在了。但是裹紮聖屍的殮布，卻折疊得好好地放在那兒，天使對這些婦女說：「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妳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祂不在這裡，因為祂已經照祂所說的復活了……祂在你們以先往加里肋亞去，祂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她們趕快離開墳墓，又恐懼，又異常喜樂，跑去報告祂的門徒。復活的耶穌迎上她們說：「願你們平安」「不要害怕，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他們要在那裡看見我」（瑪

在這段福音中，我們反省所得靈修食糧，分下面四點：（一）婦女們是有福的，耶穌復活後，首先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聖經上沒有記載，但可以推論，耶穌復活後，首先去安慰祂的母親。）事實上，這應當是這些聖婦們應有的賞報。耶穌傳教時，這些加里肋亞熱心婦女們，一直服侍耶穌，用自己的財產資助傳教。耶穌受難前，瑪利亞·瑪達肋納似乎有了靈感，用一貴重玉瓶的香液（瑪二十六：6—13），倒在耶穌頭上，而門徒們還大不以為然，認為太浪費了。

耶穌受刑後，在加爾瓦略山上的苦路中，從加里肋亞來追隨耶穌的婦女們捶胸痛哭，她們同聖母瑪利亞一直送耶穌上山，親眼看見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觀眾都走光了（瑪二十七：55—56），這些婦女還站在十字架下，而耶穌的門徒除了若望以外都四分五散，跑開了。是膽小嗎？是信心不足嗎？是失望嗎？聖經上沒有記載，但是事實上，自耶穌開始傳道一直到為道而犧牲，被釘在十字架上。這些婦女們是沒有離開過耶穌的。

最後，耶穌被埋葬後，也是這些熱心婦女首先去探望聖墓，而且還帶了香料去，如果你、我是當事人，復活後首先顯現的人們，不就應該是這些熱心的婦女嗎？

（二）雖然如此，復活的耶穌，並沒有忘懷經過祂親自調教出來的宗徒們。耶穌首先打發天使，告訴婦女們，叫她們趕快去把祂復活的消息告訴他們，並要他們到加里肋亞去相會，當她們在歸途上，耶穌顯現給婦女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們，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他們要在那裡看見我。」耶穌也知道這些膽小的宗徒們飽受驚嚇，是不會相信婦女們的



報告的。事實上，路加聖史就記載了「婦女們得這些話，在他們看起來好像無稽之談，不敢相信。」（路二十四：11）當晚耶穌就出現在門徒面前（若二十：19），這時候耶穌復活的消息就傳開了。門徒們、婦女們也回到加里肋亞去了。

（三）爲什麼耶穌要和門徒在加里肋亞會面呢？是不是要門徒們離開這傷心之地呢？躲開這是非仇恨之地呢？是不是耶穌願意門徒在飽受驚嚇後，回到山明水秀的加里肋亞湖邊去靜一靜呢？耶穌是在這耶路撒冷左近白冷城誕生的，現在又死在這聖城，埋葬這兒，無論如何師徒們在這兒聚會不也是有它歷史的價值嗎？但是復活後的主耶穌，有另一個看法。因爲耶穌是在加里肋亞海邊開始傳道的，是在這湖邊和宗徒們第一次相遇的，伯多祿他們是在這湖邊捨下了魚網（瑪三：18—25）追隨主耶穌的，瑪竇稅吏也是在這兒離開了稅官高收入的職位，追隨主耶穌的。這湖邊村落裡，門徒親眼看過耶穌使瞎子看見，跛子行走，復活過小女孩，還治好了伯多祿岳母的病，加納小村莊就在湖邊，見門徒們和耶穌共飲過喜酒的，看見過耶穌平息風浪，在湖上行走，驅魔，山中聖訓，五餅二魚，都發生在這難以忘懷的加里肋亞湖邊。耶穌基督復活後，要再一次教育訓練宗徒，堅強他們的信心，要他們重新回憶過去的一切，要他們觸景生情，雖然人物已非，但是山河依舊。要門徒重新回到當年捨下魚網，拋棄高薪職位的虔誠、熱火的情況中，重新燃起追隨祂的火把。要門徒們回憶到過去的追隨主傳教的虔誠日子，而痛悔他們這過去幾天，對主失去信心，不忠於自己的聖召，主耶穌的召叫。

（四）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的生命，也都有一個加里肋亞。我們領洗時，或領受聖體時，或在辦告解時，我們都會和耶穌相遇過。我們都愛過主耶穌。但是後來天長地久，我們的忙碌，

我們五官的需要，我們爲世上一些小東西，漸漸遠離了當初相識過和愛過的主耶穌。

我們領過洗的，當初有了主的召回，響應了主的召回，捨下我們的舊我，放棄了舊我的價值觀，離開了引我犯罪的心愛的人，喜歡去的地方，和愛做的事和那些東西，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從水中重生，發誓不再犯罪，要度新生活，在主內生活。領洗後，我們決心改變我們以往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態度。雖然我們面對的世界，還是領洗前的世界，但是我們面對這世界的看法，卻有了新的標準。雖然我們領洗後，還是要回到這繁雜的城市，勾心鬥角的場所，和各形各色的人來往。但是爲了要改造這個世界，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來適應環境，和世俗來往，把基督福音的精神，帶到世俗中去。這一種新精神、新路線和新氣氛得振奮精神，如果沒有日常的靈修生活，是難能持久的。剛領洗後，可能天天去望彌撒，領聖體，在生活和工作上也充滿了福音的精神和作法。但是日子久了，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態度也慢慢有了改變，言談的內容也漸漸俗化了。結果是我們冒險進入地獄，我們沒有改變世俗，而世俗卻改變了我們。這些言行態度都成了聖墓的大石頭，使我們失去了主耶穌，因此我們領洗後，要不斷地回到我們的加里肋亞，去重燃領洗時的熱火。特別是每年的復活節這一夜，再回到那終生難忘的領洗的那一天，和領洗時所許的志願及心情，那股要同耶穌一齊去死，一同復活的熱火，重新發我們領洗時的誓言，回到我們的加里肋亞去。首先我們要挪開這塊大石頭，這非痛下決心不可。徹底的決心，如同大地震一樣，石頭方可滾開，進到聖墓中尋找耶穌。

讓我們如同那些聖婦一樣，用自己的財產追隨主耶穌，始終如一，從初次和主相遇，服侍主從事福傳工作，一直到十字架下。主將首先顯現給我們，因此我們在有生之日，要不斷地死

於自己活於耶穌。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天行健自強不息，常生活在巴斯卦奧蹟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與天主和好（聖枝主日證道）／張宇恭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是聖枝主日，聖週的開始。本團舉行一年一度的退省，宇恭因在聖家堂主持聖枝主日禮儀不克親臨參與。今將該日道理寄給參與此次退省的兄弟姊妹作為對大家聖枝主日的道理。並登在服務通訊上作為向本團其他的兄弟姊妹們的講道。這道理的重點是提醒我們容易疏忽掉聖教四規中的重要一條：就是「每年至少要辦告解一次」。在這退省日子，正是我們反省檢討的時候，如果我這一年還沒有辦過告解，也不正是我和天父和好的日子嗎？

諸位在主內的弟兄姊妹們：

剛剛在聖祭開始以前，我們高舉著聖枝繞著聖堂遊行的禮儀，是為紀念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前猶太人歡迎耶穌光榮進入耶路撒冷的奇蹟。今天我們唱的「賀三納於達味之子，因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賀三納於高天」就是當年猶太人向耶穌歡呼的歡迎詞。

記得一九六六年我們歡迎羅光總主教，自臺南教區榮陞到臺北教區，成千上萬的神父、修女、教友及政府代表在臺北車站歡呼，「總主教萬歲」，可以幫助我們回想當年耶穌榮進耶路撒冷之盛況。不錯當年耶穌進城乘的是驢子而不是火車，不是汽車。當年那些歡迎耶穌的群眾高舉的是棕櫚樹枝而不是錦旗，他們的歡迎詞是賀三納，而不是萬歲。今天我們比一千九百六十年前的他們進步多了。我們有汽車、摩托車代步，我們有美麗豪華各教友善會的錦旗，標語牌，我們有麥克風、擴音器來擴大我們的歡呼聲，我們有照相機、電視機，可以把我們歡迎活

動保存下來。這一切一切的技術，物質層面的進步都可以幫助我們來增進傳教工作的效率。但是如果這些外表工作效率的增進而而不增進我們內在的神修生活，不能幫助我們更熱愛耶穌、熱愛我們的弟兄，不能增進我們的救靈熱火，重視超性的生命，空口喊叫幾聲主教萬歲，遇到主教或本堂號召我們出力出錢來幫傳教工作時，大家就互相推諉，縮頭縮腦不願為教會，為主耶穌犧牲一點，那麼這些擴音器、錦旗、標語牌、照相機……對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在物質上比當年猶太人進步多了，可是在思想上，宗教精神上是否也有進步呢？

再說，你們所歡呼的萬歲有什麼意思，萬歲不外是長壽。你們歡呼別人長壽，也正是你們所最希望獲得的事，你們希望長壽，能在這世界上長命百歲下去也不是壞事，不過如果你們只重視這暫時生命的長壽，而不去追求超性生命的永生，那麼你們就很容易流於世俗化，物質化，只圖肉身的享樂，大吃、大喝、大玩，把有關係靈魂的永生大事，特別是聖事忘記了，所謂領聖事有七件，你們既已領過洗，領過堅振，你們已有了天主的使命，可是為滋養這超性生命，你們還得時時領聖體聖事，如果不幸犯了大錯，喪失這既得的超性生命，你們還應當去行和好聖事，恢復你們的超性生命，和天主重行和好。

猶太人把救贖，永生當作頭等大事，他們歡呼耶穌榮進耶路撒冷時沒有說萬歲，而口呼賀三納，這賀三納雖然是請安問好的詞句。但是按字源來講，有「請你賜教，請你開恩」的意思，所以猶太群眾歡呼耶穌進城，向耶穌說請你賜給我們救贖的大恩吧！那就是說請你給我們靈魂的長生吧！而不是要在這世界上萬歲長壽下去。

諸位在主內的弟兄姊妹們！今天是聖枝主日希望我們還沒有滿聖教四規的，快找機會去告

解，領聖體。在這一週內，特別默想耶穌為救贖我們而受苦受難，常把我們的心意放在超性生命的永生上，不要想常活在世界上「萬歲」而已。向苦難的耶穌呼求「賀三納」「賀三納」賜給我們靈魂的永生吧！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五日）

## 教友的傳教權利和義務（聖依納爵禧年閉幕祭典證道）／張宇恭

教廷代辦斐蒙席、狄總主教、羅總主教及各位神父、修女及各位在主內的弟兄姊妹們：今天我們大家共聚在聖家堂，為的是聖依納爵禧年閉幕，向天父感恩所舉行的三日敬禮的最後一日。聖依納爵禧年包含聖依納爵誕生五百周年及耶穌會正式成立四百五十年兩大紀念日。這禧年從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幕到今天閉幕，前後共近十個月。全世界各地都在舉辦各種文藝、宗教等活動來慶祝這個日子。在臺灣區我們也曾舉辦過不少的宗教、文藝活動，諸如奉獻彌撒、個人或組隊朝聖、演講、出各色海報、畫刊、發表文章、展覽等來紀念這四、五百年來難得的一次大日子。

如今一切都已成過去，所謂明日黃花，聖家堂內這座高大的聖依納爵相框，在這兒豎立了將十個月，也將被移開，一切又將恢復平淡。但是聖依納爵的精神和耶穌會的使命，並沒有因著這五百年的禧年過去而終結。而且是隨著環境的變遷並順應著時代的信號，要不斷地繼續發揚光大，要向前更進一步為教會服務。所以今天的聖祭中除了感恩以外，我們要求聖神光照我們耶穌會士，在這未來的歲月中，如何落實依納爵的精神，加強實踐我們耶穌會的使命，為教會提供更多而且有效的服務。

「耶穌會士本質上是負有使命的人……由於被派遣，耶穌會士便成為耶穌的伙伴。」這是一五三八年，聖依納爵在羅馬城外十五公里的一個交叉口處的一間小聖家堂神視中，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神視中「天主聖父對聖子耶穌說，我願你把這人（聖依納爵）當作你的僕人，然後

耶穌對我（聖依納爵）說：我要你為我們服務。」從此聖依納爵接受了這使命，成為「被派遣者」。

聖依納爵到了羅馬，他的同伴都領受了為教會服務的這個使命，他們也都了解要服務教會，就是與貧窮和被貶抑的基督合而為一。是必須經歷迫害苦難的。要服務教會最重要的是，個人和團體都必須有「放棄自我主義，個人興趣和私人意願」的胸懷。也就是為了教會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對團體也不執著。這是當時聖依納爵及同伴們的共同心聲和精神。這心聲和精神指揮著他們的靈修生活及使從工作。這也是四百五十年以來，一直是所有耶穌會士所繼承的心聲和精神。

每一位耶穌會士在使命的派遣上，和教宗有上下的聯繫待命，只待教宗一聲令下，便立即行動。耶穌會士面對基督的代表，我們的教宗要求是：給，都給，全部都給。主請您拿取。在神操三三五號上寫著，耶穌會以聖教會的想法為想法，和聖教會同一思想，步調一致。

今天我們在臺灣的一百八十餘位會士們，也都懷著這同樣的心聲和精神，充分將耶穌會的使命落實在臺灣區，為教會服務，為教會做最有效而精緻的服務。因此我們對在使命及派遣工作上，常常要分辨時代的訊號，因時因地制宜，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去實踐使徒工作。「越是对大眾有益的，也越是屬於天主的工作」也就是說，「一項工作的影響越廣泛，越深遠，越是神聖的」更急需的，而且持久的使徒工作，應當是最優先執行的。「聖依納爵教給我們的動態的靈修從這充滿活力而有適應性，和富有創造性的靈修中產生出來機動性的使徒工作方向。

回顧這半世紀以來，人類的活動有了快速和結構上的空前變動，這時代突飛猛進，科學精



神已改變了文化的範圍，專門技術改變世界的面目，工業型社會逐漸增長，文明和都市生活也逐漸普遍。新的環境影響宗教生活，教會也隨著改變的步調謀求革新。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教會召開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在教會中作了巨大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教友的傳教權利和義務，傳教事業是所有信友的責任，聖職人員爲了教會，應當友愛地和教友（包括修女、修士）合作，教友進行傳教事業之際，應當對他們特別關心照顧。（傳教教法令二十五）

我們耶穌會也及時在一九六七年召開了第三十一屆大會，對梵二的指示和精神就有積極的反應且採取行動。本會第三十一屆大會法令，指示我們可以給在俗人士服務的地方很多，要求會士們首先要「盡力給在俗人士們一個教友生活和使徒工作的培養，使他們真能按照教會的期望負起他們的責任，完成他們的使命。」接著要按照不同的情況，去和教友們平行的合作。

第一種情況，在教友們自己所推動或指揮的是或指揮的事業上，我們樂於以諮議參與，或協助人的身分和他們合作。第二種情況，在我們（耶穌會）自己使徒事業上，鼓勵在俗人的合作，給他們有參與的機會，同時在處理及指揮事務上，甚至於行政上負起責任。第三種情況，爲了教會的更大好處，是否該把我們（耶穌會）所開始的某些事業交給有能力的在俗人去辦理。（第三十一屆大會法令三三：五、六），最後第三十一屆大會要我們在一切事上，該與在俗人促進使徒工作上的弟兄關係，而不是老闖、伙計的關係。這層關係是建立在教會的唯一使命上。

各位在主內的弟兄姊妹們，梵二大公會議以及本會第三十一屆大會，都已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左右。大家都深深體會到，教會是所有天主子民共融的團體。同時，現在教友對教會的建

設、使徒工作上的意識和意願都增高了。所以在社會的整體結構，和教友參與的方式，也在逐漸改變。現在社會是多元化，分工專業化，聖職界的同仁們也都能接受我們並非一本百科全書。

在臺灣區的我們耶穌會士也不例外，一直都在朝著梵二大公會議和本會第三十一屆大會所指示的在進行，當然可以說這是一個轉型期或過渡期，耶穌會在不斷地嘗試和教友、在俗人積極的合作。教會的事業也好，本會的使徒工作也好，都是「事」離不了「人」，也就是說，事要人去辦，去完成。人和事放在一起，就產生了所謂人事問題，影響了革新快慢的各種步調，甚至於人事問題阻礙了革新的進展。

因此在今天聖祭中，我們大家共同熱切祈求聖神光照我們耶穌會士，忠實地將梵二大公會議以及本會第三十一屆大會法令，充分地落實在我們的福傳使徒工作上，發揚聖依納爵服務教會的精神、實踐本會的使命。

## 永遠的天鄉（趙振華神父殯葬彌撒證道）／張宇恭

樞機主教，各位神父、修士、修女，各位趙神父生前的親朋好友：

今天我們大家相聚，一齊參與這聖祭，是送趙神父在世的人生旅程的最後一程。趙神父在六月十四日，那天下午四時卅分吐出最後一口氣，將生命交還給天之父，生命的創造者，那一天從他感覺到不舒服到離開人世前只不過是短短的兩小時，趙神父生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七日，昨天就是他八十二歲的生日。一九四六年八月廿四日入耶穌會，那時他才滿廿一歲，而且是獨子。在初學院和我們的單樞機主教是同班同學。十二年後晉鐸為神父。

於一九六〇年正式被派遣到彰化初學院擔任理家及財務工作起，一直到他於今年六月十四日安息於主懷止，一共為主耶穌服務四十六年的歲月。在這四十六年中他服務的性質可分為以下四種。第一種是神父在不同的耶穌會院任理家神父，前後共八年，第二種是神父前後擔任基督活力運動輔導神父共八年之久。第三種是神父擔任各聖堂的助理本堂及本堂主任神父先後十二年之久，其中最寶貴的四年，神父五十二歲到五十六歲，知天命的時辰，擔任聖家堂的主任神父。最後第四種是神父服務最久的，有十五年的時間是在八里鄉安老院。他生命中最後的十五年，從一九九一年到今年（二〇〇六年）共十五年完全奉獻給八里鄉安老院一百幾十位老人們。

一九八七年海峽兩岸開放通行後，趙神父於一九八九年回大陸探望老母親，得知他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慘遭共產黨幹部們活活打死。他一時接受不了，心痛如麻，同時又染上了難以

治療的皮膚病。

一九九一年我被任命為臺灣區區會長，住在聖家堂會長辦公室。其時趙神父正在聖家堂修養沒有工作可做，我仍和他商量請他去安老院做住院神父。他高興地去了。

趙神父住進安老院十五年，早期相當活躍，除了每天主持感恩祭外；還組織領導聖母軍，講授教理，為老人付洗，臨終傅油。來訪的信友也絡繹不絕。每天飯後他習慣在院內走一圈看望患病臥床的老人和他們聊聊，給他們一個降福。

聖堂、書房和居住的斗室是他晚年生活的聖地。玫瑰唸珠、日課經本，和領避靜的筆記本子是他的好同伴。

對趙神父，我們可從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和靈修、福傳活動上去認識他，他是一位虔誠而一絲不苟的好神父。不管是彌撒中的道理或是講避靜的道理，他都是下功夫去準備；然後一筆一筆地寫下來。他留下來的筆記本有近二十本。其中有主日道理分甲年、乙年和丙年三大本，還有給修女們和教區神父們講的年避靜四、五大本，加上其他的月退省的道理、首瞻禮五耶穌聖心及首瞻禮六聖母無玷聖心道理、聖經研習會等道理，這些都是趙神父留給我們後人的無價之寶。他所寫的道理都章節分明，重點提示。每篇道理大致分五、六章節。每一章節分為數重點，有時每一重點下再分為數細點。每篇道理常是前有引言後有結語。

大約六個月前神父失智症越來越明顯，開始對時間和日期產生混淆，時常覺得頭昏腦暈。由於他對自己的病情和老化有意識感，依稀知道自己的衰老退化，所以常有悲傷的情緒。

在最近兩個星期，神父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口齒不清，步履蹣跚，需要別人照料他的

起居。他盡最大的氣力去做自己能夠做的，總不要給別人麻煩，從來沒有任何抱怨，對別人的服務只有感謝。

六月十四日那天早上，他仍然像慣常一樣起床，但體力實在不支，就請照顧他的人用輪椅送他去到聖堂祭臺的前面，而不是他慣常坐的地方。在祭臺前俯首端坐在輪椅上祈禱良久才回去用早點。多淒涼又多感人的一刻，離開人世的時候到了。相信他是在默默地準備和基督一起，一步一步地走完這最後的人生苦路。午餐後，他請照顧他的人幫助換衣服躺下來休息，正好耶穌會賴神父來安老院為修女們主持和好聖事，而趙神父又一次無力倒地，大家合力抱他上床，他意識清醒，完全沒有損傷，只是呼吸非常急速，賴神父立刻替他傅油，領導繞在床側的修女和老人們一起祈禱。

趙神父一直清醒，用眼神向四周的賴神父和修女老人們望了一望，似乎道了一聲再見，轉瞬間就在當日下午四時卅分吐出最後一口氣，平安地回到天父那裡去了。從人性去看，我們都感到悲痛，生離死別是我們人世間最難接受的現實。可是從信仰的眼光去看，在基督身上，我們有了光榮復活的希望。我們雖然爲了死亡的定律而悲傷，卻因永生的許諾而獲得安慰。爲有信仰的我們，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趙神父雖然已結束人世的旅程，但是已獲得永遠的天鄉。我們有一天也要和趙神父一樣，離開人世去見天父。拉丁文有一句警言這麼說：Hodie tibi, Cras mihi. 也就是說：今天是你，明天就要輪到我。

趙神父！今天我們送你人世的後一程，不久，我們就要再見了。再見吧！趙神父。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永懷雙親（追思彌撒證道）／張宇恭

人來自天主，還要回到天主。最近輾轉得到家中消息，我的父親、母親已經回到天主那裏去了。在這人世間，我再也無法看到分別已三十多年的雙親了。「子欲養，而親不待；樹欲靜，而風不止。」三十多年來不斷在希望有一天能將年邁的雙親，接到自由世界來安享天年，略盡為子的孝道。現在這希望隨著父親、母親的去世，是永難實現了。雖然如此，但是父親、母親的叮嚀的聲音，和關懷的慈容依舊欲斷欲續地飄繞在我左右，依稀中我又回到了父親、母親的身旁。

父親在世時，一向忠於國家和民族的自尊。他老人家自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後，首先在美孚汽油公司任督察職，有一次父親見洋人職員輕視國人職員乃毅然辭去了高薪職位。父親就是這樣一位有民族骨氣的人。隨後父親一生就在國人的航業界服務。曾任過三北輪船公司總務、揚子輪船公司、大達輪船公司經理，直到神州赤化為止。

父親最重孝道，爲了紀念母親——我的祖母，生產時掙扎於生死之間的痛苦，定自己的生日爲「母難日」，生日前和當日兩天一定吃素守齋，不僅如此，父親更訓斥我們要特別孝順母親。父親曾這樣對我們兄弟姊妹說：「如果你們對我有不孝的言行，尚能容忍，但是如果你們惹你們母親生氣、難受，我決不寬饒。」耶穌孝愛聖母，在十字架臨終前將聖母託付給聖若望說：「看，你的母親」，父親沒有忘記這句話。

父親對窮困弱小的人特別照顧，時常接濟這些小兄弟們。有一次父親安頓一家大小四口的

落難家庭，給他們一頓豐富的晚餐，並約好第二天清晨在長江輪渡碼頭會面，將他們免費送回原籍。第二天清晨五時父親就趕到碼頭，準備親自送他們上船，結果這家人沒有出現，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專門騙吃騙喝的。父親受了騙，不但無怨言反而說，他們實在需要幫助的，我們不是比他們強嗎？父親就是這樣追隨基督，喜愛照顧最小的兄弟，忘記自己的人。

母親，相夫教子，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因為父親常早出晚歸，所以我們兄弟姊妹七人，大半在母教下長大成人，母親為我們付出了無限的耐心和愛心。在親友之間，母親享有「教子有方」的美名。最大的犧牲是將她的長子奉獻給基督，修道做了神父，在臨終時也不能再見一面。妹妹報喪的信上說：「母親始終深明大義，含而不露，將思念遊子之情，深埋心頭，直到離開人世。」母親愛我之深，我何以報之。

母親為人不但熱心公益，而且急公好義，鄰里間有求助的，母親一定盡力排解糾紛，使得雙方都心服口服言歸於好。這就是我的母親，一位平凡而典型的賢妻良母。

子女孝順父母有三個步驟，這三個步驟合起來是一個孝道，禮記祭統篇上說：「孝子之事其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孔夫子也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今，我這不孝的人，父親、母親在世時，遠遊外出，不能奉養，事之以禮；父親、母親逝世時又不能隨侍在側，親視含殮，不能葬之以禮。今天唯一能彌補我所欠缺的孝道，就只有在這追思彌撒和公祭中祭之以禮了。懇求諸位參與彌撒的弟兄姊妹們共同為我已去世的雙親代禱，祈求

天父垂憐我的父親、母親所做的犧牲，將他們的長子奉獻給祂聖子耶穌基督的教會，賜給他們二位老人家得救的恩寵，早登天國。

四月是教孝月，五月十一日又是母親節，母親的愛永遠刻在我們每一位的心上，天主創造人時，賜給我們偉大的母愛，讓每一位母親具有世人所能做到的最大、最久的忍耐和愛心，而且不要任何的條件和回報。因此我準備了一些成大遊子會的叮嚀卡，贈送給大家，叮嚀我們記住母愛，並叮嚀我們的親友一同感謝天主賜給我們這偉大的母愛。

最後感謝總主教、各位神父、修女、教友、同仁、同學參與這追思彌撒，為我父母祈禱，更要感謝商學院各位同仁及各位教官在準備這追思彌撒中的辛勞。我要特別為大家祈禱，求主賜各位平安。



## 貳、友好感言

### 我的兄弟——張宇恭神父／詹德隆

五年來與張神父同在一個團體，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七十七歲的神父還能有這麼豐富的生命力！三十年來的教職，未曾間斷，目前他所教授的課，幾乎是座無虛席，可見其受學生愛戴的程度。

他爲了讓教學的理論與實務結合，每天仔細看財經版報導，擷選最新資訊補充。考試時他要求嚴格，所以他必須花很多時間批改考卷，因爲他認爲這是理所當然該做的事。

張神父是輔大的董事，同時也是好幾個學校及慈善機構的董事。以輔大的董事身分而言，我發現他很盡責，開會前一定會有充分的準備。張神父曾擔任過院長及副校長，也做過耶穌會臺灣區的區會長。卸任後，他完全放得開，更難得的是他在背後百分之百地支持新任主管——很有耶穌會的服從精神。雖然是卸任職務，但仍心繫輔大，當我請教他時，他樂意提供意見，又不堅持什麼。這是多成熟的態度！

每週主日，張神父到淡水八里安老院爲老人們做彌撒，帶領聖經研讀小組及給慕道者講道理。最近他開玩笑地跟我說：「我給所謂的『老人』講道理，其實我自己是一個七十七歲的老人，安老院的老人很多比我年輕！」

張神父也身體力行地參加同舟社在臺灣各地的服務活動。他說：「我這老人不要多講話，年輕人也不一定喜歡聽，但只要去參加活動就有明顯的效果。」前年在視察九二一災區時，張神父不慎跌傷，背部受創嚴重，連續好幾個月必須穿戴鐵衣，一上床就痛，但他很能忍受並持續積極治療，可見這是一位不怕背十字架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生命救人的人。

三十年的付出，張神父創辦了幾個最受歡迎的學系，也聘請（栽培）了好幾位頂尖的優秀老師！同時，爲了能適時地幫助學生（尤其是僑生），他一直住在學生宿舍內，與學生共同生活。他也是幾位退休工友的知心朋友，用最淺顯易懂的語言把基督的道理介紹給他們，提供他們最穩定的人生歸屬。

在人生的旅途，天主安排了這樣的一個人，這爲我們大家是莫大的恩惠，也使我們容易體會天主的無限慈善。看了這本小書，您會發現很多的寶貝，相信會提高您我的生活品質！

盧德隆

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兼中華省會長。

轉載自《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恭賀張神父宇恭先生執教三十週年》。

## 與宇恭神父的姊夫相見歡／房志榮

一九八四年春，我由香港九龍搭火車到上海，再乘長江輪船，回貴池老家探親。那是一九四七年離家三十七年後的第一次回家。五年後，一九八九年第二次由臺經港飛南京，借宿宇恭姊姊家，以後一連五年（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四年）都是如此，這條由臺北到貴池的路：飛機，火車，汽車把我從修會的家帶到出生的家。臺港南京飛一趟沒有什麼新奇，由南京乘火車到安徽銅陵，轉乘汽車到貴池，沿路欣賞江南風景倒是難得的機運。尤其是從青陽到貴池一段，遠遠可見到青陽天主堂的兩座鐘樓高塔，然後進入貴池縣北門外的奇山，豁然開朗，山水如畫，像遇到兒時的老玩伴。

在南京結識了宇恭神父的姊夫，從此他成了我的導遊。他家離石鼓路天主堂不遠，早晨他陪我去石鼓路當初于斌總主教的座堂舉行感恩祭，路上談些兩岸的時事及宇恭神父的近況。到了天主堂，我進去，他回家。在堂裡認識了錢老主教及劉元仁神父。後者也負責蘇州天主堂的堂務，每週末前去給那裡的眾多教友開彌撒。劉神父讓我在小祭台舉祭，還派一位我小修院的同學（暱名小麻雀）給我輔祭。多年後劉鐸擔任了羅馬未認可的中國主教團團長。彌撒完畢，劉神父還請我用早餐，然後與錢主教談話。姊夫不進堂，這時來伴我回家，路上繼續談話。

談些什麼呢？一九八九至九〇年代正是蘇聯、東德、東歐共黨政權搖搖欲墜的時刻。姊夫當過中共高官；解放軍曾由華北至華南勢如破竹而下，以渡長江為關鍵性的行軍重點。結果順利過江，共軍佔領南京和蕪湖，姊夫由山西領軍負責接收蕪湖市。一九四九年底中共政權建立

後，他擔任南京中醫醫學院院長而常居南京。路上他問我，你們的教皇也攪政治呀！東歐的政變他可貢獻不小呢！我說，對呀！不過，教宗不靠手段，不用暴力，不以詐騙來影響政治，而是憑愛心，以信仰，靠天主帶領人心，棄邪歸正，轉向天主和神靈價值，最後自然延伸到經濟、文化和政治。

其實，他跟字恭合作得很起勁。字恭神父帶回許多天主教書籍，姊夫爲他打包寄到全國各地。他招待我也很周到，冬天有火爐，夏天開冷氣，每年回家在南京有這樣的落腳地，亦堪稱方便。最後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我在香港辦好入境證，由港飛南京，在南京機場電腦上發現我的名字已入黑名單，即刻交給邊防軍人處理。邊防隊請示上方後，答案千篇一律地是：搭下班飛機回原地（香港）。這時二位解放軍士兵開一輛白色警車陪我上旅館，要我自費過一夜，第二天搭乘第一班飛機回港。姊夫到飛機場來接我，撲了一個空，只遙遙地揮手互道尊重。

台馨請我寫這篇一千字的文章，題目和字數都是她出的。我滿懷感恩之心高興地回憶一下，寫出這篇短文，報答她和帆人的辛勞，求復活的主降福他們同工。

房志榮

天主教耶穌會神父。

## 我們的恩人——張宇恭神父／謝安妮口述

林湘義整理

我認識張宇恭神父是在一九七五年，他那個時候帶了輔仁大學同舟社的學生來到桃園成功路救濟院（現在改名為仁愛之家）服務，那個時候我們的修女每週三天，到那救濟院去服務，照顧院裡的那些老人，當時救濟院的環境設備很簡陋且髒亂，房子漆黑光線不足，且物資條件相當的缺乏，所以張神父看到這種情況，經常會帶著同舟社的同學到那裡去給老人送東西、替他們打掃房子，整理環境等等。神父他很關心那裡窮苦的老人，很有愛心的試著去幫助他們改善他們的生活，也讓同舟社的同學們有機會做仁愛的工作。

一九八〇年，我們在泰山蓋了會院，我們的新會院蓋好落成後，張神父就來幫我們做彌撒，那時從輔大商學院到我們的修院，只是一條路：一邊是稻田另一邊是水溝的小田埂，不是現在的柏油路，張神父為我們做彌撒的時候，一到下雨的時候就穿



張神父帶領輔大同舟社學生訪視泰山德來小妹妹會的修女們（1982年）。前排左起：白嘉納修女、前排右許斐德修女、三排左趙義達修女、後排右一謝安妮修女、後排右二徐謙惠修女。

著雨鞋走過來，從不間斷地來跟我們做彌撒。張神父從一九八〇年九月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從不間斷地來我們會院做彌撒，直到後來耶穌會調他到聖家堂才沒有來爲我們做彌撒，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又回到輔大服務時，就繼續的來，直到最後在商學院退休之後，因爲沒有住在輔大了就沒來做彌撒了。

那時我們在泰山每年聖誕節的時候，張神父會帶輔大同舟社的同學來給附近社區的小孩子們辦聖誕節活動，我們就召集了小朋友共同慶祝聖誕節，這部分會長比較清楚，等一下再由她補充。

張神父是我們的恩人，幫助我們很多，特別是在大陸的修女及會院，因爲他曾在大陸好幾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認識那邊的神父、修女，每次他去教書，我們都會請他幫忙帶會規給我們的修女，神父從大陸回來，也會與我們分享當地修院的情況，又因爲在大陸剛開始有會院的時候，修女們生活很辛苦，張神父曾經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的修女，我們很感念他給予我們修會協助和幫忙，願天主百倍的恩惠降福報答神父的愛心。

一九五二年我們修會來到臺灣，在臺北縣新莊鎮開辦鳴遠診所，張神父有時候會到我們的診所來看病，認識我們的修女。因爲新莊會院地方很小又吵雜，所以我們把地出售，在泰山買地準備蓋房子，他介紹我們在泰山的貴子路買了一棟公寓，就在他給同舟社的同學辦活動所準備的公寓對面巷子。

神父爲人慷慨大方，樂於幫助別人。我見他很有福傳心火，去年（二〇一〇年）我去八里鄉安老院，探望國際鳴遠服務團的老團員，見到張神父在那裡給老人做彌撒，彌撒完後還給一

位先生講道理，神父說：那位先生認識他很久了。雖然張神父年紀大了，現在行動有點不太方便，但是他還是去安老院做彌撒，所以他對弱勢團體的支持和照顧始終是無微不至的付出他的愛心；他是一位很有福傳精神的好牧人，是耶穌基督的忠實門徒，是修道生活的典範，一直忠實於自己的職位、服務教會、服務別人。

謝安妮

德來小妹妹會修女兼院長。

## 主耶穌基督的最佳福傳健將／李瑪利口述 林湘義整理

我在泰山十年，當時張神父正好每個星期有一天來為我們做彌撒，他帶著輔大同舟社的同學做很多事情。同舟社在輔仁大學是一個服務社團，還有些同舟社的畢業校友，他們進入社會以後，開公司、工廠擔任負責人，仍然不忘為同舟社服務；有一位老的同舟社社友，開一個專門做電動汽車、玩具等的工廠，那位校友每年聖誕節以前都會捐一些電動玩具車，張神父就會拿到我們泰山會院去，把老同舟社社員捐的玩具放到地下室倉庫。每年聖誕節時，張神父帶領同舟社的同學回來我們修院辦聖誕節活動，把附近的小朋友們召集過來。大概一個月之前，就在我們修院的門口張貼海報，每天上學及放學時間就會有一批批小學生經過我們那邊，看了海報之後知道時間、地點，就會來參加我們的聖誕節活動。後來這個活動很有名，甚至他們附近國小的那些同學每年也都會來參加同舟社辦的聖誕同樂會，因為有那些玩具、電動車、電動鬧鐘……等獎品都很具價值，而幾乎每個小學生來參加活動都能拿到一個獎品。他們都利用星期六、日小孩子不用上課的時間辦活動，甚至後來連社區親戚的小孩他們也知道，他們就一傳十，十傳百，所以有些參加活動的小學生是遠從林口、臺北等地而來的，他們提前一天就到泰山，住在親戚家，專門為了隔天要參加我們修女院辦的聖誕同樂會，可以拿到很有價值的玩具，其實我們修女只是提供地方，都是那些同舟社的同學帶領活動與設計活動、舉辦有獎問答等等，所以每年聖誕節我們那邊的活動是非常轟動的。

張神父有很大的福傳心火，甚至那時候我們還一起計畫在前面的院子蓋鐵皮屋，設立課後



輔導班輔導小朋友們的功課，也可以教一些教會的道理，主要是希望能吸引這些小學生認識天主，因為小朋友放學回家時一定會經過這裡，一方面可以幫他們課業輔導，再進一步福傳，可是因故沒有成功，但是他就有這個心火，他雖然教書很忙，但是有同舟社的同學幫忙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張神父那時為同舟社的同學在學校附近準備了一棟公寓給他們住，有時同舟社的社員也會在那裡開會，最上面的陽台有一個乒乓球場，讓同學們可以運動，我們當時合作得滿愉快，他就是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他知道我們桃園修院附近有一個老人救濟院（仁愛之家），就帶著同舟社的同學來做義工，熱心地為老人服務。張神父多年來都是一邊教書一邊帶著同舟社的同學做服務的工作。同舟社是他一個人成立、創辦的，現在也還繼續的運作，而且那些畢業的老社友都還會跟他保持密切聯繫，他們畢業之後在社會上有所成就時，就利用事業上的資源繼續回饋同舟社。

張神父不只是一位在教育界相當有愛德的好老師，是離家背景的學生們的好父親，是耶穌會的模範會士，更是主耶穌基督的最佳福傳健將。

李瑪利

德來小妹妹會修女兼會長。

## 張神父與我／胡僑榮

談到與宇恭神父的認識和交往，應該打從讀大學時候講起，今天回想起來，不少人與事模糊不清，應該非年老記憶力衰退，實在是一來大家口耳相傳帶著神秘的味道，二來當時就沒有認真弄懂。

記得進入大學，雖然是認認真真面對著新的生活環境，忙讀書，忙社團，忙著談戀愛，樂鬧鬧地參加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的活動，到了大三開始懵懵懂懂地參加著服務團前身「聖母會」的集會，依稀知道臺南有另一批「同志」，到底誰是誰也沒有用心地去想過，即使是在靜山的避靜裡，每天給鄭神父的大道理轟得頭昏腦脹之餘，只見一些前輩像是老道、紹仁、林華……忙出忙進，也沒有弄懂這些人是怎麼回事，直到鄭神父住院去世，忽然冒出一大批自稱是「鄭神父學生」的，還有不少女生，才知道原來「聖母會」不只是一小撮人。

到了大學畢業，準備到歐洲去讀書的前夕，那時一方面自己也正準備著出國去耶魯大學攻讀博士，一方面還幫忙要到西班牙去的李鳳仙跟吳泰山辦手續的鄭志明才向我提及，在西班牙還有一些「鄭神父的老學生」，其中有兩位奉獻成爲神父，一個是張必剛，另一個是張宇恭。

聽說當年（一九六六年）暑假，全歐洲各國的臺灣天主教留學生，在於斌樞機的號召下，要到羅馬去朝聖，並且謁見教宗，我也想如果能恭逢盛會，又能順便見到服務團的老大哥們豈不甚好，誰知天不從人願，我的瑞士簽證硬是被拖了四個月，瑞士佬的腦袋轉不過來，認爲臺灣的學生跑到瑞士來念法律，沒有用處，其中必定有詐，好不容易等到溝通了，已經是十一月

中旬，學校都開學了，羅馬的盛會沒有趕上，張神父也沒有見到，後來我寫過一封信給他報告說我來了，他好像也有回過一個簡短的歡迎函，之後就很少聯繫，同年的聖誕節中國同學在茵夢湖畔的 Konstanz 的聚會，以及一年後服務團歐洲分團在德國 Aachen 的聚會，也沒有機會見到他，聽說他已經離歐到美國去念書了，兩個人在歐洲就這樣緣慳一面。

及至我完成學業回到臺灣，終於見到了張神父，他那時正擔任輔大國貿系主任，見了面二話不說，就要邀我到輔大教書，但是我剛剛進入新光企業，當時的董事長吳火獅認為這是企業裡第一個博士，應該要專心學習，而我也不想放棄才開始的企業生涯，相信當時神父是有點兒失望的。

三年後，我離開新光，參加別的公司，去輔大教書成爲我加入公司的條件，也讓神父得償夙願，沒想到一教就是二十八年，除了到大陸去的兩年多，沒有中斷過，成了資深的教師。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張神父由系主任、院長、副校長到學校董事，步步高升，但是從來沒有忘了照顧我的教學工作——想辦法要我擔任專任教職，課程不適當，他幫我調整，時間湊不上，他幫我安排，有人講閒話，他幫我緩頰，中間當國大代表和去大陸工作的時候，他幫我找人代課，反正就是不讓我有機會開溜，想想如果沒有他的堅持，我顯然不會在輔大待那麼久，也不會在離開產業界後，那麼自然地留在教育界。

最值得一提的是，輔大黎校長就任前，物色副校長人選，大概是想要廢物利用，找上了我，話是在去年張神父七十九歲壽宴上提出來的，我當時以個人生涯有所規劃，婉轉地回拒了，誰知道黎校長不肯放棄，拜託了不少人對我道德勸說，每一位都善盡職責，但是從來沒有一位像

張神父那樣熱心，幾乎三兩天就找我談話或是打電話來，聖家堂的彌撒道理，服務團的聚會討論裡，只要我在場，總要有意無意之間，旁敲側擊地繞著「上帝的旨意」「為主做工」……的話題轉，那種程度只有「騷擾」兩字差堪描述，到最後讓我覺得對抗他的勸說比承當副校長的工作還要辛苦。不過到今天我都在懷疑，一年前的壽宴場合，黎校長和張神父有串通設計的預謀。

這些年，信仰上張神父一直是我的神師，他教導給我的是一份簡單、質樸、不講究形式、不追求枝微末節的神修生活。商場工作忙碌沒法抽出時間參與教會的活動，他能體諒，對一些資產的投資，有朋友批評認為過於奢侈浪費，他能從長期收益的角度同意，他也能容忍我的不耐和拒絕。在他的幾近「溺愛」下，我沒有「自責」，做著「快樂的基督徒」。

在生活上，我一直把神父當作我的長兄，有時候碰到好吃的餐館，會想到邀他一起共享，大家興趣高漲的時候，會央他炒一次米粉施展身手，不方便自己出面的事情，會找他代辦，有一些興革改變的計畫，先徵詢他的意見，沒辦法找下台階的時候，請他轉圜……。當然，當他提出要求的時候，也只有像是清償舊債似的一諾無辭。

最令我敬佩的是神父的認真、敬業與精密，當他還在擔任學校行政職位的時候，為了系、所、院務的擊劃竭心盡慮之餘，每次給我的收支報表，還總是單據齊全，數字準確，交代清楚，專業的程度不下於會計師。有時候我不想具名，他還別出心裁的替我取了一個名字，叫「古月榮」，放在收據上，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古月涵」的弟弟呢。最近，要編製學校的預算，才更顯出他的功力，所有院系及許多個別單位的預算報表，堆起來有半個人高，我工作了好幾個

禮拜，當我與董事會財務小組的「張董事」討論的時候，居然他每一項支出他都聽得懂，而且挑出來的問題，常常還是我疏忽遺漏的，這表示他是仔仔細細看過的，恐怕過去好幾年很多事情也難逃他的法眼，近八十歲了，真是難爲他，我相信以後我一定做不到。

拉拉雜雜扯了一堆，恐怕還是沒有把張神父描述出來，不能怪我，因爲主編規定，不可以談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此大壽前夕我只希望祝願神父今後活得更充實、更快樂、更精彩。

胡僑榮

基督服務團團員。

前天主教輔仁大學副校長及國際貿易金融學系副教授。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常懷赤子之心的宇恭神父／歐晉德

認識宇恭神父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如果我沒記錯，當時他是一位很可愛的老修士，說他是「老修士」，是因為在我們所認識的修士中，他的年齡較長，似乎已四十多歲，但他是那樣的有活力，談笑風生，讓人喜歡親近。他的可愛無人否認，他是鄭爵銘神父的得意門生、忠實信徒，畢生奉行「興教建國」的理想。

一九七〇年服務團在紐約開年會，宇恭神父也出席，他提起馬上就要回國到輔仁大學服務，也談到回去後計劃成立服務性的學生社團同舟服務社，一轉眼，同舟社已成立了三十多年，曾參與過同舟社的同學，在步入社會後，多半仍保持對社會的服務熱誠。我們這些較早期加入服務團的團員，也以大哥哥大姊姊的身分，與同舟社社員常有互動，更因此建立了友誼。而張神父更是以基督服務團信條為同舟社信條，每年也必帶社友赴靜山為鄭爵銘神父掃墓。

與神父交往的這些年，有幾件有趣的小事，不妨說給大家聽聽。大概是一九七八年左右，服務團在萬里白沙灣舉行避靜，雖然早已聽說神父的鼾聲特別宏亮，但我不信邪，自願和宇恭神父分配在同一間寢室，希望有機會和神父好好聊聊。那想到當晚我洗好澡後，只見神父已呼呼入睡，且鼾聲大作，聲震屋瓦，與屋外的浪濤聲互相應和，我則是一夜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好不容易熬到天色微亮，這時神父的鼾聲驟然停止，立刻見到神父坐起來，笑容可鞠地對一夜無法闔眼的我說：這裏好安靜，真是好睡。我只有對著神父傻笑。

還有一次大家到四川家聚會，會後要離開時，遍尋不著我的鞋子，等到人都走光了，我只

好把留下的唯一一雙大號皮鞋穿回家，隔了幾天，發現穿錯鞋子的是宇恭神父，去跟神父換回鞋子時，神父略帶埋怨地對我說：「怪不得我這個星期腳好痛，你的鞋子怎麼這麼小！」我只有再一次的對著神父傻笑。

我的兩個孩子從小常與宇恭神父相處，他們也都很喜歡神父。一九七三年我們唸完書返國工作，帶著當時未滿一歲的老大立楷去輔大看宇恭神父，那是孩子和神父初次見面，我們孩子叫神父「張公公」，從那時起到現在，「張公公」成了許多人對神父的暱稱，現在想來，那時神父還不到五十歲，其實還很年輕，可是對「張公公」的稱呼也欣然接受，不以為忤。而當年包著尿布的老大，在十七年後，竟考上輔大國貿系，成為宇恭神父的學生；過了幾年，又在宇恭神父的福證下，與同班同學雅蕙結為夫妻。去年宇恭神父更與志成神父一起主持了小孫女若亞的領洗彌撒



▲張神父和歐晉德合照（1974年）。

。老二立偉小時候也喜歡跟著神父到海邊游泳，更喜歡與神父同一寢室，我想，也許正是這種與年輕人打成一片的赤子之心，讓神父獲得年輕人的愛戴，也是神父越活越年輕可愛的秘訣吧。

（二〇〇四年十月爲神父八十大壽而寫）

---

歐晉德

基督服務團團員。

臺灣高鐵董事長。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天賜恩寵享期頤／區紀復

我是大學畢業後，因鄭公的激勵才有興教建國、改造世界的理想，而加入了當時的「聖母會」，後來改名「基督服務團」。那時就聽說有團內前輩兄長由大陸流亡到越南，後又到西班牙，其中一位就是宇恭兄，還知他修道入了耶穌會，又到美國深造，而後才回國在輔仁大學教書，他比我們大十多二十歲。

一九七三年，我和僑榮都想由瑞士回國服務，嘉玲、晉德、美基、文瑞都由美回台，我們遂相約相伴同歸。宇恭神父知道，就因他在輔大教書，認識當時泰山的明志工專校長，經轉介推荐我給台塑企業的王永慶。台塑還派了多名高級主管，因到歐洲出差而與我面談，就接受了我到台塑的南亞塑膠公司的研究部。當時我非常感謝宇恭神父的用心引介，使我很順利就到南亞公司任要職，還在明志及臺北工專兼課。

工作之餘，我就開始想到要做些社會服務。看見在泰山鄉很多外地職工青年，有修女已組織了一個職工青年會，每星期五聚會。宇恭神父有時也從旁幫忙輔導，吸引了多位青年信仰天主教，其中一位後來還進入了方濟會修道。

那段時間，我時常找機會與宇恭神父見面互動，我到輔大，他上泰山鳥園旁，我獨住的宿舍。我宿舍的鑰匙，就放在窗邊，他也知道。最溫馨的經驗是有時有青年朋友到我的宿舍相聚過週末，宇恭神父也來煮一兩樣好吃的美味佳餚，令人難忘。

我到輔大，時常聽朋友說：南亞工廠排出的廢氣吹到輔大，令人難受，又工廠有毒廢水排

到附近田裡，使人不敢種菜，工廠廢料丟出來影響環境。我就想到，我不應該再繼續在這種地方工作，也不應該賺這種違背良心的錢。於是，安排了一次請宇恭神父帶領避靜，還有幾位服務團的資深團員，都曾當過總團長的，一起反思、分辨，最後決定辭退台塑企業的工作，另覓人生途徑。

大家都有點擔心，我後半輩子如何過？宇恭神父是耶穌會的，有團體支持，又是學經濟的，所以關心提醒我多考慮一下經濟的問題。因為基督服務團只是一個有理想的教友團體，並沒有一起生活、相互照顧的可能，我在台塑只工作了十年，積蓄有限，後半生還有很長的路，所以他才如此關心。但我有信心，只要全心依靠，為人服務，天主自會照顧，他也就放心了。

鹽寮淨土創立之後，宇恭神父也曾來過。近年，我有時到臺北，在祈禱會見面時，彼此都特別關懷身體狀況，不禁他已到了耄耋之年，希望他能得天恩保佑，獲享期頤之福，活到一百歲！

人生七十古來稀，今日耄耋不覺奇；  
心懷大愛做小事，天賜恩寵享期頤！

區紀復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於鹽寮

## 祝 張宇恭神父安享晚頤年

張開我雙眼

張宇恭神父的歷程：

在蕪湖、上海認識鄭爵銘神父，開了眼界。

宇宙主無限

看見天主的偉大、國家的需要。

恭思改世界

經反思之後有志改造世界，建設國家。

神起國家先

加入篤進團、共濟社，凝聚力量並領先進教。

父鄭生跟隨

跟隨鄭神父與同道好友流亡海外，

經汕頭、西貢到西班牙留學。

安心修道煉

加入耶穌會修道，後到美國深造。

享受同舟樂

回臺執教於輔仁大學後創立學院，

並組織學生成立同舟社、服務社會。

晚退仍執鞭

退休後仍遠赴大陸福傳、教育，退而不休。

頤神養心靜

又能隨時放下，頤養心神。

年延到上天

精神可嘉，還會延綿到天上！

基督服務團 慶賀 二〇一一年

區紀復 作 二〇一一·五·二〇

圖紀復

---

基督服務團團員。

花蓮鹽寮淨土主人。

## 如沐春風的長者——宇恭神父／俞明德

在幾位認識的神長中，宇恭神父算是我認識比較久的一位。第一次認識宇恭神父的時間要追溯到我在徐匯中學就讀的時代，大概是在一九七六年左右，當時基督服務團應是希望接觸、培育一些年輕朋友，非常僥倖的，我是被邀請的對象之一。還記得當時服務團的每一個人都是意氣風發的，對初生之犢的我而言，難免有一些壓力，而宇恭神父雖是服務團的指導師鐸，卻總是笑口常開，平易近人，堪稱是服務團裡較不給人壓力的一位。

輔大商學院應該是宇恭神父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還記得輔大游泳池新蓋不久時，宇恭神父非常引以為傲，特別邀請陳若明與我等服務團的青年朋友一齊前往游泳，神父泳技頗佳。他也請我們這些高中小朋友在輔大的自助餐廳用過餐，神父對我等小輩沒有距離的用心照顧，至今想起仍令人感動不已。

在我大學時代，有一回造訪神父的研究室，他當時正忙著出一本作業研究的教科書，但仍願意撥時間與我談話，而且很認真跟我談一些學生社團情況，因為那時我在臺大的社團參與一點粗淺的募款活動，宇恭神父非常誠懇的希望我能安排一個時間與他及同舟社的同學晤談與分享，令我受寵若驚。宇恭神父能一直受到年輕朋友的愛戴，必定和其虛懷若谷及真誠關懷他人的特性有關。

另外值得一提的慧玲與我受邀奉獻為預備與正式團員時，神父以指導師鐸的身分與我們晤談，他一再引導我們不必有太大的壓力，讓慧玲與我能以平安的心來奉獻成為團員。這麼多

年來與宇恭神父相處，在許多小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客氣、隨和、與對每一個人尊重的胸襟，在許多大事情上，又可以看到他的擇善固執。感謝天主的安排，讓慧玲與我得有機會認識宇恭神父。

俞明德

基督服務團團員。

臺大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前靜宜大學校長。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享收成／李思靈

當我還在師大念書時在耕莘文學院常聽到教友同學們提及耶穌會有位修士卅二歲才進會修道是位「老修士」，因為當時的修道一般都是在十七歲至二十四歲之間開始。這位「老修士」進會後九年，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卅日晉鐸，他就是年近四十二歲的張宇恭神父，我們初次會面就是他成爲司鐸的那天，並開始了我們四十多年亦師亦友的情誼。

一九四八年宇恭神父是上海震旦大學經濟系一年級的學生，他的學長——耶穌會士鄭爵銘神父就讀法律系三年級，課餘時鄭神父與學弟們研討天人宇宙的人生問題，這也是鄭神父「福傳與釣魚」的方式之一，那年的十二月在王仁生與于士錚兩位神父的努力教導，宇恭神父通過要理問答考試成爲天主教的一份子，並加入鄭神父的同學會「新青年勵進社」即基督服務團的前身，當時是要在十字架下應允不抽菸、不喝酒、不賭博及在學期間不許交女朋友。要發揮公教精神愛天主、愛人、愛國，凡事以身作則，犧牲自己的時間爲別人服務，幫忙需要幫助的人，同時也須鍛鍊身體，注意運動，做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每天清晨做完運動後梳洗並參與彌撒聖祭及做默想。

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三月鄭神父見時局動盪，爲了國家及教會保留優秀的青年，鄭神父鼓勵他們避開赤禍離鄉背井，前往臺灣是他們的理想，在八位青年中只有宇恭神父含淚念及年邁的雙親，不打算離開，並將身上唯一也是最值錢的金戒指送給同伴做爲流亡的盤費，同日他做了數小時的祈禱，出乎大家的意料，他改變初衷，決定與大家一齊離開，由於沒有去臺灣的

門路，因此先南下到汕頭，有老同學在該處，此時鄭神父受命往西班牙養病，往西班牙前曾去汕頭探望他們，並設法找人資助他們前往越南，在汕頭時他們的生活艱苦，每天兩頓飯配以鹹菜，由於宇恭神父在他們中間善於理財，並會精打細算，流亡開始時，就由他統管一切財務。在汕頭，有人生日時，可享用一碗麵，其他弟兄則靜靜窺望。鄭神父找到汕頭的主教資助他們一半的路費，他們變賣一切，離開汕頭往越南，此時同伴又增加了五人。到了越南，有教書的工作，情況得以改善，可是大家所賺到的仍是歸公，由宇恭神父管，鄭神父在西班牙到處去尋找獎學金，希望這批離鄉流亡的弟子們能早日完成學業，以便為國家、為教會服務，他的負荷是多麼的沉重。他四處奔走，爭取學校及可以幫忙的人，結果在越南的弟子分五批人先後抵達西班牙，宇恭神父是最後一位離開的，他在西班牙以財經出名的學府 *Deusto* 大學就讀，此時鄭神父的長上不理解鄭神父苦心盡力要栽培這些青年的理想，派他遠離西班牙去印尼工作。

在西班牙讀書有獎學金，然而這批可愛的青年在求學期間仍過著同舟共濟的生活。張神父於一九五八年念完碩士後加入耶穌會，又怕他們以後不派他去臺灣，初學兩年後，他先到臺灣，加入中華省，心裡很踏實，知道以後一定會為國人服務，神父可以早些入會，這樣一切有修會的照顧與栽培，可免去吃不少苦頭，但他堅持念完碩士才進會，所以不少朋友開玩笑時說張神父有「西班牙人」的脾氣，即是他的「牛勁」。

晉鐸後不久被派往美國加州的 *Santa Clara* 大學唸書，他在課餘時與在灣區念書的弟兄姊妹聯絡，關懷各人在靈修與生活之需，並不時鼓勵他們渡過難關。一九七〇暑假時，我在國家公園 *Yosemite* 做查帳的工作，張神父與當時加拿大籍的劉力學修士來回開了五、六小時的車去探



望我並敘舊，以後我在舊金山定居，神父來美開會經過 San Francisco，定會在寒舍小住一兩天，有時還表演他「頂鋼筋」的功夫呢！

神父完成在美的學業，即返臺在輔仁大學任教，期間還成立一個「同舟社」，訓練學生的服務精神，成績卓然，同時幫助基督服務團，他是輔導神師之一，他的長上當時頗有微言，然而張神父坦誠相告，會裡給的工作均做妥當，只是用自己休閒的時間去輔導青年，因此長上也無話可說了。

基督服務團有團址，皆因張神父有遠見，極力督促團員們集資，加上神父理財有道，雖有些驚險風浪，感謝天主，在團友的資助下，安然渡過了，而購買了目前的團址。

基督服務團的神師是沒有投票權，張神父是輔導神師之一，對此據理力爭他的權利，因他先是團員後來才成爲司鐸，因此他應有投票權，後來凡是神父或修女，若先是團員後才修道的均有投票權。

張神父爲人隨和、平易近人，他能力範圍能做的事是有求必應，當然他是有原則的，從輔大教書開始，他當過系主任、院長、副校長等職位。在修會內做過理家、臺灣區的區會長，然而他依然是當年我們初次會面的宇恭神父：今年十一月他將滿八十五歲，回想六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九年的三月，含淚不捨得遠離家鄉的青年，卻在祈禱後，排除萬難，勇往直前。如若望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節：「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爲了我捨棄了一切而跟隨我，必要領取百倍的賞報，並承受永生。（瑪十九：27—29）

天主的計畫是如此奇妙

讓我們同聲稱頌讚美天主！

---

李思靈

基督服務團團員。

二〇一〇年十月五日

## 宇恭神父的三個「家」／劉嘉玲

如果說宇恭神父是「嫁」進了耶穌會，那麼，基督服務團可說是他的「娘家」，而同舟社則是他在外面經營的另一個家了。

耶穌會這個家我們沒什麼說的。

爲什麼稱基督服務團爲宇恭神父的「娘家」呢？故事有點長：中日抗戰勝利後，神父還不到廿歲，在家鄉安徽蕪湖獲聘爲內思女子中學教師，得識耶穌會士鄭爵銘神父；經鄭公推介，於一九四七年進入上海震旦大學讀書，加入了鄭公領導的篤進團；一九四八年，上海局勢已亂，鄭公囑宇恭神父等篤進團員離開上海，於是同學八人開始流亡，前後五年，從上海、汕頭到堤岸、西貢，共度生活共融、財物共享的團體生活；後來經過在西班牙的鄭公安排，這個小團體的成員陸續離開越南到達西班牙，宇恭神父最後一位離開，時爲一九五二年。神父一九五八年在西班牙加入耶穌會開始修道，於一九六七年在臺北晉鐸，一九七一年完成學業與陶成，從美國回到臺灣。其時，恩師鄭爵銘神父早在一九六四年病逝於臺北，而鄭公生前在臺灣三年所影響的學生們，散佈世界各地，先有歐洲、美洲、香港、臺灣的團體陸續醞釀成立，並得單國璽、賈彥文二位神父之助，完成新團章，以「興教建國」爲團體的理想，將團體正式命名爲基督服務團，於一九七一年在臺灣成立總團。宇恭神父適時歸來，也回到基督服務團，擔任總輔導司鐸迄今。

說起宇恭神父和同舟社，也要回溯到一九七一年。那年七月，基督服務團北美團員在紐約

市聚會，討論服務社會、國家、教會的具體工作計畫，宇恭神父提出返國後要籌辦一個大專學生的社會服務社團，以擴大發揚基督服務團的精神，當場獲出席團員一致贊成，並給予精神及經濟支助。神父回國後，當即在輔仁大學成立「同舟共濟服務社」（簡稱同舟社），結合輔大熱心服務的同學，成立甫一年，即獲教育部遴選為全國十大績優社團。三十幾年來，同舟社一直是神父最鍾愛的孩子。

為準備這篇祝壽的文章，我翻看了一些資料，忽然想到應該把神父最愛的兩個團體的起源交代一下，就寫了以上算是歷史性的簡短紀錄。其實，真正可貴的卻是人與人交往迸放出的火花。

許多人都知道，影響宇恭神父最深的一個人就是恩師鄭爵銘神父。我在研讀資料時，發現宇恭神父和鄭公相處的時間其實很短，基本上就是抗戰勝利後在家鄉以及後來到上海震旦大學就讀的二、三年而已。鄭公自己是耶穌會士，必須服從長上的派遣，身不由己；以他當時一個年輕會士，到了西班牙，竟能有辦法幫助流亡在越南的八位學生一個一個也都去了西班牙，實在是奇蹟。鄭公自己在一九五一年就離開西班牙，奉派到印尼服務，一去十年；一九六一年調到臺灣，三年後就因病逝世了。

宇恭神父親炙鄭公教誨的日子很短，但天主藉著鄭公，造就了一個完滿又充滿人性的司鐸。宇恭神父數得出的長處太多了。二〇〇一年，他在輔大執教三十週年，同舟社為他辦了慶祝活動，還出了一本文集；集子中大家對神父的感佩與讚揚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至誠之言。神父真的很了不起。我回頭看看基督服務團的十二信條，他是團員中少數幾位可以大聲唸出每

一條，而不用心虛的。

忝爲服務團一員，我的另一半僑榮又一直和神父很接近，所以神父的各種美事、趣事、糗事我也清楚，但我自己真正與神父較密切的來往卻是近幾年的事。早年我遠遠觀望神父，看他見服務團不夠長進，著急起來不免大小聲，更有痛心時哽咽難言的場面；近年來，神父年紀大了，火候更加純青了，已少見他臉紅脖子粗，反而常顯現天真可愛的一面，我們還常逗他，老老少少笑成一團。

神父雅好烹調，是眾人皆知的事。他是真的愛，談起烹調一定眉飛色舞；我們有時候很熱心地請教，他也總是不厭其煩地一一講解。有一次，大家去澳門，他一路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國森和美萍帶他去採購葡萄牙香腸等食品，回臺北後可以做給聖家堂西班牙神父吃（一直沒弄清，是否葡萄牙的香腸和西班牙一樣？還是此「牙」彼「牙」可以魚目混珠？），他在店裡拿起各式各色香腸，一一鑑定，細細看、努力嗅，翻來轉去，專注之情令人感動！還有一次，大年初一，我們在聖家堂參加春節感恩彌撒，結束後，志成神父神秘兮兮地，問我們要不要看宇恭神父在廚房大顯身手，就領我們從側門躡手躡腳進去，看見神父圍了圍裙，端著一大烤盤的鮮美烤魚塊，他笑謎謎地，見我們一臉饞相，讓我們偷吃一點，又一一解說已經烹好調好的各種菜色。乖乖！他做的可不是小眉小眼的小盤菜，而是不折不扣大廚做的大菜。當天聖家堂耶穌會院慶祝春節的午餐是西班牙式，晚上是義大利餐，前一晚除夕大餐則是江浙菜……yummy，其餘就別問了。

我沒有細說神父各種了不起的事蹟，因為有許多人會說，結果卻講了一堆神父做菜的事

情。不過，既然是從神父的「家」說起，做菜是家裡重要的事，也不算離譜。

神父與我們相伴三十幾年，真的是一家人一樣，感謝天主賜予這般難得的恩情。千言萬語，一定是說不全的；我們對神父的感激和關愛，相信神父也全明白。最後這樣說吧：神父，你的八十年可沒有虛度，鄭公看你這學生一定是含笑點頭的；祈求天父降福，再給你許多年，讓你健康地遊走人世間這幾個家，繼續做我們的良師益友，阿門。

二〇〇四年十月四日 臺北

劉嘉玲

基督服務團總團長。

明愛會特約譯者。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張神父的智慧／宋祖思

大約七八年前，張神父任區會長的某一天，一位怒氣匆匆的年輕人衝進張神父的辦公室，還沒等張神父與他寒暄、請他坐下，他就霹靂啪啦地講了一堆話。原本起身迎接這位客人的張神父，一看這種情勢就靜靜地坐下，很有風度、很有耐心地聆聽這位年輕人的說詞。十分鐘後，當年輕人正想換口氣繼續他的長篇大論時，張神父就微笑地跟年輕人說：「你說完了麼？」年輕人說：「說完了。」

張神父這時跟年輕人說：「大聲說話，並不代表有理。」這時年輕人才自覺不好意思的靜下心來，面帶歉意，與張神父好好的討論事情。由這件事可看出張神父的智慧。

宋祖思

天主教臺灣明愛會執行秘書。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張神父與我家／劉巨烘、陳麗如

認識宇恭神父是從我們夫婦參加服務團開始的，總是覺得神父精力充沛，意氣風發，總有大事在其手中運籌帷幄。刚开始總覺得他神父對我這樣年齡的小女生保持很大距離，握手也是輕輕地握，深怕接觸太多，頗有不如不握的感覺。但對男生則熱情招呼，顯出殷殷期盼之情。

一九八一年巨烘經由神父推薦到輔大管理學院兼任講師，一九八三年擔任區團長，服務團常有機會到輔大辦活動，神父總給予許多支持。

我家與宇恭神父較深的關係是從女兒的領洗開始，女兒四歲才領洗，在金山活動中心團慶的彌撒中舉行，由神父授洗，接納她成了服務團所見證的小教友。

宇恭神父比我們夫婦大三十歲，我們認識神父快三十年，我們一直在服務團，神父也一直在，雖然大家都很忙，交談的時間不多，但在團體的各種定期的活動，如年會、月會、年度避靜、訓練吸收團員的大風營等，我們認識這位似父親、似母親、似兄長、似朋友的神長。

年輕的時候，感覺神父像兄長一樣，帶領我們為教會，為服務團打拚江山。近年來，感覺神父像慈父一樣，呵護我們，支持我們，總期盼我們有一番作為。尤其在巨烘任總團長期間，身為總輔導的他，總是給予最大的包容與指導，永遠是我們任事的最有力後盾。

神父很會經營財務，當然不是為他自己。服務團在神父精打細算、聚沙成塔的盤算中，在耕莘文教院對面買下現為服務團辦公室的公寓。這裡曾是學生宿舍，作為吸收團員的一個據點，現今是服務團月會聚會的場所，若沒有老爸爸的打點，這事無法成就。



有一次服務團在耶穌會白沙灣的別墅辦大風營，神父親自擔任廚師，為我們買菜做飯，每餐都不相同，最感動的是我們還在睡夢中，他卻一大早起來為青年們做皮蛋瘦肉粥，還炒了一大盤很嫩的蔥花蛋，真的很好吃。後來還特別向神父學習做菜的技術呢！

有一次神父表演氣功，用鋼筋頂住喉結——那麼脆弱的地方，運氣折彎那鋼筋，我們才知道，神父為什麼總是看起來那樣年輕健康。

有一個機會參觀神父的住處，發現神父整理得十分整齊簡單。神父說：「他不希望天主召喚時，他一下子來不及整理，讓他的弟兄抱怨他。」他隨時準備好自己，過了七十歲以後，只做五年的計畫，每五年、每五年地向天主求，我們沒有人知道天主的計畫，這是他務實因應的積極作為。

雖然平時與神父的交談不多，看似平淡，但我們常在團體相見，那種關係好像是家人，不需說太多，但需要的時候他就在那裡，而且他會瞭解，他會呵護。

張神父是鄭爵銘神父的嫡傳大弟子，服務團眾弟兄姊妹實在有幸有此大弟子的帶領。我們夫婦更有幸能在神父的愛護下度與主偕行的日子。他真是我們的好神長！

劉巨烘

基督服務團團員。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教友委員會前秘書。

陳麗如

基督服務團團員。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平凡的副校長神父／潘春旭、王琪

四年前剛讀神學院，某天與同學世芬修女在輔大校園巧遇宇恭神父，我和神父開心的打了招呼。世芬修女回頭帶些疑惑的問我：「你認識張宇恭神父？」我點點頭，她接著喃喃自語說：「想不到潘大哥認識這樣的大人物！」進服務團五年我從未感受到宇恭神父會是位大人物，輔大法管學院院長兼副校長，多所高中的董事和董事長，這些世俗人會印在名片的頭銜，或急於讓人知道的身分，並沒有造成宇恭神父的困擾，也看不出的一絲神父的大人物氣派。

至今我常感動神父在我讀神學院二年級時給我寫的一封信。神父真誠的告訴我，他很佩服讚賞我和琪對信仰的執著認真，他欣賞我在教友週刊發表的許多文章，更勉勵我們天主必然會祝福三年的神學生涯……。來自一位景仰敬愛者的關懷鼓勵，幫助我們面對辛苦的讀神學過程，但更大的幸運是從這位退而不休的耶穌會士身上，看到基督使徒的典範。他服從長上的決定，七十八歲還出任聖家堂會院的院長，每週要奔波來回於新莊輔大和聖家堂之間，更要遠道羅東、新竹開董事會。忙碌的工作或古稀之年並沒有減少他牧者的職責，他每個主日會到八里安老院為教友舉行彌撒、帶讀經、帶慕道班，從上午忙到下午才坐公車換捷運的回到聖家堂會院。面對我們的總輔導神父，我還能有什麼理由藉口在教會工作上蜻蜓點水？在慶祝歡度他老人家八十大壽前夕，謹以此文表達我和王琪對宇恭神父最真心的祝福和感謝，祈求仁慈全能的天主，賜福神父身體健康，傳教有成。

二〇〇四年十月三日

潘春旭、王琪

基督服務團團員。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遙祝宇恭神父八十華誕／王樹治

宇恭神父是位親切負責的好神父，他的一生與基督服務團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我認識神父也是因著服務團有了二十年的時間了。

神父最津津樂道的是他們八位老團員離開大陸到越南暫居的種種歷練，神父雖然年紀最小，但精於財務管理，後果然主修經濟，並在加州聖克拉拉大學取得企管碩士學位，聖荷西華人天主教會就在該所大學旁邊，服務團美西分團許多團員均在此參與彌撒、祈禱分享、並一起服務教會。

神父以總團輔導的身分會風塵僕僕的地穿梭美國及加拿大，採訪散居各地的服務團團員，也盡量利用機會參加北美每兩年的區團聚會，確實給在此地吸收的新團員很大的鼓勵。雖為總團輔導，神父總懷著尊重、體諒、關懷的態度，參與各項會議，偶有恨鐵不成鋼的期許，最後也能接受與支持團員們的決定。

八十歲的神父仍是精神燦爛、頭腦清晰、身手矯捷。知道輔大同舟社與本團一起為他老人家舉辦慶生活動，僅以此文遙祝神父。

壽比南山！主寵日隆！

王樹治

基督服務團成員。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誠心祝賀／周守民

進入服務團數十年，知道宇恭神父的「能耐」，還是在輔大校本部募款時所發生的際遇。當時起興隨手自宇恭神父辦公室內摘走的兩幅畫，原打算強迫他老人家捐給學校籌募基金，沒想到被管理學院的校友知道，硬是以高價買走又掛回宇恭神父辦公室。猶然記得兩位擁有傑出事業的校友談到宇恭神父時，臉上肅然起敬的謙卑表情，一旁的我真是自覺何其幸運擁有宇恭神父對我亦師亦友的恩情。如果世上能有永遠不會拒絕我的人，我知道宇恭神父必是其中之一！！值您八十大壽，祈願您主愛日深、福壽綿綿！！也祈願您想完成的工作，都心想事成！！

二〇〇四年十月六日

周守民

基督服務團成員。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予敬愛張宇恭神父／劉建良

敬愛的神父，我是建良，去年我們十二月服務團到平安居報佳音見過面。雖然僅有一面之緣，但是你當時熱情的招呼與爽朗的笑聲給我很深的印象；在此讓我跟您說聲生日快樂！也祈求天主賜給神父健康的身體與無窮的精力、愉快的心情，繼續陪伴這群大學生與我們服務團，  
牧放天主的羊群！

劉建良

基督服務團成員。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我認識的張宇恭神父／江漢聲

我第一次接觸張宇恭神父是在我到輔大擔任醫學院院長時，那時負責興建新醫學院大樓（就是現在的國聖樓），張神父是董事會負責財務的董事，我們的預算都要經過他把關；他給我的印象是認真而嚴謹，尤其是在徵選營造商時，他對廠商得標價一再爭取，顯示他是那麼認真替學校省錢，令人感動。之後，我常記得他的風範，這是輔大創校以來、節儉持校的精神。雖然，我有自己開創的想法，譬如說，募款來裝潢國際會議廳，從輔大診所的經營到籌建輔大附設醫院，然而，我不會忘記為輔大精省支出的思維，特別是來自像張神父這樣愛校的傳統。

我對張神父更多的瞭解是後來每年都到美國募款，管院畢業的中生代校友們對學校最大的懷念是張宇恭神父，他們會問候張神父的健康，如果他們有機會回臺灣，也要我安排去見張神父，我才見識到張神父是管院的精神指標。就像輔大其他學院創院的老神父、老修女們，他們筆路藍縷，辛苦一輩子就是為輔大莘莘學子們，我個人覺得這是輔仁大學最大的特色，這種天主教傳道使命特色在年輕世代已開始有些淡化，是很令人憂心的。所以我們不但要感恩、照顧輔大的老神父修女們，也希望有更多年輕神父修女能投身到各個領域的大學教育，傳承這香火。

張神父後來成為我的病人，因為他告訴我一個晚上要起來好幾次小便，剛好我是泌尿科醫生，我嘗試為他診療開藥，因為我擔心他晚上起來時不小心跌倒，不過他還是很硬朗，雖然有些老化的病症困擾他，他自己調整、適應得很好，他的個性不喜歡打擾別人，他信任醫生，是

相當合作的病人。我是聖家堂的教友，經常可以見到張神父主持彌撒，為教友辦告解。看到我，他總是笑咪咪的，張神父健康如昔，是我們輔大的福氣；在這裡祝福他平安快樂、主恩滿溢。

江漢聲

二〇一二年二月就任

輔仁大學校長。

張神父與江漢聲教授攝於聖家堂的  
聖母像前。



## 我所認識的張宇恭神父／李天行

還記得是快參加畢業典禮時，由於沒有考上研究所，心情有點落寞。正在思索未來的路該怎麼走時，班上的謝師宴籌備小組交給了我一個任務，送謝師宴邀請函給院長張宇恭神父，原因無他，只因我的外號是神父，且是班上唯一的教友，最適合這個任務。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院長的辦公室，送上邀請函，並再次轉達同學們的誠摯邀請之意，之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趕快「逃離」現場。

接下來的對話令我「受寵若驚」，院長問我有沒有考上研究所？院長的話還沒問完，我頓時驚恐莫名，院長怎麼知道我要考研究所？當我回答沒有考上後，院長又繼續問我有何打算，未來的計計畫為何，且進一步告之他已經暗中注意我很久了（這個問題直到我加入基督服務團後，才知道院長為何會注意到我這個無名小子）。由於當時父親長年臥病在床，家中經濟情況不佳，我因此詳實的把自己無法負擔出國留學的經費，準備服完兵役後再考研究所的短期計畫告之院長。得到的答覆更令人感動莫名，不要再考國內的研究所了，建議我到美國深造。我說是長子不應該因為出國讀書，而增加家中的經濟負擔，且母親可能不同意我在父親身體狀況很不理想時卻選擇出國讀書。院長不加思索後立刻告訴我：「經費部分不是問題，我想辦法幫你解決，你母親那邊我去跟她溝通，我這個週末會到內湖作彌撒，之後到你家拜訪你母親讓你出國唸書。」張神父以院長之尊，卻肯為一個研究所落榜的學生如此的付出，雖說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卻仍然歷歷在目，且絕對是改變我一生的轉捩點。

當兵兩年，時常接到院長的來信，他這麼忙，卻時時記得來信鼓勵我，爲我加油打氣，並邀我參加基督服務團的月會及年會，他的來信及基督服務團活動的參與，豐富了枯燥無味的軍旅生活，是我當兵兩年重要的精神支柱。

退伍後一年的生活在工作與準備出國中很快的渡過，也常常在基督服務團的月會中與院長碰面，每次聚會後院長一定殷殷詢問留學的事情準備的如何，並承諾願意提供任何申請學校必要的協助，院長在得知我申請到奧斯汀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時，似乎比我還高興。而在出國爲我送行時，院長告訴我 UT-Austin 是美國南部名校，要我好好努力，早些學成歸國。並給我一個足夠一年生活費的大紅包，且要我有經濟上的困難時記得告訴他，他可以幫我想辦法。還記得院長未曾要求我填任何收據，也不求任何回報，更沒有要我畢業後一定得回輔大任教，純粹站在培養一個年輕人爲出發點，他提攜後進、不求一己的心及爲社會、輔大培養人才的盡心盡力，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也是至今引導我從事教育工作重要決策時的參考依據。

帶著家人及親友的祝福於一九八九年夏天搭機赴美國德州，進入美國南方頗具盛名的奧斯汀德州大學作業研究與工業工程系碩士班就讀。由於自己是從企業轉念工業工程，雖說自己大學時代就對統計學、作業研究及生產、作業管理等科目有興趣且念得還可以，但相較於科班出身的同學們而言，畢竟有程度上的差異。況且班上臺灣來的同學清一色來自臺大、清大及交大等名校，對一個私校畢業且又轉換跑道的我而言，確實有著莫大的壓力，深怕自己的能力及程度不夠，趕不上同學們學習的腳步。只記得院長時常來信鼓勵我，替我加油打氣，要我能夠撐

過最辛苦的一學期，之後就雨過天青了。雖說研一上的生活是在報告、作業、考試中渡過，但期末成績全拿A，對自己再申請獎學金及找指導教授上有莫大助益，而院長的鼓勵是我能熬過一學期的重要精神支柱。

之後碩、博士班的課程及論文的撰寫皆相當的順利，其間院長或本人、或託人來函、或寄美金支票幫助我交學費，並幫我申請到耶穌會博士生獎學金，使我在五年內順利的拿到碩士學位。

畢業前夕，同學及學弟妹們對我找工作的事相當關心，他們對我決定回輔大任教，拒絕3M-Austin 廠及南部某國立大學的延聘感到不可思議（事實上我早已決定回輔大，試其他機會只為證明自己絕對有能力），原因無他，只為了報答院長的知遇之恩。

回到母校任教之初，院長時任副校長，不忘提醒我先不要接行政工作，趁年輕時多發表論文，升等為教授及建立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是首要工作，日後常見面時也殷殷垂詢研究工作進行得如何。我能排除外界許多誘惑，將全部心力投入教學及研究相關工作，院長絕對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相信這是天主的安排，讓我有機會接受院長的指導與教誨，並在他的鼓勵與協助下能小有所成，並以自身回饋他奉獻三十年的教育園地——輔仁大學。他在教育工作上的執著是我學習的典範；他為社會、教會提攜及培育後進的樂心，更是我不斷鞭策自己繼續往前的動力。院長，感謝您為我所做的一切，在您生日及為輔大服務三十年前夕，獻上我最誠摯的感謝與祝福，希望您身體健康、一切平安，也希望您替我們這些後輩祈禱，讓我們繼續踏著您的步伐勇敢的為

教育工作繼續往前邁進！

李天行

基督服務團團員。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轉載自《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恭賀張神父宇恭先生執教三十週年》。

## 亦師、亦父、可敬、可愛的愚公神父／王翠蘭

因緣際會，十九歲的我有幸成爲「張院長」的秘書，對於一個自花蓮鄉下北上求學的孩子而言，甫淡去思鄉思親的愁苦，隨即開始「院秘書」兼「系秘書」的工讀生涯，更不可思議的是對「秘書」工作一無所知，因此，一如多年後宇恭神父笑談所言：是神父在做我的秘書，而我，就在從容、大器，思慮縝密且指揮若定的宇恭神父身邊，紮紮實實的蹲了幾年的馬步、吃不少的苦頭，當然也耳濡目染的習了不少功夫，見了不少世面。

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八年這六年是我的最初工作階段，也是宇恭神父擔任「管理學院院長」的最後六年，除了一九八五年再創「管理學研究所」以外，管理學院大學部五系均已穩立，神父的前瞻性思維與務實作法奠定了「管理學院」渾厚的根基；例如：早在一九八二年暑期，神父就針對當時尚稱「學問、科技」的電腦知識開設暑期推廣班，舉凡 BASIC、COBOL、FORTRAN、PASCAL 班班爆滿，次年，除了繼續滿足當時殷切渴望「學電腦」的輔大學生之外，身兼資管系主任的宇恭神父更針對「社會組」背景的資管系（本校爲全國首創之資訊管理學系）第一屆同學，開授「電路學」等銜接性課程，以謀扶圓補缺之效；辦了幾年暑期電腦班，漸漸的電腦教育也普及了，院方就不再躬身籌辦了，轉而由資管系與職訓局合作辦理，轉而退居鼓勵支持的角色！又如：神父邀請李仁芳教授共同籌劃成立的「管理學研究所」，早在成立伊始即確立「國際化」的辦學方向，英文讀、寫均必修，前幾屆宇恭神父更親自設計「英語生活營」，接洽教會相關場地並邀請授課之外籍老師與全所同學一起生活學習，宇恭神父以院長

身分全程參與，事實證明，日後該所同學無論在就業或深造上均較具競爭力，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在在可頌略神父辦學的務實、用心與遠見；這段時期，神父是我嚴厲積極的老闆，不怒而威，我僅能戒慎恐懼、戰戰兢兢的疾步尾隨罷了。

真正開始有機會聆聽神父的訓勉或瞭解神父的處事哲學，是在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間。這期間，前兩年神父剛卸下行政重擔，無官一身輕，專心教學、輔導社團與傳教工作，生活步調與過去子然不同，當然人情冷暖也一一浮現，神父依舊怡然自得、從容自在，最難得的是神父貫徹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精神，能凌駕人言的毀譽，甚至誤解而不動心、動氣、動容，徹底的淡出自己一手擘畫的舞臺，噤口旁觀，氣定神閒，這兩年，由於辦公室與神父比鄰，且解除了組織上的主從關係，我反而有幸受教其言、學習其行，不少明確的價值觀或待人處事的哲理甚至是道地江浙菜的烹調都是個人這段時期的收穫；



前坐者：王翠蘭（右一）、車從容（左一）、蔡慎明（左二），  
後立者：葉翠云（右一）、黃江明（左一）、許默炫（左二）  
（2009年8月6日）。



後兩年，神父奉命接受「耶穌會臺灣區會長」的重任，立刻，沉潛的神父旋即走馬上任，又是一番作爲！

堅凌老師邀我此稿，遲至今日才具體成文，實在與「忙」無關，而是「茫」，認識神父太久，所習、所見太多，反倒下不了筆，深恐難以取捨，在堅凌老師的用心，必會有許多文筆更好的師長、朋友提供更好的資訊，我僅再分享一個小角度作爲本文的 Ending—

「豁達磊落、參透生死」：許多年前，神父每有遠行總會交給我一包一包密封了的資料，每包文件上都清楚註明應該交給誰；還記得第一次神父因公出國前交託我那些大包小包時，囑咐我，一旦有不測就按文件上所示，親交給指定之人，沒有心理準備的我面對神父「交待後事」一時哽咽，淚水盈眶，手足無措的以爲神父即將赴難，或有甚麼可怕的事就要發生，神父輕鬆的告訴我，沒甚麼他只是以防萬一罷了，更何況「生死」之於人，都是必然之事，他不過希望身後少添他人麻煩罷了！許多年了，我已非常習慣神父的交託，也明白宇恭神父這個耶穌會士，是多麼徹底的神貧與服從，卻又通情達禮，有形的物質他取用甚少，但是，這些年來，難免有些孺慕他的學生饋贈紀念品，神父在饋贈當下不拂卻他人的盛情美意，卻一件件包成一包包的，註明對象要在未來回送與有情的對方留念呢！

感謝讚美天主，派遣宇恭神父在我們當中，輔仁有幸輔人有福，得此良師益友引領化育，阿肋路亞！

註：愚公與宇恭諧音，常爲神父所自謙使用，我真看到神父的若愚大智呢！

王翠蘭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前秘書。

輔仁大學法管學院總務分處主任。

轉載自《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恭賀張神父宇恭先生執教三十週年》。

## 同舟二十五載老骨頭的話——參加同舟社感言／李孟祥

回想一九七一年九月學校剛開學不久，仁愛學苑住了一位非常慈祥的導師，他就是抱著滿腔熱忱剛從美國回來的張宇恭神父。有一天晚上，他與我們這群同宿舍同學聊天，談到他心中有個構想，希望能創辦一個社團來服務社會。大家聽了都認為非常有意義，於是就鼓勵同樓層二十位同學一起發起成立了同舟社，並在張神父的指導下，選出林全（曾任臺北市財政局局長）擔任第一任社長，經過社員們不斷的切磋、努力，而得到全國十大績優社團無上的榮譽，真是無與榮焉。

同舟社草創初期，社員面對的挑戰相當多，如招募社員不易，出團人數不踴躍，K書時間不夠等，但在大夥兒互相激勵下，逐一克服困難，尤其是考試前挑燈夜戰功力，與參加社團優秀表現毫不遜色，充分表現出多才多藝的一面，亦造就了這些同舟社同學在社會中，個個都是溝通、協調的高手，不僅韌性強，學習能力亦強。相對地回憶起在去年初，與張神父及幾位同舟社老骨頭，一起參觀了同舟社地利村山地服務活動，看見社員們雖經過一整天帶團的辛苦，晚上仍然很認真的檢討得失，苦思改善對策到深夜，充分發揮了「講道理、服務人群」的同舟精神；這亦正是目前企業講求生存、競爭的不二法門。

參加同舟社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張神父要我擔任總務股長，但是我怕承擔太多責任而回絕了，他非常的失望並告訴我，一個人若沒有擔負重任就不會成長。後來自學校畢業踏入社會，謹記著神父的告誡，努力不懈，現在深深體會出，在現行官場文化及複雜社會型態下，在

公司內能被上級主管信任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啊！我們應該要好好把握機會，展現自己的實力，報答主管恩寵才是。謹此感言，感謝張神父的教誨，並與同舟夥伴共勉之！

季孟祥

前同舟服務社社員。

轉載自《揚帆——同舟社銀慶特刊》。

## 在人生的路上，讓我們彼此扶持／陳美惠

輔大唸了四年，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參加了「同舟社」，而且一直受到恩師——宇恭神父老爹的教導與幫忙。他如同明燈、支柱，在我人生的路上沿途給了我很多的支持與鼓勵。

一九七七年六月畢業，承蒙神父老爹介紹到花蓮私立海星中學任教五年，那是一段非常難忘卻也傷感的回憶，在一九九九年教師節前夕，爲了協助單親貧苦的學生就業，不幸慘遭車禍，學生當晚過世，我因腦震盪而暫時失憶，神父專程到彰化舍下來探訪我，記得當時他講了一句話：「人生的路要越走越寬，行善助人的事要持之以恆」。

一九八三年八月因外子調到省府社會處，我因而調回彰化市彰安國中任教。一九八六年蒙校長賞識，賦予衛生組長工作，在近四千人的大學校裏，垃圾問題很嚴重，我一上任馬上推行垃圾分類，當時大家都沒有環保概念，推行起來辛苦異常，整天忙於公務，就疏忽了孩子的照顧。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幼子生病了，是很嚴重的白血病，那一年幹訓營在靜山舉行，我抽空上山探望學弟學妹們，也和神父敘說心中的苦痛，神父老爹望著我那摩托車破掉的擋風玻璃說：「先去把壞掉的玻璃換掉，凡事一步一步慢慢來。」

一九九二年暑假八月初，孩子終究走完了抗癌的路程，正高興著要上小學了，卻因爲我的疏忽，帶他到學校玩，放任他和流浪狗玩耍，因而感染了隆凸型肺囊蟲肺炎，才不幸過世，孩子雖然走了，卻也提升了父母對人、事、物的包容與關懷，我開始投入社會服務工作，每個月定額的向八、九十位親友同事收取捐款，四年之間由我手中捐出的款項高達一百七十多萬元。

我多次婉拒了校長邀約擔任學校行政工作，甘心做一個快樂的志工，並經營一家租書店，也儘量讓我的店能夠定位在社區圖書館。

孩子生病後一直在彰基就醫，我們組成了兒癌家屬聯誼會。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我被選為首任會長，而聯誼會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彼此的鼓勵，能繼續就醫，尤其是對新患者及家屬的心理，情緒給予支持與諮詢。神父老爹多次到彰化來都來給我打氣，也為孩子祈禱。

生活中真的存在太多的如意和不如意，有時高峰，也有時谷底。要如何從谷底爬起，從不如意中尋求情緒的疏導這才重要，而這些向上的力量往往都是來自親人、朋友、師長的鼓勵、支持。經營的書坊，宛如社區圖書館，最近才正高興經過兩年慘淡的經營，營業順利知名度也大增，會員固定也忠實，誰知道電腦中毒了，在毫無備份之下所有的資料就毀於一旦，損失非常慘重。感動的事是出事的那一夜，三位都剛初識的朋友，一個是會員，一個是同業，一個是懂電腦的人，為了拯救我的硬碟忙到深夜，而我的兩位工讀生比我更傷心。沉重的心情使我食不知味，睡不著覺，正好神父老爹掛電話來催稿，我告知此事他說：「煩惱沒有用啦！要看前面，一切從頭開始。」於是我再買電腦，再買一套新的軟體，重新再來，也明知損失了很多，但我相信身外的東西不要太執著，倒是無價的情感才是人生所追求的，親愛的同舟伙伴，您說是嗎？那麼若有舊書歡迎您捐給我吧！苦笑！寫著寫著煩惱沒有了，抬起頭，重新開始，我相信明天將會更好。在人生的路上神父老爹常說他很幸運，一直都有貴人相助。親愛的伙伴們讓我們都做彼此的貴人，在這一生裏就讓我們彼此扶持，祝福大家。

陳美惠

前同舟服務社第五屆慈幼股股長。

轉載自《揚帆 同舟社銀慶特刊》。

## 中華民國同舟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蔡榮光

一九七一年張神父結合了一批有熱忱，有理想的輔大青年，懷著退出聯合國的悲憤與保釣的熱情，成立了輔仁大學同舟服務社，首任社長即為曾任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的林全學長。經過歲月的沉澱和累積，當年一批批懷抱熱忱與理想的熱血青年陸續畢業，走進社會，在社會各階層各領域都有極為傑出之成就，由於社會價值的混淆不清，風氣敗壞，處處顯露出不安與亂象，有心之士莫不挺身而出，或大聲疾呼拯救之道，或發而為文，抒發理想與不滿情緒，但是，張神父有感於「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於是乃於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結合歷屆畢業社友，向內政部登記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同舟服務社」，讓輔大同舟社精神擴大到社會各個角落。

中華民國同舟服務社歷經陳人孝學長（第一任）、林全學長（第二任）及許宗隆學長（第三任）各理事長及幹事會的努力耕耘，做了許多「點燈」與「紮根」的工作，在臺北縣新莊、泰山、五股、樹林及蘆洲等鄉鎮及新竹縣各國小設立中華民國同舟服務社國小學童清寒獎學金及急難救助之專款。每年並不定期與國內同性質之社團或政府機構合辦社會公益活動，對改善社會風氣雖不敢說有立竿見影之功效，但至少已經朝向「起而行」與「燃燒自己，引燃別人」之方向目標邁進一大步了。更何況一個大學校園的服務性社團，繼續秉持服務熱忱與理念，發揮影響力，確是難能可貴且絕無僅有的成功範例。

展望未來，有待我們繼續努力之處仍多，我們分布在全國各地登記有案且可以聯絡得上的社友約兩百餘位，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因此，我們準備在各縣市成立聯絡站，各站聘請一至



二位熱心社友擔任聯絡人（最好是夫妻檔），其餘各縣市正在積極物色中。希望有意願且有時間的社友主動和我們聯絡，我們的社址在新竹市東大路二段十五巷一號，聯絡電話（兼傳真）是（〇三）五三五—三二七〇，秘書長是李慶全先生。

秘書長除了辦理例行之年度工作計畫外，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在各縣市成立「同舟志工」的組織，如果各地有需要急難救助與人力支援之處，我們便可即時伸出援手發揮雪中送炭的同舟精神，相互提攜成立「中華民國同舟黨」，積極入世參選從政，負起社會人心改造與風氣改善之責，讓混亂的社會與黑金充斥的政壇注入一股同舟清流。願我們共同努力實現張神父的夢想，也讓我們證明，張神父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就是成就了「同舟社」。

蔡榮光

同舟社理事長。

轉載自《揚帆 同舟社銀慶特刊》。

## 歡天喜地張神父／陳人孝

影響你一輩子的，常常是外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一九八〇年拎著父母的祝福，來到繽紛的輔大，猶如鄉下人進城一般，凡事新鮮，凡事驚訝。兩人一房的愛舍，乾淨的旅社沒有兩樣。推開窗戶，綠油油的草地和爭豔的杜鵑盡收眼底；房間不大，五臟俱全。充足的陽光，讓你覺得人生是光明的，上帝無所不在。

商學院的課，說煩不煩，但有趣的課實在不太多。反而有趣的都是在其他學院修的課，如廣告學、日文。系內的專業課程除英文外，就是人生哲學課最有趣，當年的老師搖身一變，已成為現任的校長。

每天回到宿舍，除了打屁做功課以外，最神奇的就是同樓層住了一位永遠年輕的系主任張神父。說他是神父，太沉重。因為他無所不知、無所不幫。連愛情、結婚生子這些他不會經歷的事情，他都耳熟能詳，教戰守則娓娓道來。每天晚上，他的房間好似問神占卜的小神壇，人滿為患，想進去還不是那麼容易。夜深人靜，人潮已退，他就成為我們住戶的專利品了。

由他口中，我們慢慢知曉他的過去。原來當年他也是由鄭爵銘神父從大陸所帶出來的流亡學生之一，後來留學西班牙，再回輔大服務。後來這批學生都很優秀，如胡僑榮教授、鹽寮淨土的區紀復……更可貴的是他們都將自己每個月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張神父做為回饋社會的基金。這就是為什麼早期同舟營在彰化靜山舉辦時，都會有一個聽鄭爵銘神父遺言的感恩節目；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神父靠著這筆捐款和他自己的收入，成立同舟社，鼓勵大專

生下鄉關懷同胞，並支援同舟社所有活動。就這樣，經由神父的鼓勵和勸導，宿舍裡商學院的同學一個一個加入了同舟社。如曾任財政部部長的林全，就是同舟社第一任社長。

神父不僅有愛心又懂得理財，他又運用這筆基金的餘款，在學校後面貴子路買了兩棟同舟學舍，出租給我們的幹部，並透過畢業學長的資訊優勢購買了一些基金，讓這筆基金得以孳息不已。後來，神父怕他身後無人處理這筆基金，於是多年前邀集我們這群畢業社友，向內政部申請成立了中華民國同舟服務社，繼續經營這筆基金。這幾年來，神父也不斷的到大陸傳播上帝的福音，並匯錢幫助大陸教友蓋教堂，將臺灣的愛心帶給大陸教友蓋教堂，將臺灣的愛心帶給大陸同胞。

神父懂得付出，也懂得養生。常年來，他學氣功，紅光滿面、慈祥有加。從他的外表，你一定猜不出他的實際年齡。多年前每一次聚會他總要表演一次喉嚨彎鋼筋的把戲，總把我們弄得驚嚇不已，但他始終自得其樂。

在神父生日的前夕，我願意致上深深的祝福：神父我們敬愛你，你傳給我們的不僅是物質的奧援，更重要的是你無私的人格典範，願你繼續擁有一個大自在的人生，我們會一路陪伴你。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陳人孝

同舟共濟服務社第八屆總幹事。

第五屆社友會會長。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張宇恭神父八十壽誕有感／林吉勝

一九七六年由南部隻身到北部求學，踏入生疏的輔大校園，在學長的推薦下，參加同舟服務社輔導股，利用課餘時間輔導新泰地區貧困的國中生課業，寒暑假則組成南投信義鄉地利村山地服務隊，深入原住民山區，輔導原住民小孩課業與宣導不酗酒、重視儲蓄的觀念，以求根本改善原住民的經濟生活。

張宇恭神父為同舟服務社創社輔導老師，在擔任輔導股的新鮮人、山地服務隊隊員，以至大二接股長、隊長職務時，神父未給予任何教條的遊戲規則，他開朗的思維，認為社團是讓學生學習與成長的地方，不論好壞，鼓勵學生自由發揮所長與創新，在資源不豐時，讓學生充分學習、獨立成長，在服務性工作中體驗與關懷弱勢團體，從善良、憐憫、社會有愛的觀點發揮社團力量。而輔導股獨立於總社運作，強調自力更生，凡事自己處理，依經費多寡張羅開支，間接訓練出個人獨立任事的格局與領導能力。而其適時的開導，更讓自己得以擁有和睦美滿的家庭生活。

猶記得與張神父相處的點點滴滴，至今細細回想起來，對個人踏出校園後的為人、處事、家庭、事業皆有深遠的影響。張神父節省清廉，與學生用餐時一定各付各的，直覺認為好小氣，但其堅持學生不可依賴，每個人要有負擔自己的責任感；大二時課業表現不佳，勸導本人卸下輔導股股長職務，沮喪與挫折，然其堅持學生的本分是學業；大三時有位大四學長與神父感情甚篤，不幸選修神父的課未被通融而延畢，其公歸公、私歸私，強調對事不對人，不可挾帶私

人感情任事。清晰的價值觀，讓本人在日後面臨諸多角色時，能明辨輕重與是非對錯，在崗位上獲得肯定與支持。

二十歲的年紀，獨自在外地，大二與神父同住仁愛學苑，將神父當作父親般的尊長，遇到煩惱與遲疑時，常不由自主找神父請教，面對個人情感上的焦慮與迷惘，神父清晰的理念與態度，給予明確的指引，直指情感的建立在於彼此真誠與無條件的關懷，品德與心地良善為重，非外在文憑與才藝的光環可取代。同樣美滿的家庭是建立在無條件的付出與對彼此的肯定。神父對犧牲的定義給予本人極深影響，「犧牲並非把個人不要的給對方，而是把個人想要的給予對方」，這句話對日後待人處世上，不論是對親人、對友人、對不相識的人，在互動之間不忘同理心，獲得許多知交與良友，對個人事業、家庭、人生獲益良多。

同舟服務社創社三十五年，張神父一直是社內的精神支柱，默默在一旁觀察，適時給予指點與棒喝，訓練學生獨立完成任務，培養學生正確的處事觀，「不一定要花大錢才能成事，用心投入，小錢一樣能成就大事業」。回想個人退役踏入社會，在毫無人情背景的情況下，憑藉著對事、對人的執著與真誠，全心投入，對工作也好，對參與社團也罷，一點一滴耕耘事業與擴充人際交流，張神父處事精神一直是個人能堅持自己理念的重要支柱。

人生八十的價值為何，張神父一生執著於自己的理想，一輩子服務於社群之中，其簡單清晰的價值觀，對學生基本責任的重視，廉潔、關懷與智慧，讓人充分信任。其對工作的執著，不在乎金錢報酬，執著於同舟服務社，彰顯出團隊的價值不在於大小，而在於能否發揮其力量；其不重花錢服務，強調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務實不浮華；其對事不對人，公事擺前提，

不因私忘公。清楚的價值觀，影響到個人在社會任事，在面對組織、人際溝通、管理上能逐步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感念張神父對個人一生的啓蒙與影響，其總在一旁默默觀看，適時指導，其用眼看、用心體會，而內心的秤是公平明理，是關懷、是慈悲的，讓個人在面對同仁、晚輩、小孩時，常回想起神父的用心與真誠，時逢張神父八十歲壽誕，感念過往，口述二、三事與學弟、學妹、校友們分享，冀予神父串聯全國同舟服務社社友的心願得以完成，讓往昔學生有相聚的機會。

二〇〇四年九月七日

林吉勝

天主教輔仁大學第十四屆畢聯會主席。

同舟服務社第七屆輔導股股長。

日盛金控董事。

日盛國際租賃董事長。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神父印象／柯廷潔

與神父雖然沒有相處過非常多的日子，但是神父的一言一行在我腦中已經烙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張神父在我心中的印記，我相信這些印記影響了我許多的言行，讓我更能深深體會我所接觸的人生——服務精神。

因為在參加同舟社之前，家父已經從事慈善事業多年，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常聽到「救世」、「救濟」、「善有善報」……等等的觀念。也常常勸我大學要參加服務性的社團，才有機會多做善事。

當時的我，不知道是處於叛逆的階段，還是對於這些唱高調的詞語感到厭煩，在大一上學期選社團的時候，就偏偏不去接觸服務性質的社團。大一下學期，苦於放假期間無事可做，而同寢室的兩個同學卻準備參加同舟營，而一時興起，跟著他們一起參加同舟營。

同舟營中，神父服務精神的課程，讓我重新認識了「服務」這兩個字。同樣是幫助他人，我們可以抱著很多種的想法。譬如說「救世」或者是「救濟」感覺就好像高高在上的人，正在施捨給較弱勢的族群。「善有善報」就好像是利益交換，往往會讓人有爲了讓自己更好才去幫助他人的想法。

若是我們可以在幫助他人的時候，秉持著「服務」的理念，就與上述的觀念不同了。「服務」一詞就感覺是對同輩或是長輩所賦予的關心和關懷，是發自於內心的主動力量。

此種意念的轉換，讓我能幫助他人的時候，更能體會被幫者的心。「被服務」、「被施捨」

是絕對不同的。

## 燃燒自己，引燃別人

一般我們常聽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神父卻在許多同舟社的課程裡常常提到要我們「燃燒自己，引燃別人」，這有什麼分別呢？

先舉另一個神父提到的例子：當我們在黑暗中點蠟燭的時候，是要把點燃的蠟燭放在低處，還是高處？「當然是要放在高處，如此才能照亮更多人」。神父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當我們在做服務的時候，不要只是默默在做，是要做成良好示範，引起他人也一起仿效服務的心。「燃燒自己，引燃別人」也有相同的道理。「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只是個人的犧牲，當自己燃燒殆盡了，也就沒有了。若能在燃燒的同時，也能引燃別人，那麼服務的光與亮，就能接連的傳下去。

這樣的精神，讓我在有機會服務他人時，同時也希望影響別人，讓更多的人可以參與服務工作。

## 創社理念

神父創立輔仁大學同舟共濟服務社的理念，是希望社員能秉持「釋迦的慈悲、耶穌的博愛以及孔子的大同理想。」

曾經跟朋友聊起社團的指導老師是神父時，許多朋友的第一個觀念是「那你是教友囉？天



主教？還是基督教？」。神父對我們的言談對話中，從未感覺到宗教上的氣息。取而代之的，只是感覺在跟一位博學多聞、慈祥和藹的老爺爺在對話。

參加過同舟營隊的夥伴一定有「餐前唱感謝歌」的習慣，我相信這是源自基督教的「餐前禱告」。這種活潑的方式，讓參加營隊的夥伴，可以藉這個機會感謝為營隊準備餐點的夥伴，以及其他需要感謝的人、事、物。

同舟社裡的「同舟十大信條」，我想應該是源自於摩西十誡的理念，讓社員有遵循的方向，讓社員時時刻刻不忘記成爲服務團隊的一員應該遵守的最基本法則。

服務的領域裡，是不分宗教、種族、以及性別的。若說耶穌基督將上帝的愛帶出猶太民族的領域，打破了民族的藩籬。那麼我可說，我們的張神父，是將服務理念帶出宗教，打破了宗教的藩籬。

近年來，世界上宗教的衝突越來越嚴重，不同領域的彼此敵視讓社會更加地不安定。神父融合「釋、耶、儒」的理念，能讓各種不同領域的衝突點降到最低，並發揮各個領域的長處。這樣的觀念，讓我能有服務機會時，盡量拋棄自我的成見，而多多體諒他人的處境，盡量讓個人的不同優點發揮到極致。

從神父身上學到的，絕對不只上述幾點而已，但至少這些是我目前腦袋中所能搜尋到最明顯而深刻的印象。趁著這個難得的機會，獻這一篇文章給神父當作生日禮物。神父！生日快樂！！！！

柯廷潔

同舟服務社第二十四屆副總幹事。

轉載自《真愛——張宇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

## 我對張神父的感念／吳春光

晚輩和張宇恭神父認識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了。當時張神父上我們班的經濟學，張神父上課認真，引導我們觀察社會經濟狀況，並以經濟理論配合講解，使我對經濟學充滿了嚮往，奠定晚輩以後繼續求學的基礎與興趣。

有兩件事讓晚輩對張神父的幫忙，一直感恩到現在。一是大學四和五年級時，時任管理學院院長的張神父在管院設立了器材室，讓晚輩在器材室當工讀生，並允許晚輩每週兩次到臺灣大學旁聽總體經濟學與個體經濟學，這對當時就讀於夜間部國貿系並想繼續求學的我，提供了我安定舒適的環境。第二件事是我在國貿系



輔仁大學貿金系吳春光教授與張神父攝於聖家堂外。

任職兩年的助教後，隻身前往俄羅斯求學時，張神父和龔尙智老師請陳明道老師向企業募款一萬美元的獎學金，讓晚輩大幅減少經濟壓力，使晚輩能順利完成學業。

當然，平時受張神父的教導和照顧不勝枚舉，感謝您的提攜，欣逢張神父口述歷史即將出版，想向您大聲說：謝謝您！

吳春光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系與金融系副教授。

## 轉載文章書目

1. 《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恭賀 張神父字恭先生執教三十週年》，〔二〇〇一年〕。
2. 《真愛——張字恭神父八十大壽專刊》，中華民國同舟共濟服務社、天主教輔仁大學同舟共濟服務社出版，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六日（ISBN 986-80708-0-5）。
3. 《揚帆 同舟社銀慶特刊 中華民國同舟社成立六週年紀念》，葉怡君主編，輔仁大學同舟共濟服務社發行，〔二〇〇二年〕。

## 後記

我已引燃／林湘義

在天主的安排下，恩師戴台馨教授邀請我擔任張宇恭神父的口述歷史訪談志工，一年多來已經接近收割成果的時節，我也深刻感受到這段時間以來自己在信仰與學術上的成長，謹記錄如下，以聊表對張神父的感謝及尊敬。

我雖然身為輔仁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的校友，張神父當時也在系上開經濟學課程，然而剛好一九九一年那年神父在大陸西安腿傷骨折，由龔尚智教授代課，因此未能親炙，後來雖然我的大學生涯幾乎都住在輔大神學院的男學生宿舍，受到孔達仁神父、黃德寬神父、陳宗舜神父、吳伯仁神父關照甚篤，孫柔遠神父則提升我的籃球技術甚多，但一直到大學畢業離開輔大前，終未有受業於張神父的機會。

第二次見到神父是在二〇〇四年國際貿易系系友為神父慶祝的八十大壽餐會，那時我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努力地在兩位美國賓州大學企業倫理學教授唐納森（T. Donaldson）與鄧斐（F. W. Dunfee）的基礎上，將孔漢思神父（Hans Küng）的「世界倫理」理論用以建構企業倫理理論，我的指導教授久仰神父學問，希望能邀請神父一齊參加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會，以裨益我的論文深度，雖然後來神父因故未能參與，然他仍熱心地要我與武金正神父請益，在心中萬分感念之餘，後來每到歲末年終我便會寫賀卡向神父問候。到了二〇〇八年底收到神父寄來的卡

片，知道他因足疾於神學院的頤福園休養，故而前往探視，這是第三次拜見神父。

二〇〇九年初，業師戴台馨教授與我在大安森林公園旁的星巴克討論論文及未來的研究方向時，邀請我參與他與師丈張帆人教授所主持的「耶穌會神父口述歷史計畫」，由於在輔大求學時住在神學院男學生宿舍，受到耶穌會神父照顧甚多，覺得感恩也非常榮幸，便投入此工作，因此一年多來密集地拜訪請益張神父，在這段過程中，於學問及靈修上獲益無窮，不禁感謝及讚嘆天主的上智安排。

張神父「興教建國」的起點是安徽，神父讀內思中學時認識了影響神父相當深遠的鄭爵銘神父，因為國共內戰的關係，神父先赴汕頭再輾轉至越南西貢，後來在鄭神父的幫助下轉赴西班牙，神父在西班牙碧堡德士多（Deusto）耶穌會的大學取得了工商經濟領域的學士與碩士，並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加入耶穌會，於次日發願。神父初抵臺灣則在一九六〇年，主要在彰化靜山學習拉丁文及文學，一九六二年前往菲律賓念神學及哲學，神父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在臺北聖家堂由羅光總主教祝聖晉鐸，於一九六八年往赴美國西雅圖，並在舊金山的聖克拉拉（Santa Clara）耶穌會大學，再取得企管碩士（MBA）後返台，並於一九七一年進入輔大服務，迄今仍擔任董事。

在這段參與口述歷史的過程中，知道了許多張神父的小故事，比如說，神父在安徽內思中學讀書時，數學是全班最好的，深受當時外籍數學老師柯神父的喜愛，是否這就是神父後來擔任輔大教授時，所寫的經濟學與管理數學領域教科書洛陽紙貴的遠因？在上海震旦大學時遇上了金圓券危機，神父便自組小銀行發行以銀元為擔保的替代券來與學校附近商家交易以保值。

逃難到汕頭時，與同行的七位同學生活困窘，彼此照應，維持生計的同時，竟也向住宿隔壁的老太太學得了一手好廚藝。而在越南西貢時，因水土不服染上瘴氣病但無錢就醫，卻因當地教友所提供深藏地底久遠的冬瓜水而痊癒。此外還有許多溫馨感人的小故事，都可以在這本口述歷史中發現。

作爲一個在大學中忝任教職的教友，對於張神父在一九四九年離開上海到一九五八年加入耶穌會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間耶穌會的陶成過程及一九七一年以後進入輔大擔任商學院院長，並成立輔大同舟服務社，更因受鄭神父「天主與國家」(Dios y Patria)理想的感召，而成立「基督服務團」等等貢獻，總是在思考背後的意涵與學術理論的關連性。一直以來我相當服膺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用現代的話來說，便是實踐內修與修身有成的人，能成爲一個好的家長、成功組織機構或國家的領導人。這樣的觀念相當迷人，也是目前管理學或經濟學領域對於領導模式及經濟倫理研究的有趣課題。因著口述歷史這樣能密集與神父接觸的機會，時常在訪談告一段落關上錄音筆之後，我便常就此問道於神父，而神父對我的教導，使我對內聖外王有了更深刻的體會與思考。在我的想法中，儒家的內聖好比是我們教會所謂的靈修，而儒家的外王之道，則是古倫神父(A. Grin)所謂的靈性化領導。

我和張神父剛開始討論的主題是「在工作中的祈禱」，也就是如何能在工作中不斷地維持祈禱，神父告訴我要「身在紅塵，心在山林」，不斷覺察自己與天主的關係，時時收斂心神意識到天主的臨在。而面對工作上的紛擾與困境時，則「但求平心」(hacernos indiferentes)，也



就是心應隨境轉，而不應過分執著與掛心於工作中的各種境況；要活在當下，而不要把苦惱留在心底。過去我雖然讀過魏明德神父討論聖依納爵的「平心」與金剛經中的「無所住心」的論文，也努力地揣摩兩者間的異同，然而神父的教導讓我對「平心」有更深的體悟。

「更」(magis)的問題也是我們談論的主題，神父以瑪竇福音中「塔冷通」的比喻來提醒我，應竭盡天賦才能以發揮所長，愈顯主榮而不生怠惰之心。在神父的啓發下，我想「更」的精神也與追求完美、抱負遠大有關連，然而空有「更」的精神，志大才疏可是件糟糕的事，因此才智的培養是必須且重要的。而如何知道自己識見上的闕如並加以充實，這便回到了「自覺」(self-awareness)，也就是深刻地自我省察。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在強調這反省的功夫，因此在受神父教誨的過程中，都讓我對內聖外王有了新的體認。

由於經濟倫理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關係，我涉獵了東方教會的靈修方式，對於以「耶穌禱文」為基礎的心禱，以及配合肢體動作的祈禱傳統感到濃厚的興趣。我以此問道於神父，神父遂教我默觀靜坐之法，也教導我以不同的身體姿勢進行祈禱，在身體力行之後，便開始漸漸體會「不知之雲」的作者，以及甘易逢神父在其靈修著作中所闡釋的境界與息心止念的困難。由於默觀靜坐時不免思緒紛飛，在這個過程中，神父提醒我要謹慎對待內心第一個念頭的動因與起因，心念不要隨之遠颺，而要堅守著他教導我的短誦禱文於心，他並要我體會這便是中庸裏「君子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其獨」的「慎獨、慎始、慎微」的功夫。神父告訴我的短誦有四十個字，包含對天主聖三及聖母與大聖若瑟的禱辭，有時我擔心會分心，而僅持誦天主聖子一端，希望因此有一天在天主恩寵下，能將阻隔在天主與我之間的「不知之雲」撥雲見日，讓天

主的光照亮我內心的黑暗。

神父對我的教導仍在進行中，這段期間我求道於神父所獲得的心得實在不可勝數，我漸漸體會到神父「興教建國」的投入與慷慨奉獻的基礎是深厚的靈修，而我目前所領會到的靈修，則在於划向內心深處與天主聖三相遇，在與天主的交往中，天主會親自教導我們如何成爲一位好的家長、好的被領導人與領導人，這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從學理上來說，這也是古倫神父所稱的靈性化領導，這樣的領導模式，已經漸漸成爲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所謂的僕人領導、慈悲領導、牧羊人領導等等，都可以說是以靈修爲基礎的靈性化領導之分殊。當然，無論靈修或靈性化領導的根源都來自於愛，因爲天主是愛。神父一再諄諄教誨於我，愛主基督就是愛人，因此當對人失望時，便提醒自己要想想主耶穌，這樣愛人便會容易些。

張神父這本口述歷史紀錄已接近完成，預計在今年（二〇一一）便能出版問世。我有幸能參與張神父的口述歷史紀錄，並由神父那裡得到了許許多多教導與教誨，也讓我對儒家的內聖外王、經濟倫理、靈性化領導等學術課題有了新的認識，最後我願再次謝謝主持計畫並邀請我參與的師丈張帆人教授與恩師戴台馨教授，更感謝天主安排張神父作爲我靈修上的導師，謹將此短文獻給神父，以感念神父對我深遠的教導。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林湘義

清雲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所專任助理教授。



口述歷史採訪志工林湘義與張宇恭神父  
在台北聖家堂（2010年6月）。

# 張宇恭神父年表

林湘義整理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出生於安徽蕪湖
- 一九三七年 就讀初中（中日戰爭）
- 一九三八年 逃亡至蕪湖弋磯山（南京大屠殺）
- 一九四〇年 就讀內思（高一）後來轉學到蕪關中學（蕪湖城隍廟旁邊）
- 一九四一年 搬出弋磯山（珍珠港事件）
- 一九四五年 建國中學念高三（日本投降，重慶國民政府歸來）
- 一九四六年 建國中學畢業，於內思女子中學教初中
- 一九四七年 於耶穌會的震旦大學求學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領洗，聖名為磊思（S. Luis），參加了篤進團
- 一九四九年四月 金圓券危機，組織小銀行（將袁大頭換成替代券來保值）
-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八人許下四個諾言（鄭神父病房中告別）
-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八仙過海逃離震旦大學（上海）到汕頭
- 一九四九年五月 於越南西貢擔任聖方濟各堂籌辦的聖心小學教務主任
-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 八人同甘共苦互相照應（汕頭）
-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 居住在方濟各巷的阮寶初的家裡

- 一九五〇年 八人組前往西班牙碧堡德士多 (Denso) 耶穌會大學 (韓戰開始)
- 一九五二年 於西班牙碧堡德士多耶穌會大學修讀工商管理
- 一九五四年 報名申請德國的 copin house (西班牙)
- 一九五八年 於碧堡德士多耶穌會大學畢業取得工商經濟學碩士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 加入耶穌會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發願
- 一九六〇年 西班牙受初學靈修訓練後回臺灣，於彰化靜山修道院，念了一年拉丁文和文學
- 一九六二年 於菲律賓宿霧耶穌會哲學院念哲學
- 一九六三年 於碧瑤 (Basilio) 讀神學
- 一九六四年 於菲律賓碧瑤耶穌會伯敏神學院，念神學三年
-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 於臺北聖家堂，由羅光總主教祝聖為神父
- 一九六八年 被派到美國西雅圖去進修第三年卒試
- 一九六九年 於美國聖荷西聖克拉拉 (Santa Clara) 大學進修企業管理碩士 (MBA) 學位
- 一九七〇年 於美國聖克拉拉大學獲得企業管理碩士
- 一九七一年九月 於輔仁大學當講師 (成立輔仁大學同舟服務社)，傳道、授業、解惑
- 一九七二年 負責輔仁大學商學院院務，晉升副教授

一九七三年 擔任輔仁大學商學院院長，成立國際貿易系，兼任系主任

一九七八年 參與基督服務團於萬里白沙灣舉行之避靜

一九七九年—一九九〇年 擔任處理輔仁大學全校的預算

一九八一年 輔仁大學商學院改制為管理學院，擔任首任院長，成立全臺灣第一所資訊管理學系

一九八二年 針對當時尚稱「學問、科技」的電腦知識開設暑期推廣班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 擔任輔仁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一九八七年 於大陸重慶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講學，且在大陸建聖堂，並訓練神職人員

一九九一年 耶穌會的總會長任命做為視察員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六年 榮膺耶穌會臺灣區區會長兼輔仁大學耶穌會代表，積極推動會務及校務

一九九四年 擔任輔仁大學副校長

一九九五年 卸任輔仁大學副校長，持續教職，且至八里安老院，主持彌撒、講要理

二〇〇一年 參與於輔仁大學執教三十週年，同舟社舉辦之慶祝活動

二〇〇六年 於烏魯木齊講避靜

二〇一〇年 卸任輔仁大學教職，仍繼續兼任輔仁大學董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燃燒自己・引燃別人：你不知道的修道人：耶穌會士  
在臺灣／張宇恭口述；林湘義撰稿。-- 臺北市：  
耕莘文教基金會，2011.11  
面：    公分。--（耶穌會套書：6）

ISBN 978-957-29183-9-5（平裝）

1. 張宇恭 2. 天主教傳記

249.933

100023694

耶穌會套書 06

## 燃燒自己・引燃別人

——你不知道的修道人：耶穌會士在臺灣

發行人：甘國棟  
總編輯：曾慧榕  
口述：張宇恭  
採訪：林湘義  
撰稿：林湘義  
編輯：彭慰  
策劃：張帆人、戴台馨  
校對：彭慰、張帆人  
編務執行：賴思儒

贊助：耕莘文教基金會、百達我為人人協會  
出版單位：耕莘文教基金會  
會址：10089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 22 號 4 樓  
電話：02-23655615  
傳真：02-23685130  
劃撥帳號：14354281  
網址：www.tiencf.org.tw  
電子信箱：tcfroc@ms11.hinet.net

製版印刷：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一刷：2011 年 11 月  
ISBN 978-957-29183-9-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22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了恭神父的一批華籍牧師、加拿大總領事、總領、副總領、領事館秘書、經濟顧問、律師、醫學專家及親友親朋的捧場，使天主耶穌會成功。若以台灣其他天主教人以及語言聽說建國之人才向耶穌會求教，能比耶穌會更靈敏更討喜嗎？能多麼多麼多麼。

### **單國璽（第一位在臺灣產生的樞機主教）**

在人生的旅途，天主安排了這樣的一個人，這為我們大家是莫大的恩惠，也讓我們容易體會天主的無限慈愛。看了這本小書，您會發現很多的寶貴，相信會提高您我的生命素質！

### **詹德隆（天主教耶穌會神父）**

他是一位很嚮導精神的好牧人，是耶穌基督的忠實門徒，是修道生活的典範，一直忠實於自己的職位，服務教會、服務別人。

### **謝安妮（德來小妹妹會修女兼院長）**

ISBN 978-957-29183-9-5



9 789572 918395